

十七史詳節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十五

列傳

高崇文

高崇文其先自渤海徙幽州七世不與居開元中再表其闕崇文性樸直寡言貞元中從韓全義鎮長武城治軍有聲累官金吾將軍劉闢反宰相黃裳薦其才詔統諸屯兵討闢時顯功宿將人人自謂當選及詔出皆大驚始崇文選兵五千當若龜至至是解褐受命辰巳出師器良械完無一不具○鹿頭山南距成都扼二川之要關城之旁連八屯以拒東兵崇文始破賊二萬于城下凡八戰皆拔賊心始搃其將李文悅以兵三千自歸仇良輔舉鹿頭城二萬象降除兵皆而縛送款闢走追禽之檻送京師入成都市并不移珍貨如山無秋毫之犯進西川節度使南平郡王刻石紀功于鹿頭山○崇文不通書屢按牘詰判以為繁且蜀僭宮無所事請扞邊自力乃詔拜同平章事節度使為京西諸軍都統崇文恃功而侈舉蜀帑藏百工之巧者皆自隨又不晚朝延儀譚於觀謂有詔聽使道之屯居邠三年戎備整脩卒會昌六年詔配享憲宗廟于水簡

承簡

承簡以父平蜀功除嘉王傅裴度征蔡奏署牙將唐南北衙掌天子禁軍也牙或作衙南牙諸營平拜激衛兵也北牙禁軍也牙將諸為南北衙之將州刺史治郾城始開屯田列防庸瀕澗綿地二百里無復水敗皆為肥田先是賊築武宮以奉戰勞承簡美其丘坵家財以養軍儒宦備組豆歲時行禮野有菽蕘菽道反實民得以食將吏立石頌功遷邢州刺史觀察府責賦尤急承簡代下戶數百輸租卒

王鐸送客

王錡字昆吾太原人始為裨將嗣曹王章之節度江西也。考希烈南侵，舉與錡兵三千，使屯潯陽。而舉全軍臨九江，襲蘄州，遂以眾濟表錡。江州刺史錡小心善刺，軍中情偽事無細大，舉悉知之，因推以親心。舉入朝，奏錡文用雖不足而也可試。○德宗擢為鴻臚少卿，先是天寶末，西城朝貢，尚長及安西北廷校吏，歲集京師者數千人，亂石既隔，不得歸，皆仰粟鴻臚禮賓，乃四萬緡，凡四十年名田，養子孫如編民。至是錡悉籍名王以下無慮四千人，畜馬二千，奏皆停給，歲省五十萬緡，帝嘉其公。○遼嶺南節度使廣人與蠻雜處，地征簿多牟利於市，錡租其廩，惟所入與常賦，培以為時進，衰其餘，悉自入數年。京師權家無不富錡之財。○淮南節度使杜佑數請代，乃以錡檢校兵部尚書為佑副。久之入拜尚書左僕射，又檢校司徒為河中節度使，進兼太子太傅。徙河東，河東自范希朝討鎮無功，兵才三萬騎，六百府庫，殘耗錡能補完，費未幾，兵至五萬騎，五千財用，豐餘會回鶻入朝，錡欲示威，武領駭之，乃悉軍迎，子致及列五十里，旗幟光鮮，戈鏑犀密，回鶻恐不敢仰視，錡饒然受其禮，帝聞嘉之，即除同平章事。○錡自見居財多，一旦懼誘納錢二十萬，李絳奏言錡有勞然貪望不屬，恐天下議以為宰相可市而取，帝曰錡當太原殘破，復成雄富之治，官將所以待功之臣，不圖何以為勸，不聽。錡性纖，畚毒燕饗，執錄其餘，嘗之以收利，改錡家錢偏天下。

互註珠求百計不卹刑瘵所得財號羨餘以獻

白居易傳

劉昌

劉昌字公明，汴州開封人，善騎射。天寶末，注從張介然討安祿山，史朝義兵圍宋州，城中食盡，且降昌。說刺史李冬曰：「李光弼在河陽，江淮足兵，勢必來援，今康超尚多，若脩以食，可支二十日，則救至。」冬聽之，昌乃被鎧登城，以忠義諭賊，賊畏不敢攻，俄而光弼援軍至，賊夜潰。○李希烈取汴，江淮大震，昌以兵三千

守寧陵希烈眾五萬攻之昌掘塹以遏地道相拒四十餘日賊數攻乃解圍去○貞元初德宗授潭原節度昌在邊凡十五年身率士墾田三年而軍有羨食兵械銳新邊障安寧○初城平涼當劫盟後將士骸骨不滅昌瘞之夕夢若詣昌謝者昌具以聞德宗下詔哀痛分建二塚大將曰旌義冢士曰懷忠冢具牢醴率諸將素服臨之莫不感泣

替曰唐杜牧稱寧陵之圍解李希烈劉玄佐召昌問曰君以孤城用一當十何以能守昌泣曰始昌令

守陣內顧者斬昌孤甥張俊守西北未嘗內顧掉下斬之士有死志故能守因伏地流涕玄佐亦泣曰

國家將富貴汝取黃反時李希烈史臣謂不然且勅兵乘城與賊抗所賴惟賞罰耳今無罪而斬其甥而士心

且離不祥莫大焉寧好事者傳此以益其美非昌志也牧以為張巡許遠臨睢陽其名傳昌全寧陵而

事不暴于世寧牧未之思耶

### 李景略

李景略幽州良鄉人以蔭補參軍大曆末客河中閭門積書靈武節度使杜希全表置于府累轉豐州刺史豐州當回紇通道時梅錄將軍八朝景略欲折之因郊勞遣人謂曰可汗新沒欲弔使者乃坐高樓待之梅錄俯俛前哭於是虜客氣沮索不敢抗自此回紇使至者皆拜于庭咸名顯聞○遷左羽林將軍對德宗延英殿論奏衍衍有大臣風○河東李說病以景略為行軍司馬會梅錄復入朝說大會虜人爭坐說不敢過景略叱之梅錄識其聲驚拜曰非李豐州邪遂就坐將吏相顧嚴涼○歲餘塞下傳回紇將南寇乃拜豐州刺史天德軍西受降城防禦使窮塞苦寒地塔由有反邊戶勞悴景略至節用約已與士同甘藜藿渠溉田數百頃備器械畢具威令肅然聲雄北疆回紇畏之卒于屯天下惜用景略才有所未盡贈工部尚書

張萬福

張萬福魏州元城人三世明經止縣令州佐萬福以業儒不顯乃學騎射從征有功拜淮南副使時許果以兵陰窺淮南代宗召見曰欲一識卿面且將以許果累卿萬福辭謝曰陛下以一許果召臣如何北諸將叛欲屬何人帝笑曰始為我許果事且當大用乃拜和州刺史萬福至果懼徙屯萬福追殺之○李正已反屯兵蒲橋音音江淮漕船積千餘不敢踰渦口德宗乃以萬福為濠州刺史召謂曰先帝改爾名正者所以褒也朕謂江淮草木亦知爾威名若從所改恐賊不曉是卿也復賜舊名萬福因馳至渦口駐馬于岸悉發漕船相街進賊兵倚岸熟視不敢動○魏州饑萬福曰魏州吾鄉里安忍其困令兒子將米百車餽之為杜亞所忌召拜石金吾將軍及見帝驚曰亞乃言爾昏荒何邪詔圖形凌烟閣陽城等詣延英門論斐延齡事伏問不去帝震怒萬福大言曰國有直臣天下無慮矣吾年八十與見盛事徧揖城等勞之天下益重其名卒年九十萬福自始終祿食七十年未嘗一日言病蓋凡九州皆有惠愛

郝玘

郝玘貞元後為臨涇鎮將常說節度馬瑋曰臨涇扼洛口其川饒衍利畜牧其西走戎道曠數百里皆流沙無水草願城之璆不聽及段佑代節度玘又說曰今若築臨涇以折虜勢便甚佑唯許請于朝卒詔城臨涇為行原州以玘為刺史戎之自是虜不敢過臨涇○玘在邊積三年每討賊不持糗糧取之於敵獲虜必剗上苦對反下元歷反而歸其屍虜大畏道其名以怖啼兒○遷涇原節度使與史敬奉皆以名雄邊替常奇玘身鑄金象令于國曰得生玘者以金玘償之朝廷畏失名將徙為慶州刺史

李光進

李光進其先河曲諸部姓河跌氏貞觀中隸內屬隸朔方軍光進與弟光顯俱家太原以沈果稱從馬燧

教臨洛戰，渥水有功，歷御史大夫。元和四年，王承宗引師，教易定表。光進為都將，時光顏亦至。大夫故軍中呼大小大夫，故而振武節度賜姓以光寵之。詔光顏拜洛州刺史，弟兄榮冠當時。

### 李光顏

李光顏字光遠，葛城少教以騎射初光進與弟光顏少依舍利，每數其天資，粟健招反已所不逮。長從為裨將，裨將之偏副也，裨音皮。馬城曰：若有奇相，終必光大，解所佩劍贈之。從高崇文平劍南，數率旗隊軍出入，若神益知名。○元和中，憲討蔡，擢為忠武軍節度使，詔以其軍當一面。大破賊時，曲初賊震，屢其營以陣，眾不得出。光顏毀其柵，柵，堅木也。將數騎突入賊中，矢集其身如蝟，于背反，蝟子攢，似李瑄子攢，馬鞅，諫無深入。光顏挺刃叱之。於是士爭奮，賊乃潰。北當此時，諸鎮兵環蔡十餘屯，相顧不肯前。獨光顏先敗賊，始襲度，宣慰諸軍，還為憲宗言。光顏勇而義，必立功。十一年，屢困賊，遂拔凌雲柵，捷奏入。帝大悅，進校尚書左僕射。十二年，敗賊於鄆城，上於憲，弘素惡光顏，忠力思有以撓之。上其乃飾名姝以遺光顏，曰：公以君暴露于外，恭進侍者，慰君征行之勤。光顏徐曰：我去室家久，以為公憂，誠無以報德。然戰士皆棄妻子，蹈白刃，奈何獨以女色為樂？為我謝公。天子於光顏，恩厚誓不與賊同生。指心曰：雖死不亂。因嗚咽泣下。將卒數萬皆感激，流涕。乃厚賂使者，遣之。於是士氣益勵，襲度築赫連城於澠口，澠，澠何反，立到。率輕騎觀之。賊以奇兵大呼薄戰，城為震。頃度為甚，光顏力戰却之。先是，光顏策賊必至，塞遺田布，伏精騎於五溝，下扼其歸路。賊死千餘，由是賊悉銳士當光顏，而李愬得乘虛入。蔡與賊平，入朝，賜與蕃渥敬。宗初拜司徒卒。○光顏性忠義，善撫士。其下樂為用，許師勁悍，常為諸軍鋒。故數立勳。

替自世皆謂李愬提孤旅八蔡，縛賊為奇功。殊不知光顏於平蔡為多也。是時賊戰日窘，盡取銳卒抗光顏，憑空堞以<sub>敗</sub>，堞，水之戰，洞曲之戰，五溝之戰，連驚賊帥，由是悉銳。故愬能乘一切勢出，賊不意。

然則無光顏之勝，則烏能奮哉。

### 烏重胤

烏重胤字保君，河東將承玘子也。少為潞牙將，盧從史奉詔討王承宗，陰與賊連，吐突承璀將圍之，以告重胤。乃縛從史帳下士持兵合譙重胤，叱曰：「天子有命從者，賞違者斬。」士斂手還部，無敢動者。憲宗嘉其功。○擢河陽節度使，帝討淮蔡，詔李光顏相持角大小百餘戰，凡三年，賊平，徙橫海軍，建言河朔能拒朝命者，蓋刺史失權，鎮將領軍能作威福也。使刺史得職，大帥雖有史思明、安祿山之姦，能據一州為叛哉。臣所管三州，輒運刺史職，各主其兵，因請廢景州法，制修立時以為宜。文宗初，拜司徒，李同捷請襲父位，帝方務靜安，授同接寬海，以重胤耆將，兼節度卒。○重胤出行，伍善撫士，與下同甘苦。蔡將李端、蔣重胤，蔡人執其妻，殺之，妻呼曰：「善事烏僕，射得士心。」大抵如此。待官屬有禮，當時有名士如溫造、石洪皆在幕府。既歿，士二十餘人封股以祭，子漢弘嗣爵。

史臣曰：古所謂名將者，不必蒙倫拔距之材，拉虎批熊之力。要當以義終好謀而成，而阿諛昂仲氣，隳陰王卒，多令範，讓家權於主婦，拒美妓於姦臣，章武中與之功，義部之効也。重胤忠於事上，仁以待下，淮蔡之役，勲亞光顏，安邦之臣不可多得。

### 石洪

石洪字濟川，有至行，舉明經為黃州錄事參軍，罷歸東都，十餘年隱居不出。公卿數慰薦，皆不答。重胤鎮河陽，不賢者以自重，或薦洪，重胤曰：「彼無求於人，其肯為我來耶？」乃具書幣邀辟。洪重胤知己，故欣然戒行，重胤喜其至禮之後，詔書召為集賢校理。

### 楊元卿

楊元卿少孤慷慨有術略客江海上時時高論人謂狂生吳少誠跋扈元卿與少陽言君臣大義以動其  
心及元濟擅竊節度元卿欲困其財使不振謬說曰先公宏于財諸將至寒餒府之有亡我具知之君若  
大賜將士以自固吾為君持表見天子安有不從者元濟許之既至則具條賦虛實請救諸道執元濟誅  
之蔡平超拜左金吾衛將軍○建言淮西多怪珍寶帶往取必得帝曰我討賊為人除害我求得矣焉用  
寶止勿復言長慶初宗擢涇原節度使元卿望發屯田五十頃屯蔡高垣牢鍵閉冠至耕者保垣以守  
居六年涇人德之○大和中宗卒然性險巧所至聚斂諸結權近故累史方任云

曹華

曹華宗州楚丘人憲宗初拜散騎常侍吳元濟不受命詔馬重胤討之請華自副戰青陵城賊大奔拔凌  
雲柵以功封陳留郡王蔡平進棣州刺史○俄而兗海軍亂殺觀察使王遂詔華往代視事三日合軍大  
饗幕甲士于廡反角酒中乃闔門大言曰天子有命誅殺帥者甲起于幕環之凡斬千二百人血流股栗  
海沂之人重足屏息華請治充許之自李正己盜齊魯俗益汙反華下令曰鄒魯禮義鄉不可忘本  
乃身見儒士春秋祀孔子祠立學官講誦斥家貨佐贍給人乃知教成就諸生仕諸朝徙鎮義成軍卒  
華雖出戎伍而動必由禮愛重士大夫不以貴倨人至廝上音斯豐音斯者必待以誠信人以為難

高瑀

高瑀冀州修人居少沈邃善言兵王沛死諸將多自謂得之幸相裴度韋處厚以瑀治陳蔡素有狀習  
軍中情偽欲任之會軍中表瑀遂詔領之○自大厝後擇帥悉出官人中尉所輸貨至鉅萬貧者假貳  
富人既得所欲則推斲膏血倍以酬恩十常六七及瑀有命士相告曰韋裴作相天下無債帥州比水旱  
無年瑀相地宜築隄庸百八十里時其鍾洩民賴不饑卒于鎮○瑀居官寬和無赫然譽所至稱治士人



懷之

子頤

子頤字允元後周太師謹七世孫蔭補調華陰尉

刺史部有湖陟異時漑田三千頃久廢廢許山峻險

改蘇州龍淫祠澗溝澮路衢為政有績然累橫少恩○俄遷陝鏡觀察使益自肆峻罰苛懲官吏

懦恐皆吏足一連○貞元十四年拜山南東道節度使吳少誠叛頤率兵自唐州戰吳房朗山取之禽

其將李璋於是請升襄州為大都督府廣募戰士儲良械有專漢南意帝晚務姑息頤所奏建無不聞允

公鈔私輸持下益急而慢於奉上俄拜同平章事擅以兵取鄧州天子未始誰何初冀有鬆器

天下以為法至頤驕蹇故方帥不法者號襄樣節度○憲宗立權綱自出頤因家童上變貶為恩王傳後

邊太子賓客卒○頤嘗制頤聖樂舞獻諸朝又教女妓為八佾聲態雄侈號孫吳頤聖樂云

互注進獻甚厚食貨志詔帝用刑以收威柄帝曰頤懷奸謀欲朕失人心也刑法志作頤聖樂李夷簡傳

杜亞杜亞字次公京兆人肅宗在靈武上書論當世事累遷諫議大夫亞自以當衝柄怏怏不悅李栢筠風望

高時謂當宰相故亞厚結納元載得罪常袞惡之出為江西觀察使德宗立召還亞意必任台宰倍道進

與人語皆天下大政或以事祈謁輒相然可帝知不悅○興元初為淮南節度使至則治漕渠引湖陂築

隄防庸入之渠中以通大舟夾隄高印田因得澆灌疏啟道衢徹墜通墾人皆悅賴然承陳少遊後衰率

頤重用度無藝人冀有所矯革而亞雅意丞弼厥外官往往不覩事方春南民為競度戲亞欲輕賦

乃繫船底蘇州志尤反赤使篙人在油絲表沒水不濡觀沼華蓮蘇州志費皆千萬李栢曰使禁尉為之

不是過也既泛九曲池曳繡為颿名風反亦作汎李衡曰未有錦纜云何魏所以難勇吳書曰甘芳曾以增錦纜舟去韓彭李以示魯亞慙自是府財耗竭

表度

裴度字中立河東聞喜人擢進士第以宏辭補校書郎舉賢良方正異等遷監察御史論權嬖梗切○元和六年以司封員外郎吏部屬官垂拱元封元知制誥田弘正效魏博六州于朝憲宗遣度宣諭弘正知度為

帝高選故郊迎趨跪受命且請徧至屬州布揚天子德澤魏人由是歡服舊史曰裴度至魏博立魏以錢

結獲一年軍士受賜散幣如富王師討蔡以度視行營諸軍還奏攻取策與帝意合且問諸將才否度對李光顏義勇

當成功不二日光顏被時曲兵帝嘆度知言王承宗李師道謀緩蔡兵乃伏盜京師刺用事大臣已害宰

相元衡又擊度刺背傷首得不死制符弗反折也謀首欲罷度安二鎮反側帝怒曰度得全天也若罷之是賊計

適行吾倚度足破三賊矣度亦以權紀未張王室陵遲常憤愧無死所自行營歸知賊曲折帝益信伏○

即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時方連諸道兵環擊不解內外大恐人累患度度當國內外始安由是討賊益

急始德宗時尚尙伺中朝士相過金吾輒飛啟宰相至問門謝賓客度以時多故宜迎天下擊英營善策

乃建諸還第與士大夫相見詔可○時討蔡數不利群臣爭請罷兵錢徽蕭俛尤確苦度奏病在腹心不

時去且為大患不然兩河亦將視此為逆順會高霞寓戰卻他相揣帝厭兵欲救賊鈞上指帝曰一勝一

負兵家常勢若師常利則古何憚用兵耶雖累聖亦不應留賊付朕今但論師臣勇怯兵強弱處置何如

耳渠一敗便沮成計乎於是左右不能容其間十二年宰相違吉涯建言餉饋煩匱宜休師唯度請以身

替戰帝獨目度留曰果為朕行乎度曰臣誓不與賊偕存即拜彰義軍節度八對迎英曰主憂臣辱義在

必死賊未受首臣無還期帝壯之及行發神策騎三百為衛初逢吉忌度帝惡居中撓沮之出外度屯郾

城勞諸軍宣朝廷厚意士奮于勇是時諸道兵悉中官統監自處進退度奏罷之使將得專制疏令一戰氣倍未幾李愬夜入縣緝城縛吳元濟以報度遣馬總先入蔡明日統洄曲降卒萬人持節徐進撫定其人初元濬禁偶語於道夜不燃燭酒食相饋遺者以軍法論度視事下令唯盜賊闕死抵法餘一闕除往來不限晝夜民始知有生之樂度以蔡牙卒侍帳下或謂反側未安不可去備度笑曰吾為彰義節度元惡已擒人皆吾人也衆感泣度入朝策勳進晉國公復知政事

范祖禹曰震度伐叛以利柔服以德使百姓曉然知賊之為暴而唐之為仁故能變曠戾之俗為駢虞之民其後取淄青如反掌不惟乘勝用兵之易蓋人心先服故也豈非待物以誠之故歟

○程昇皇甫鏞以言財賦幸俄得宰相度三上書極論不可帝不納纖人始得乘鏞呼財反初蔡平王承

宗懼度遣辯士柘書督說乃獻德棣二州又論程權入覲始判滄景德棣為一鎮朝廷命帥而承宗勢乃離李師道怙疆比音戶度密勸帝誅之乃詔田弘正致討弘正奉詔師道果擒○大賈張泚負五坊息錢

亡命坊使楊朝次收其家簿閱貨錢雖已償悉鉤止根引數十百人中丞蕭悅及諫官列陳中人橫恣度亦極言之時方討鄆音運地名帝曰姑議東軍此細事我自處辨度曰兵事不理止山東中人橫暴將亂都下

帝不悅徐乃悟責朝汶曰以爾使我羞見宰相命殺之而原繫者繇是京師澄肅○帝嘗語臣事君當勵善底公朕惡美權者度曰君子小人以類而聚未有無徒者君子之徒同德小人之徒同惡外甚類中

實遠在陛下觀所行則辨帝曰言者大抵如此朕豈易辨之度退喜曰上以為難辨則易以為易辨則難君子小人行判矣已而卒為昇鏞所構出為河東節度使○穆宗即位王廷湊亂河朔加度鎮州行營招

討使時帝以李光顏烏重胤爪牙將倚以擊賊兵十餘萬有所畏無尺寸功度既受命入賊境數斬將以聞時元稹顯結宦官魏弘簡求執政懼度復當國數居中持梗不任有功度恐亂作即上書痛暴積過惡

帝不得已罷弘簡積近職俄擢樞宰相以度為東都留守諫官叩延英言不可罷度兵孫觀心帝不召於是交章極論未之省會中人使幽鎮還言軍中謂度在朝而兩河諸侯忠者懷懼者畏令居東人人失望

帝悟詔度由太原朝京師及陞見始陳二賊時換受命無功並陳所以入觀意感慨流涕伏未起謁者欲

宣旨帝遽曰朕當延英待卿始議者謂度無援與且久外為奸愴恨抑反胡根也慮帝未能明其忠及進見

辭切氣怡卓然當天子意在位聞者皆竦毅將貴臣至齋告出涕舊儀閣中群臣未退宰相不奏事稱賀

則謁者答帝以度勲德故待以殊禮度之行移免融廷漆書閣說諄奮傳以大誼二人不敢榮皆願罷兵

帝方憂深州圍欲必出牛元翼更使度賜書布旨或曰賊知度失兵柄必背約願望帝釋然乃拜度領淮

南節度使會昭義監軍劉承偕獲劉悟軍軍詳怒詳胡瓜反執承偕偕拘以聞帝怒問度何施而可度曰

臣素知承偕估寵悟不能堪嘗以書訴臣帝曰悟誠惡之胡不自聞度曰雖悟得聞恐陛下不必聽且臣

視天顏不咫尺尚不能決千里單言可悟聖德哉必欲收忠義心使帥臣死節獨斬承偕則四方群盜

隱然破胆矣帝曰願太后養為子且我何愛更言其次度曰投諸荒裔可乎帝曰可悟果出承偕昭義遂

安○是時徐州王智興逐崔群河北進退未一議者交口請相度乃以本官兼平章事權傾側目謂李逢

吉險賊善謀可以構度共諷帝自襄陽召逢吉還拜兵部尚書度居位再閱月果為逢吉所間罷為左僕

射帝暴風眩中外不聞問者三日度數請立太子遂立景王為嗣逢吉既代相思有以牙孽之內結宦官

種支黨醜沮且聞乃出度山南西道節度使奪平章事○長慶四年穆宗王廷湊屠元翼之家四年正月中華元翼卒其家

在鎮州為王廷湊所害敬宗羞惋數幸輔非其人使凶賊熾肆羣處厚上疏曰沒黯在朝淮南寢謀千木處魏諸侯

息兵王霸之理以一士止百萬之師一賢制千里之難兼度元勳巨德文武兼備若位廢廟妻參決必使

戎虜畏威幽鎮自臣管仲曰人離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聖治亂之本非有他術陛下當頌而歎恨無

蕭曹今一襲度積棄于外所以馮唐知漢文帝有頗牧不能用也帝感悟謂處厚曰度累為宰相而官無  
平章事謂何處厚具道其由於是復度兼平章事○寶曆二年宗度請入朝逢吉黨大懼欲以請度天子  
獨能明其誣詔復使輔政先是帝將幸東都大臣切諫不納度既容奏國家建別都本備巡幸自艱難以  
來宮闕署屯百司之區荒地弗治假歲日完新然後可行帝悅曰群臣諫朕不及此如卿言誠有未便因  
止行○帝縱弛日晏坐朝度諫曰比陛下月率六七臨朝天下人知勤政河朔賊臣皆聲畏近聞延英益  
稀恐萬機奏稟有所壅闕於葛帝嘉納為數視朝帝崩定策立江王是為文宗度討李同捷平之即陳詞  
兵食非宰相事請罷度支奏可○太和四年宗數引疾不任機重願上政事帝詔進司徒平章軍國重事  
須疾已三日若五日一至中書度自見功高位極不能無慮稍詭述避禍於是牛僧孺等同輔政度勛  
業久居上欲有所逞乃共營其跡損短之即白帝出為山南東道節度使時關豎擅威天子據虛器縉紳  
道喪度不復有經濟意乃治第東都集賢里作別墅具煖館涼臺說綠野堂數泚其下度野服蕭散與白  
居易劉禹錫為文章把酒窮晝夜相歡不問人間事而帝知度年雖及神明不衰每大臣自洛來必問度  
安否開成二年宗復詔節度河東度辭老疾帝命盧弘宣諭意曰為朕以護北門可也度乃之鎮三年拜  
中書令上己宴群臣曲江度不起賜詩曰注想待元老識君恨不早我家柱石衰憂來學丘禱使者及門  
而度憂年七十六諡曰文忠大中初詔配享憲宗廟是○度退然纒中人而神觀邁爽操守堅正善占對  
既有功名震四夷使外國者其君長必問度年令幾狀貌孰似天子用否其威譽德業比郭汾陽而用不  
用常為天下重輕事四朝以全禮始終及歿天下莫不思其風烈○子濬字通理性敏悟凡經目未始忘  
推蔭拜大理卿襲封晉陽公半封為涇原節度使諡至治堡障使博反整戎器困屯因初將士守邊或稱威  
不得還議興立成限滿者代由是人人感悅後徙靈武等軍靈武地斥鹵無井澆警神而擊之果德象

互註為當路所擯致開處野元為人忠勇可當一面白居

贊曰憲宗討蔡出入四年元濟外連奸臣刺宰相及用事者沮駭朝謀惟天子赫然排群議任度政

事倚以討賊身督戰遂平淮西非度破賊之難任度之為難也韓愈頌其功曰凡此蔡功惟斷乃成

其知言哉穆敬不君儉人腐夫放思乘釐竊泉反而度遂無顯功非前智後愚用不用勢當然矣

前史稱度晚節沈浮為自安計是不然大雅曰既明其哲以保其身度何訛云此將

李逢吉

李逢吉字虛舟系出隴西舉明經擢進士第元和宗中累拜平章事逢吉性忌前險譎多端及得位務償

好惡裴度討淮西逢吉慮成功蓋圖沮止起和議者請罷諸道兵憲宗知而惡之出為劍南東川節度使

穆宗召為兵部尚書時度與元稹知政事度嘗修執檢逢吉以為其隙易乘遂并中之遣人上變言植

度坐是皆罷逢吉代為門下侍郎平章事因以恩辭動詭譎導者更相挺尹道反以詆傷度於是李紳章處

厚等誦言度為逢吉排逆例格反度初得留時已失河朔國威不振天下延頸俟相度而中外交章言之

帝訖不省度送外遷○鄭注得幸於王守澄逢吉遣從子訓賂注結守澄為與援自是肆志無所憚其黨

有張又新李贖張權輿劉栖楚李虞程普範姜洽及訓八人而傅會者又八人皆任要劇故號八關十六

子有所求請先賂關子後達於逢吉無不得所欲未幾封原國公○敬宗新立度求入覲逢吉不自安遂

出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及訓用事召拜尚書左僕射平

元植元姓左傳衛大夫元咄又後魏

元植字機之河南人十五擢明經元和宗初舉制科對策第一拜左拾遺性明銳遇事輒舉○始王叔文

王任蒙幸太子宮而撓國政植謂宜選正人輔導因獻書曰賈誼有言三代之君仁且久者教之然也周

成王本中才近管蔡則墮入任召周則善聞豈天聰明哉而克終于道孝教也始為太子也太公為師周公為傅召公為保伯禽屠叔與游目不問淫馳耳不聞優笑居不近庸邪玩不備珍異及為君也血氣既

定游習既成雖有放心不能奪已成之性則彼道德之言固吾所習聞陳之者易論焉夫成王所臨道德也所近聖賢也快其臨則興禮樂朝諸侯措刑罰教之至也秦則不然滅先王之學黜師保之位胡亥

秦二世名之生也詩書不得聞聖賢不得近彼越高刑餘之人傅之以殘忍賊之術天下之人未盡愚而

亥不能分馬鹿矣高之威懾天下而亥自幽深宮矣若秦亡則有致之也太宗為太子遠知道德者十八人與之游即位後雖聞宴飲食十八人者皆在上之失無不言下之情無不達不四三年而名高盛古斯

游習之致也貞觀太宗以來保傅皆宰相兼領餘官亦時重選故馬周恨位高不為司諫即其驗也母后臨朝薦棄王室中廢為太子雖有骨鯁管仲齊桓四友故君敢言之士不得在調護保安職及諛言中傷惟

樂工訓服為證豈不哀哉比來諛學尤甚師資保傅不疾廢其貶賸上美報反目少嫌即休戎罷帥者慮之又以僻滯華首之儒備侍直侍讀起月踰時不得言夫以匹士之愛其子猶求明哲慈惠之師豈天下

元良而反不及乎臣以為高祖至陛下十一聖生而神明長而仁聖以是為肩肩者故不之者設萬世之後有周成中才生於深宮無保傅之教則將不知喜怒哀樂所自况稼穡艱難乎願令皇子洎諸王並肖

講業行嚴師問道之禮報禽色之媒資游習之善豈不美哉○又以職諫諍不得數召見上疏曰臣聞治亂之始各有萌象容直言廣視聽躬勤庶務委信大臣使左右近習不得蔽疏遠之人此治象也大臣不

親直言不進抵忌諱者殺犯左右者刑與一二近習決事深宮中群臣莫得與此亂萌也人君始即位萌象未見必有狂直敢言者上或激而進之則天下君子望風曰彼狂而容於上其欲求天下之士乎吾之道可以行矣其小人則竦利曰彼之真得幸於上吾將直言以微音利手由是天下賢不肖各以所忠貢

於上上下下之志需然而通合天下之志治萬物之心人人樂得其所載其上如赤子之親慈母也雖欲謀之為亂可得乎及夫進計者入而直言者殺則天下君子內謀曰與其言不用而身為戮吾寧危行言遜以保其終乎其小人則澤利曰吾君所惡者拂心逆耳吾將苟順是非以事之由是遠見者革而不內言事者聚之而不聞若此則十步之事不得見况天下四方之遠乎太宗初即位天下莫有言者孫伏伽以小事持諫厚賜以勉之自是論者唯懼言不直諫不極不能激上之盛意曾不以忌諱為慮於是房杜王魏議可否於前四方言得失於外不數年大治且文皇獨運聰明於上裁蓋下盡其言以宣揚發揚之也陛下即位已一歲百辟卿士天下四方之人曾未有獻一計進一言而受賞者左右前後拾遺補闕亦未有奏封執諫而蒙勸者設諫鼓置匭曾未聞雪冤決事明察幽之意者以陛下虛博洪深勵精求治豈言而不用蓋蓋下有所不能發明耳承顧問者一二執政對不及頃而罷豈暇陳治安議教化哉他有司或時召見僅能奉簿書計錢穀登降耳以陛下之政視貞觀太宗何如哉貞觀時有房杜王魏輔弼之智曰有獻可替否者今陛下當致之初而言事進計者嚴無一人豈非群下因循竊位之罪乎魏暉死條上十事一教太子正躬本二封諸王固盤石三出宮人四嫁宗女五時召宰相講庶政六次對群臣廣聰明七復正衙奏事八許方幅糾彈九禁非時貢獻十省出入攻游○于時高弘本等出為刺史閻旬召還詔書積諫詔令數易不能信天下又陳西北邊事憲宗悅召問得失當路者惡之出為河南尉後拜監察御史按嶽東川因劾奏節度使嚴礪違詔過賦凡十餘事憲宗諭奏會召積還次穀水驛中人仇士良夜至積不讓中人怒擊積敗面宰相以積年少輕樹威失臣憲體賊江陵士曹參軍○元和憲宗末召拜膳部員外郎積尤長於詩與居易名相將天下傳誦號元和體往往播樂府穆宗在東宮妃嬪近習誦之宮中呼元才子○後擢祠部郎中知制誥變詔書體務純厚明切盛傳一時然其進非公議為士類嘗薄儀遠輸林舉



士承旨玄宗初置翰林侍詔以張說等為之至憲宗時又置學士承旨云云數召入禮遇益厚自謂得言天下事中人爭與稭文扼弘簡在樞密尤相善裴度出屯鎮州有所論奏共沮卻之度三上疏勸弘簡傾亂國政陛下欲乎賊當先清朝廷乃可帝追群議乃罷弘簡而出植為工部侍郎然春倚不衰○未幾進同門下平章事朝野雖然輕天時王建湊方圍牛元翼於深州植思奇節報天子以獻人心所善于方等皆豪士雅遊燕趙間能得賊要領可使反間而出元翼願以家貨辦行植然之李道吉知其謀陰令李實謀裴度曰子方為植結客將刺公度隱不發神策軍中尉以開送以度借罷宰相太和文宗三年召為尚書左丞務振綱紀出即官尤無狀者七人然植素無檢望輕不為公議所右俄拜武昌節度使卒所論著甚多行于世在趙時辟實筆董工為詩與之酬和技鏡湖秦望之奇蓋傳時號蘭亭絕唱植始言事峭直欲以立名中見斥歷十年信道不堅乃表所守附宦貴得宰相居位總三月罷晚節彌沮表如廉節不飾云

牛僧孺

牛僧孺字思黯隋僕射奇章公弘之裔幼孤下杜樊鄉有賜田數頃依以為生工屬文第進士元和宗初以賢良方正對策與李宗閔皇甫湜俱第一條指失政其言鯁直不避宰相穆宗初徙御史中丞按治不法內外澄肅李直臣坐賊湜無反以當死路官侍助為具獄上帝曰直臣有才朕欲貸而用之僧孺曰彼不才者持棣取榮耳天子制法所以束縛有才者棣山朱此以才過人故亂天下帝異其言乃止以戶部侍郎同平章事○敬宗立封奇章郡公是時政近倖僧孺數表去位授武昌節度使鄂城土惡巫祀即也成增築賦羨茅於民吏倚為援僧孺不陶覽蓋反以城五年舉鄂人無復獻費又廢沔州以省冗官○文宗立李宗閔當國屢稱僧孺不宜棄外復以兵部尚書平章事○幽州亂楊志誠逐李載義帝召宰相問計僧孺曰是不足為朝廷憂范陽自安史後國家無所繫休戚前日劉德眾境歸國荒財耗力且百

萬終不得范陽尺帛斗粟入天府俄復失之今志誠錄向或表也帝付以卽使杆葉契丹彼且自力不足以逆順治也帝曰吾初不計此公言是也因遣使撫之是時吐蕃請和約弛兵而大商悉怛謀舉維州入之劍南於是李德裕上言播虜之虛可以得志帝使群臣大議請如德裕來僧孺持不可曰中國禦戎守信為上應敵次之彼來責曰何故失信吐蕃之詐謂德裕曰若夫夫曰吾故謂君長曰故晉牧馬前始川若東莫陵坂以綽跋向中不三日抵威陽搆則京師戒嚴是雖得百維州何益帝然之遂詔返降者時皆謂僧孺抹素想橫謀沮解之帝亦以為不直會中尉王守登引數人無謀朝政他日延英召見宰相曰公等有意於太平乎何道以致之僧孺曰臣侍罪宰相不能康濟然太平非無象今四夷不內擾百姓安生事私室無疆家上不墮陛下不思端雖未及至歐亦足為治矣而更求太平非臣所及退謂他宰相曰上責成如是吾可久處此耶固請罷

司馬溫公曰君明臣忠上令下從俊良在位佞邪黜逐禮俗樂舉刑清政平奸宄有伏云革極戰諸侯順附四夷懷服時和歲豐家給人足此太平之象也于斯之時聞寺專權貴君於內帛能治也士卒殺逐王帥拒命自立弗能詰也軍旅嚴興賦歛日急骨血橫橫於原野杆軸空竭於里閭而僧孺謂之太平不亦謬乎當文宗末治之時僧孺任居永弼進則偷安取榮以竊位退則欺君誣世以盜民罪莫大焉

乃出為淮南節度副大使賜奚樽龍勺詔曰積余古器以比君子卿宜少留僧孺固請乃行劉稹謀呂述言僧孺聞稹謀恨歎之武宗晚脩州長史宣宗立遷為太子少師卒諸子尉美最顯尉子徽

牛徽

徵舉進士權吏部員外郎乾符中選監更多姦戚調四十員銜治以剛明棍乃理反杜干請法度復振後

為給事中李茂貞討復恭有功然蓋他皇帝使宰相杜讓能將兵謀討○帝復召讓曰今代茂貞彼眾烏合取必萬全卿計何日有捷對曰臣職諫諍所言者軍國大體如索賊平之期願陛下考著龜書將帥非臣職也既而師果敗遂殺大臣王室益弱倣為利部侍郎崔胤忌徽之正使太子賓客以利部尚書致仕歸樂川卒

### 李宗閔

李宗閔字損之鄭王元鈺四世孫擢進士舉賢良方正與牛僧孺說切時政觸宰相李吉甫忌之補洛陽尉○穆宗即位進中書舍人長慶初初錢徽與貢舉宗閔託所親於徽而李德裕李紳元稹在翰林有寵於帝共向徽納于貳取士不以實宗閔坐貶劍州刺史由是嫌忌顯結樹黨相磨礱之凡十四年之禍不能解

范祖禹曰晉漢之黨錮始於甘陵二郡相讖而成於太學諸生相譽海內宣帝二十餘年唐之朋黨始於牛僧孺李宗閔對策而成於錢徽之貶皆自小以至大固私以害公凡羣臣有黨由主聽不明君子小人雜進於朝不分邪正之詢以黜陟之而聽其自相傾軋以養成之也是以穆宗以後權移於下朝無公政士無公治爵齒階溢刑罰故縱上之附會者不入於牛則入於李不憂國家之不治而唯恐其黨之不進也與夫三君八俊厲名節立廉能以抗權邪者斯為下矣何則漢之黨尚風節故亂政於上而俗清於下及其亡也人有是義而不為唐之黨趨勢利考窮利盡而止故其衰李士無操行不足辨也為國家者可不防其漸哉

石敏若曰唐稱黨曰牛李且德裕嫉人為黨者唯不能誅人之黨不能忘惡之彼以妖氣發此以賴子義與之對壘而相為忌隙焉是亦天下亦名德裕曰黨惜乎無有惟原德裕之心者也且德裕之黨誰

鉅大抵不遠鄭重陳夷行李紳李璣等數人兵而重寄所為頗有可紀若夫生黨則皆險回無恥譏  
寧深壽奇發巧中關子搏嘆尤致死力襄陽之朝口賜偽職福溪之敗門集賢實此亦古所未有也且  
自牛觀之功素敦與德裕之多諫諍孰與德裕之初然則牛可名黨而德裕輩乃風雲律呂之合其不  
可謂之黨明矣所可為德裕惜者不明按其黨以誅之耳入者柄軸宜沐浴而朝曰此曹為黨以傾賢  
臣以素邦政請以罪為主國人同棄之此宰相職事又何必聽以他罪如以交通劉稹賊宗閔以家行  
不謹坐李漢之妻使天子謂德裕付會不由公正以致黨名加以千載不磨可勝歎哉

俄復為中書舍人典貢舉所取知名士若唐冲薛厚袁都等世謂之玉筍正○太和中中書門下  
平章事時德裕自浙西召欲以相而宗閔中助多先得進引牛僧孺同秉政相唱和去異己者德裕所善  
皆逐之久之德裕為相與宗閔共當國德裕入謝文宗曰而知朝廷有朋黨乎德裕曰今中朝半為黨人  
雖後來者趨利而靡往往陷之陛下能用中立無私者黨與破矣帝曰眾以揭虞卿張元夫蕭滄為黨魁  
德裕因請皆出為刺史帝然之宗閔曰德裕居外久其知黨人不如臣之詳虞卿日見賓客於第世號行  
中書故臣未嘗與美官德裕賢之曰給事中非美官云何宗閔大沮不得封俄以為山南西道節度使李  
訓鄭注始用事疾德裕共營此又此之乃罷德裕復召宗閔知政事會虞卿以京兆尹得罪宗閔極言  
營解到註乃疏宗閔異時陰結宦者求宰相乃既宗閔湖州司戶親信並斥○時劉註欲以權市天下凡  
不附己者皆指以二人黨逐去之人人駭東連月零其下地不應也 晦帝乃詔宗閔德裕姻家門生故吏  
自今一切不問所以恩安中外嘗歎曰去河北賊易去此朋黨難

司馬溫公曰夫君子小人之不相容猶水炭之不可同器而處也故君子得位則斥小人小人得勢則  
排君子此自然之理也然君子進賢退不肖其處心也公其指事也賢小人舉其所好毀其所惡其處

心也私其指事也誣公且直者謂之正直私且誣者謂之朋黨在人主所以辨之耳是以明主在上度德而序位置能而受官有功者賞有罪者刑奸不能惑佞不能移夫如是朋黨何自而生哉彼昏主則不然明不能燭強不能斷邪正並進毀譽交至取舍不在於己威福潛移於人於是德惠得志而朋黨之譏興矣夫木腐而蟲生醜醜而螾聚故朝廷有朋黨則人當自咎而不當以咎羣臣也文宗嘗患羣臣之朋黨何不察其所毀譽者為實為誣所進退者為賢為不肖其心為公私其人為君子為小人苟實也賢也公也君子也匪使用其言又當遣之誣也不肖也私也小人也匪徒棄其言又當刑之如是雖使之為朋黨孰敢哉釋是不為乃怨羣臣之難治足猶不種不雜而忽田之荒也朝中之黨且不能去何況此賊乎

石敏若曰唐之朋黨唐虬四十年人主有心於治朋黨曾不考言行而達賢否達吉沮裴度而憲宗出之宗閔救楊虞卿而文宗叱之裴度節度山南官無平章而敬宗怪之出之而復召叱之而復留怪之而不罪則賢否終不可辨矣裴度有平淮之大功諸侯四夷望風畏愛安國家利社稷當時一人耳李德裕在穆宗朝草詔論事過人達其敬宗令浙西遣黑服抗章不奉詔乞禁湖州戒禮奏止亳州聖水上丹康歲獻方士疏凜凜有大臣節文宗時論李訓奸邪其後訓果敗議維州降僧孺沮之其後帝聞監軍王踐言之幾始皆僧孺此二臣者皆有已然之驗試繫宗閔達吉所為以疑之則朋黨不必治矣帝乃曰去河北賊易去此朋黨難夫河北不足虞也朋黨去則賊自平二李八閩未去則河北在堂上矣楊嗣復輔政與宗閔善欲復用而長卿輩乃託宦人誣帝帝因黨案對果曰朕念宗閔久斥欲授一官陳夷行曰宗閔之罪不即死為幸實唐時李續張文新號入關十六字朋比險妄朝廷危昔舜逐四凶天下治朝廷何惜數儉人上思使亂綱紀嗣復曰事當適宜不可以惜愛奪遂擢宗閔杭州刺史○會昌

諷中劉發得交通流封州宗嗣往機學始有當世名既寢責喜權勢初為度○引拔後度為德心  
可為何宗嗣遂與為怨轉愈為作南山猛虎行視之而宗嗣宗私黨黃璣中外卒以是敗

楊嗣復

楊嗣復字勉之父於陵見識於韓滉滉妻以其女歸謂妻曰吾聞人多矣後貴且壽無若生者有子必  
仁必剛然而生嗣復說其頂曰名與位皆踰其父楊氏之慶也因字曰慶門八歲知屬文後推進士博  
學宋時與牛僧孺李宗閔宗閔存存善二人輔政引權禮部侍郎禮部掌書學故衣冠凡二暮得士六十八  
人多顯宦文宗嗣位與李珣珣並拜同平章事嗣復為帝言滉考考及及法法屏居民間而上書論兵可勸以  
官珣趨和曰士多趨競能服濟會夫康矣鄭重不平曰陛下當察朋黨珣曰朋黨固少珣章曰附從復生  
珣乃陳邊事欲絕其語章曰論邊事安危臣不如珣珣朋比珣不如臣嗣復曰臣聞左右佩劍彼此相笑  
未知章果謂誰為壹耶因頓首曰臣位宰相不能進賢退不肖以朋黨獲譴非所以重朝廷固乞罷帝方  
委以政故慰安之○他日帝問天后時有起布衣而為宰相者果可用乎嗣復曰天后重用刑輒用官自  
為之計耳必責能否要侍恩試乃可○是時延英訪對史官不及知嗣復建言故事正卿起居注在前便  
坐無所記錄姚璘璘神神玉玉趙趙崇崇承承皆請置時政記不能行臣請延英對宰相語嗣復德刑政者委中書門  
下五日紀錄月付史官他宰相議不同久止之帝又問延英政事孰當記之珣監修國史對曰臣之職也  
東曰陛下開成初宗政甚善三年後日不運前嗣復曰開成初重夷行當國三年後臣與李珣同進臣不  
能悉心奉職使政事日不運前臣之罪也縱陛下不忍加誅當自殛滅即謝趨出關門不肯起帝乃免重  
夷行相而嗣復專天下事進門下侍郎建言使府官屬多宜省帝曰無文滯才手對曰才者自異汰去耗  
滯滯上上備備也也者著華乃出帝曰昔蕭復秉政難言者必言卿其志之○帝崩中尉仇士良廢遺詔立武

宗帝之立非宰相意故內薄執政臣不加禮自用李德裕而罷嗣復復欲誅之德裕言昔太宗立宗德宗三帝皆常用重刑復無不悔願徐思其宜使天下知盛德有所容不故人以為寬乃既嗣復湖州刺史宣宗立呂之至岳州卒

贊曰夫口道先王語行如市人其名曰盜儒借端宗罔以方正敢言進既當國反奮私晚黨排擊所憎早以是時權震天下人指曰牛李非誇謂何逢吉將相孫浮踪嗣復辭給固無足言幸王彥魯不感於戰治世之罪人歟

宗肇

宗肇字子列京兆金城人兄弟皆擢進士第獨肇以處士容隱毗陵韋夏卿為之朝德宗擢為左拾遺在時則字與舉諷諫時事廷議小事則時張萬持節使吐蕃以肇為判官入見帝曰陛下即位二十年始上封事次始舉諷諫元年宗始擢拾遺也自肇著報臣為拾遺何其難也以二十年難進之臣為和蕃判官一何易帝壯其言不遣王叔文黨歐雅不善聲譽亦悻悻此亦反又胡五反歐雅也皆也不肯附欲逐之章執諫不可乃止○憲宗出為湖南觀察使將召還卒肇兄弟常卑弟摩肇皆為郎工詞章為聯珠某行於時為歐昆弟若五星然肇字友封雅俗有名于時平居與人言若不出口世號囁囁翁囁而涉及囁人未及囁口動也囁囁謂多言也

劉栖楚

劉栖楚為鎮州小史王承宗奇之薦於李逢吉錄鄂州司倉參軍權右拾遺敬宗立視朝常晏數游政失德栖楚諫曰惟前世王者初即位皆親庶政坐以待旦陛下新即位安臥寢內日晏乃作臣以諫為官使陛下夏天下幾請碎首以謝違穎叩龍墀血被面帝動容揚袂使去栖楚曰不聽臣言臣請死于此有詔願輸乃出○遷起居郎中興天子起居法建天子御後諫官封廷英帝問向廷爭者在邪以諫議大夫召

未幾宣授刑部侍郎刑部掌律法按覆大理及天下獄為尚書侍郎之貳故事侍郎無宣授者達吉喜助已故不次任之數月改

京兆尹峻錄罰不避權豪先是諸惡少竄名北軍凌藉衣冠有罪則逃軍中無敢捕搦楚一切窮治不聞

旬宿姦老盡為飲跡一日軍士來醉有所凌突諸少年從旁操曰疑男子不犯頭上尹邪然其性詭激敢為

怪行乘隙抵熾熾石若無顧藉內實恃權寵以干進指宰相屬色慢辭章處厚惡之出為桂管觀察使卒

楊廣卿

楊廣卿字師皋號州宏農人父甯有高操政辨可喜與陽城為莫逆交廣卿第進士博學宏覽○監察御史穆宗初立逸游荒恣虞卿上疏曰烏鳶遭害仁鳥逆誅謗不誅良臣進臣敢言諫獻替言臣聞堯舜以天下為憂不以位為樂陛下初臨萬幾宜有憂天下心當日見輔臣公卿百執事垂意以問使四方內外約有所聞而聽政六十日八封延英獨三數大臣承聖問而已他無所諮詢謀臣蓋廷忠言不聞臣實蓋之蓋主恩疏而正路塞也公卿大臣宜朝夕冀見則君臣情接而治道得矣公卿列位雖涉降清地曾未奉優路承下問雖陛下神聖如玉帝猶宜周爰顧遠慮以氣色使支體相成君臣昭明陛下求治於宰相宰相求治於臣等進忠若趨利論政若辨冤此而不治無有也自古天子居安思危之心同而居安慮危之心則異故不得皆為聖明也時又有布衣趙知微亦上書指言帝倡優在側馳聘無度內作色荒外作舍荒辭頗危切帝詔宰相慰謝○李宗閔牛僧孺輔政引為給事中盧師俊柔上結麗權幸倚為姦利歲舉選者皆走門下署第注員無不得所欲升沈在牙頰間當時有蘇景○張元夫而虞卿兄弟汝士漢公為人所奔向故語曰欲趨舉場問蘇張蘇張猶可三楊我我宗閔待之尤厚就中為最能唱和者以口語軒楚蘇軒楚曰蘇後叔曰軒楚事機故時號靈魁後為鄭注所誣貶處州司戶死

栢考





合英咀華

咀華也

作為文章其書滿家上規極似洋洋

洋洋

亡涯涯周路商盤佳處

牙

信且乙反正也聲

春秋謹嚴

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遠莊嚴

生之於文可謂閎其中而肆其外矣少始知學勇於最為長適於方左右其宜先生之於為人可謂成矣

然而不公不見信於人私不見助於交

然而公不見信於人私不見助於交既前踵後動輒得告暫為御史遠竄南夷三年博士沉不見

治命與仇謀取敗幾時

久復而免

免年盡而妻啼

涕頭童齒豁

竟死何得不知處此反救人為先生曰

吁子東前夫大木為宗

大木為宗

細木為構楹柱

上謂各及大楹柱也

珠儒根闈居

根闈居

根闈居

根闈居

根闈居

根闈居

根闈居

根闈居

根闈居

根闈居

根闈居

根闈居

結反兩字

各得其宜

施以成室者

匠氏之工也

玉札丹砂赤箭青芝

玉札丹砂赤箭青芝

玉札丹砂赤箭青芝

玉札丹砂赤箭青芝

玉札丹砂赤箭青芝

玉札丹砂赤箭青芝

玉札丹砂赤箭青芝

玉札丹砂赤箭青芝

玉札丹砂赤箭青芝

玉札丹砂赤箭青芝

玉札丹砂赤箭青芝

玉札丹砂赤箭青芝

玉札丹砂赤箭青芝

玉札丹砂赤箭青芝

玉札丹砂赤箭青芝

玉札丹砂赤箭青芝

玉札丹砂赤箭青芝

並善待用無遺者

醫師之良也

登明遷公

雅進巧拙行餘為奸卓犖

為

森後堆量長唯黑

森後堆量長唯黑

森後堆量長唯黑

森後堆量長唯黑

森後堆量長唯黑

森後堆量長唯黑

森後堆量長唯黑

森後堆量長唯黑

森後堆量長唯黑

森後堆量長唯黑

森後堆量長唯黑

森後堆量長唯黑

森後堆量長唯黑

森後堆量長唯黑

森後堆量長唯黑

森後堆量長唯黑

相之方也昔者

孟軻好辨孔道以明

蠟深天下

卒老於行荀卿守正大倫以辨

逃纒于楚

廢死蘭陵是二

廢死蘭陵是二

廢死蘭陵是二

廢死蘭陵是二

廢死蘭陵是二

廢死蘭陵是二

廢死蘭陵是二

廢死蘭陵是二

廢死蘭陵是二

廢死蘭陵是二

廢死蘭陵是二

廢死蘭陵是二

廢死蘭陵是二

廢死蘭陵是二

廢死蘭陵是二

廢死蘭陵是二

儒者吐辭為經

釋足為法絕類離倫優入聖域

其逼於世何如也

今先生學雖勤而不避其說言雖多而

不避其說言雖多而

不避其說言雖多而

不避其說言雖多而

不避其說言雖多而

不避其說言雖多而

不避其說言雖多而

不避其說言雖多而

不避其說言雖多而

不避其說言雖多而

不避其說言雖多而

不避其說言雖多而

不避其說言雖多而

不避其說言雖多而

不避其說言雖多而

不避其說言雖多而

不避其說言雖多而

不避其說言雖多而

馬從徒安坐而食

踵常塗之促役

窳穢編以盜竊

然而聖道不加

殊宰相不見斥

哉非奇數動而得身

哉非奇數動而得身

哉非奇數動而得身

哉非奇數動而得身

哉非奇數動而得身

哉非奇數動而得身

哉非奇數動而得身

哉非奇數動而得身

哉非奇數動而得身

哉非奇數動而得身

哉非奇數動而得身

哉非奇數動而得身

哉非奇數動而得身

哉非奇數動而得身

哉非奇數動而得身

哉非奇數動而得身

亦隨之枝間

置散乃分之宜

若夫商賈之有

業非

忘己量之所稱

指前人之規

指前人之規

指前人之規

指前人之規

指前人之規

指前人之規

指前人之規

指前人之規

指前人之規

指前人之規

指前人之規

指前人之規

指前人之規

指前人之規

指前人之規

指前人之規

是謂詰匠氏之不以

我

為

匠

師

以

易

陽

引

年

欲

進

籍

衣

衣

衣

衣

衣

衣

衣

衣

才改中書舍人

○初

憲宗時

平

奉命

御史中丞

裴度

使

諸

軍

按

視

及

還

且

言

賦

可

減

與

宰相

奏言淮西以三州

殘

軍

弱

不足

用

而

界

賊

州

縣

百

姓

習

戰

關

如

賊

深

淺

居

又言諸道兵

萬

萬

萬

萬

萬

萬

萬

萬

萬

萬

萬

萬

萬

萬

萬

萬

萬

萬

萬

萬

欲四道置兵

道

置

兵

道

置

兵

道

置

兵

道

置

兵

道

置

兵

道

置

兵

道

置

三萬畜力

伺

利

一

日

俱

覈

則

卷

首

尾

不

救

可

以

責

功

執

政

不

喜

元濟平遠

刑

刑

刑

刑

刑

刑

刑

刑

刑

刑

刑

刑

刑

刑

刑

刑

刑

刑

憲宗遣使者往鳳翔迎佛骨入禁中愈上表曰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始入中國上書未嘗有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纔十八年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梁齊梁陳元魏以下事佛漸盛年代尤促由此觀之佛不足信亦可如矣高祖受禪始議除之當時羣臣識見不遠不能深究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闡聖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常恨焉今陛下令僧徒迎佛骨於鳳翔御樓以觀詳入大內以又令諸寺造加供養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信向百姓微賤於佛豈合更惜身命以至老幼奔波棄其生業若不禁送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夫佛本夷狄之人經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口不通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况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以宮禁羣臣不言之非卿史不舉其失臣實恥之乞以此骨付之水火永絕根本對天下之靈絕前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為出於尋常為萬也表入帝大怒將欲以死裝度崔暉曰愈言許謬五教罪之誠宜然非內懷至忠安能及此願少寬假以表諫諍乃貶潮州刺史既至潮以表哀謝曰臣以狂妄陳佛骨事言涉不恭正名定罪萬死莫塞陛下恕臣狂直特函刑章以臣為潮州刺史既免刑誅又獲祿食聖恩寬大天地莫量破腦刺心豈足為謝臣所領州居蠻夷之地與魑魅同羣地且知反臣言者臣邊性愚陋人事多所不通惟酷好學劇文章未嘗一日暫廢實為時輩所見推許臣於當時之文亦未有過人者至於詢過陛下功德與詩書相表裏作為歌詩為之頌顯紀太山之封錄白玉之輝鋪張對天之宏休揚厲無前之偉績編於詩書之策而無愧措於天地之間而無虧雖使古人復生臣亦肯讓伏以皇唐受命有天下四海之內莫不臣妾南北東西各萬里自天寶宗以後政治少懈文教未優武廷不明孽臣竊據靈居基處搆毒自防外順內悖父死子代以祖以孫如古諸侯自擅其地不朝不貢

六七十平四聖傳序以至陛下陛下即位以來躬親聽斷旋乾轉坤關機闡雷厲風飛日月清照天戈所麾無不從順宜定樂章以告神明東巡泰山奏功皇天具著顯庸明示得意使承永萬年服我成烈當此之際所謂千載一時不可逢之嘉會而臣罪罪嬰鑿自拘海島戚戚嗟嗟日與死迫曾不得奏薄後於從官之內碌碌之間窮思舉精以瞻前邁伏惟陛下天地父母哀而憐之帝得表頌感悔欲復用之皇甫縛素忘念直即奏言愈終狂誕可且內移乃改表州刺史初愈至潮聞民疾苦皆曰惡漢有鱷魚上五分反食民害虛且盡民以是窮數日愈自往視之令其屬秦潛以一羊一豚投谿水而祝之曰昔先王既有天下烈山澤罔絕獨刃獨則前反以除虫蛇惡物為民物害者驅而出之四海之外及德薄不能遠有則江夏之間尚皆棄之以與蠻夷楚越况湖廣之間去京師萬里哉鱷魚之涵淹卯育於此亦固其所今天子嗣唐位神聖慈武四海之外六合之內皆撫而有之况萬逆所掩揚州之故地刺史縣令之所治出重賦以供天地官廟百神之祀之壞者哉鱷魚其不可與刺史雜處此土也刺史受天子之命守此土治此民而鱷魚睥然睥然反不安踰潭藪處食民害庶承應禱以肥其身以種其子孫與刺史拒爭為長雄刺史雖鴛弱亦安肯為之低首下心心斷也反現現下願反為吏民羞以偷活於此也鱷魚有知其穢刺史湖之州大海在其南漢東反鵬之大蝦蟇之細無不容歸以生以食鱷魚期發而夕至也今與鱷魚約盡三日其卒賊賴南徙于海以避天子之命吏三日不能至五日不能至七日不能至終不肯徙也是不刺史聽從其言也不然則是鱷魚冥頑不靈刺史雖有言不聞不知也夫傲天子之命吏不聽其言不使以避之冥頑不靈而為民物害者皆可殺刺史則選材技民操強弓毒矢以與鱷魚從事必盡殺乃止其無悔祝之夕暴風震雷起谿中數日水盡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潮無鱷魚患○素人以男女為隸選期不贖則沒入之愈至悉計虜得贖所沒歸之父母七百餘人因與約禁其為隸○召拜國子祭酒鎮州亂

殺田弘正而立王廷湊詔愈官攝既行眾皆危之元稹言韓愈可惜穆宗亦悔詔愈度事從宜無必入愈  
至廷湊嚴兵送之愈大聲曰天子以公為有裨帥材故賜以節豈意同賊反邪語未終士前奮曰先太師  
為國擊朱滔血衣猶在此軍何員乃以為賊乎愈曰以為爾不記先太師也若猶記之國善天寶以來安  
祿山史思明李希烈等有子若孫在乎亦有居官者乎眾曰無愈曰田公以魏博六州歸朝廷官中書令  
父子受襁即劉悟李祐皆大鎮此爾軍所共聞也眾曰弘正刻故此軍不安愈曰然爾曹亦害田公又殘  
其家矣復何道眾曰善廷湊慮眾變疾使去因曰今改廷湊何所為愈曰神策六軍將如牛元翼者  
為不之也但朝廷顧大體不可棄之公圖之何也廷湊曰即出之愈曰若爾則無事矣會元翼亦瀆圍出廷  
湊不追

石象若曰愈以片言挫王軍當時廷湊不即麾去則以動其眾使不為廷湊用命何止出一元翼哉夫  
非難解紛以勇為主勇者氣也氣之所積者厚未有不能動者燒佛骨使鯀魚此氣也夫黨猶藏也近  
則汚人店之中與英豪剛出大批流入於黨故鮮有完士獨愈則問矣始道任文之黨而任文不能擋  
之終遇牛李之黨而牛李不能誘之愈之氣得所養至繼孟軻楊雄者非斯人誰歟

愈歸帝大悅轉吏部侍郎時宰相李逢吉惡李紳欲逐之遂以愈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特詔不臺察而  
除紳中丞紳果劾奏愈愈以詔自解文刻紛然宰相以臺府不協遂罷愈為兵部侍郎而出紳江西觀察  
使紳見帝得留愈亦復為吏部侍郎長慶四年卒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諡曰文○愈性明銳不詭隨與  
人交終始不少變成就後進士往往知名經愈指授皆稱韓門弟子愈官顯稍謙道凡內外親若交友無  
後者為嫌道孤女而邨其家嫂鄭妻為服暮以報每言文章自漢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楊雄後作者不  
世出故愈深探本原卓然樹立成一家言其原道性原師說等數十篇皆真行闊深與孟軻楊雄相表裏

而後佑六經云至他文造端置辭要為不襲蹈前人者然惟愈為之沛然若百餘至其徒李翱李漢皇甫  
湜從而效之遠不及遠甚從愈游者若孟郊張籍亦皆自名於時

孟郊

孟郊字東野湖州武康人少隱嵩山性介少諧合愈一見為忘形交年五十得進士第調溧陽尉縣有投  
金瀕平履城林薄蒙醫下有儲水郊聞往坐水旁委四賦詩而曹者多廢後郊餘慶鎮興元奏為參謀  
張籍諡曰直叟先生郊為詩有理致最為愈所稱然思苦奇詭李觀亦論其詩曰高處在古無上平處下  
視二謝云

張籍

張籍字文昌和州烏江人第進士愈為國子博士恩水郡主客郎中當時有名士宗與存而愈賢重之  
籍性狷直謂古大反嘗責愈喜博學元代反格玉賦說文云行恭相塞故曰塞及為戲雜之說論議好勝人其排難老不能者若  
孟郊楊雄以垂世者愈最復答書曰吾子不以愈無似意欲推之納諸聖賢之域掃其邪穢增其所未高  
謂愈之賢有可以至於道者後其源道其所歸流其根將食其實此盛德之所辭讓况於愈者哉抑其中  
有宜殺者故不可遂已昔者聖人之作春秋之既深其文辭斐然猶不敢公傳道之口授弟子至於後世  
其書出焉其所以慮患之道微也今夫二氏之所宗而事之者下及公卿輔相吾豈敢昌言排之哉擇其  
可語者海之猶特與吾特具聲嗚嗚與公反禮也若遂成其書則見而怒之者必多矣必且以我為狂為惑其  
身之不能恤書於吾何有夫子聖人也而曰自吾得子路焉聲不入於耳其餘輔而相者周天下猶且絕  
糧於陳長於匡毀於叔孫奔走於齊魯宋衛之郊其道雖尊其窮亦至矣賴其徒相與守之卒有立於天  
下嚮使獨言之而獨書之其存也可冀乎今天二氏行乎中王也蓋六百年有餘矣其根固其流流漫

非所以朝令而夕革也。自文王沒，武王周公成康相與守之，禮樂皆在。及乎夫子，夫子未之有也。自夫子而達乎孟子，自孟子而達乎楊雄，亦未久也。然猶其勤若此，其困若此，而后能有所立，豈可易而為之哉。其為也易，則其傳也不遠。故余所以不敢也。然觀古人得其時行其道，則無所為書者，譬所為不行乎今而後世者也。今吾之得吾志，失吾志，未可知。則俟五六十為之未失也。天不欲使故人有知乎，則吾之命不可期。如使故人有知乎，非我其誰哉。其行遠其為書，其化今其傳，復必有在矣。吾子其何遠哉。或於吾所為，或前書謂吾與人論不能下氣，若好勝者，雖誠有之，抑非好己勝也。好己之道，勝也。非好己之道，勝也。己之道，乃夫子孟軻楊雄之道。傳者若不勝，則無所為道。吾道最遠，是名我夫子之言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則其與眾人辯也明矣。○籍為詩長於樂府，多學句，仕終國子司業。

皇甫湜

皇甫湜字持正，睦州新安人。擢進士第，裴度辟為判官，度修福先寺，將立碑求文於白居易，湜怒曰：近捨湜而遠取居易，請從此辭。度謂之，連即請，斗酒飲，醉提筆立就。度贈以車馬，繒練甚厚，湜大怒曰：自吾為顧况，次序未嘗許人，今碑字三千字，三練何還我，薄耶。度笑曰：不為之本也。從而酬之。

盧仝

盧仝居東都，因之洛邑，即河南也。由唐書都長安，故以河南為東都。愈為河南令，愛其詩，厚禮之。仝自號玉川子，嘗為月蝕詩以譏切元和，宋進黨愈稱其工，詩見唐文粹，文多致不解。時又有賈島，劉叉皆聲門弟子。

賈島

賈島字浪仙，初為浮屠，因郡及學島，佛僧也。愈因教其為文，遂去浮屠，舉進士。當其苦吟，雖達值公卿貴人，皆不知覺也。一日見京兆尹張籍，不避諱，京兆尹張籍，京作時。詰之，久乃得釋。會昌初，以普州參軍，遷司戶，未受命卒。

劉又

劉又亦一節士少政肆為使行因酒殺人亡命會赦出更折節讀書能為歌詩然恃故時所負不能悅仰  
貴人常穿履此也破衣爛愈接天下士失歸之作水柱曾車二詩出處全孟即在能面道人短長其履  
義則又彌縫若親屬然後以事語不能下賓客因持念舍數斤去曰此故墓中人得耳不若與劉君為壽  
愈不能止歸齊魯不知所終

贊曰唐與承五代則分王政不綱文與質窮此也但混并天下已定治荒窮盡討究儒術以先於

憲董釀涵浸殆百餘年其復文章稍可述至貞元元和間貞元德宗年號元和憲宗年號愈遂以六經之文為諸儒

倡障泥末流反刊刊各以權利偽以真然愈之才自視司馬遷揚雄至班固以下不論也當其所得粹

然一出於正刊落陳言橫當別驅汪洋大肆要之無私悟聖人者其道蓋自比孟軻以荀況楊雄為未

淳冥不信然至遺諫陳謀排難卸孤墻梯地後反末皇皇於仁義可謂篤道君子矣自晉迄隋佛老

顯行聖道不斷如帶踏儒倚天下正環助為怪神愈獨嘖然引聖爭四海之惑雖蒙誦此也治此也

也而復奮始若未之信卒大獲於時普孟軻拒楊墨去孔子才二百年愈排二家乃去千餘歲播衰反

正功與齊而力倍之所以過况楊雄為不少矣自愈沒其言大行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

蘇軾曰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垂季三軍之帥此豈象天地闢成履浩然而獨

存者乎蓋嘗論天人之辨以謂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偽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魚力可以得天

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故公之精誠能開衡山之雲而不能回憲宗之惑能馴鯉魚之暴而不能

弭皇甫鎛李逢吉之譖能信於南海之民廟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於朝廷之上蓋公之所能

者天也其所不能者人也



張柬曰或曰操賞罰嚴辱以毋臨下者莫不欲天下尼沮於其賞罰取舍於其榮辱及其勢常有所不行蓋有茲沮而人益羞愈沮而人愈慕若轉進之之於唐殆若此矣退之所自負與世之所用者德莫如直於藝莫如文章然以是取禍則逐山陽駭揚揚以文章招累則其文詞一世莫尚試於有司屢試而屢黜平生所述國家大事獨平淮西碑文然刊者未畢而唐者至矣是宜沮喪湮滅與時俱亡況然無所見於世矣然每斥而名益彰每沮而事益顯抑者之力不膠譽者之舌子獨不見夫千仞之水決而注之川乎大木被之大石捍之排以臣峻迫以高巖而後怒號噴吼聲振百里稱之者愈大則其聲也愈振故小過之則小鳴大塞之則大鳴何則復其勢惟不可止哉豈藉有助而益耶

錢徵

錢徵字蔚章中進士第進中書舍人憲宗嘗獨召徵從容言他學士皆高選宜預機密廣參次帝稱其長者是時內積財國後河運繁無名貢獻而五者不甚却徵懇陳之帝密戒後有獻毋入右銀堂門以避學士○拜禮部侍郎宰相段文昌以所善楊渾之學士李坤以周漢符是該徵求致第籍歸也徵不能如二人請自取楊版士蘇巢皆與徵厚文昌怒即奏徵叔士以私有語王起白居易覆試而然者過半遂逐江州刺史脫士等勒徵出文昌紳私書自直徵曰苟無愧於心女事辨證那教子弟焚書○初州有盜劫貢船攝史取省江恩少年二百人繫訊徵按其枉悉縱去數日舒州得真盜州有牛田錢百萬刺史以給宴飲饋餉者徵曰此農利之備可他用長命代貧民租入文宗立以史部尚書致任卒○徵與薛正倫魏弘簡善二人前允徵撫其孤至捨嫁成立任庶子時韓公武以賂結公卿遺徵錢二十萬不納或言非當路可無讓徵曰取之在義不在富時稱有公望

崔威字重易博州人元和初擢進士第又中宏辭為侍御史憲止特口風化動一時累遷決流觀察使日與賓客僚屬痛飲未嘗醒夜分輒決事裁制精明無一毫差吏得為神○入拜秘書監卒○威素有高世志遺語英邁游於南山來月吟嘯至感慨注下諸文中歌詩最善

### 韋表微

韋表微字子明蜀州龍泉人擢進士第授監察御史襄行不樂曰爵祿繁滋味也人皆欲之吾年五十抵鏡拍白反反冒游少年間取一班一級不見其味也將為松菊主人不愧齒淵明云○為翰林學士是時李紳等皆請去學士缺人人爭為丞相所善者表微獨薦韋處厚人服其公○進知制誥與處厚議增送學士後薦路隋處厚以諸父事表微因曰隋位崇入且處節右奈何答曰選德違賢初不許私也文宗立進戶部侍郎卒表微篤故舊雖厲下與攜手語笑無間無尤好春秋病諸儒執一藥走非紛然著三傳總例完會經起又以學者海師道不如聲樂曉工能尊其師者九經師授措故其達

### 高籍

高籍反字另全進中進士登辭科進中書舍人開成元年權知貢舉文宗目以題昂有司籍以籍上帝語侍臣曰此年文章卑弱今可上差勝於前鄭卓曰陛下矯革近制以正頽俗而籍乃能為陛下得人帝曰諸鎮表奏大浮華宜責堂書記以誠流宕李石曰古人因事為文今人以文害事懸弊抑末誠如聖訓即以籍為禮部侍郎開三歲頗得才實

### 馮宿

馮宿字洪之婺州東陽人父子華履範墓有靈芝白兔號孝馮家宿擢進士第歷工部刑部二侍郎修格後敕三十篇行於時○權東川節度使完城郭增兵械十餘萬浚水藪壞民廬舍結反宿隨材歸墟

一方便賴○疾革將斷重刑家人請宥之宿曰命修短天也撓法以求倖吾不敢卒諡曰懿治命薄其  
意以平生書納墓中

馮定

馮定字介夫儀觀與宿齊名人方漢二馮定太常少卿文宗嘗詔問元寬要則永毋參以雲格律於  
廷定部諸工立蘇周瑞敏若植帝異之問學士李廷珪以定對帝喜曰豈非能古章句者耶親謁定送  
客曲江詩召升殿賜禁中瑞錦詔悉舉著以上遵諫議大夫以左散騎常侍致仕十○初源寂使新羅  
其國人傳定黑水碑畫鶴記韋休符使西蕃所館寫定商山記於屏其名播戎夷如此

李虞仲

李虞仲字見之第進士宏辭遠太常博士建言諡者所以表德懲惡春秋褒貶法也茅土爵祿傳辱流  
放得音皆緣一時非以明示百代然而後之可以知其行者惟諡是觀古者將葬諡今近或二三年遠  
乃數十年然後請諡入後已久風績湮歇採諸傳文不可考修諱狀雖在言與事浮臣請凡得諡者前  
英一月請考功判太常定議其不請與請而過時者聽御使劾舉若善惡著而不請許考功察行諡之  
節行卓異雖無官及官卑者在所以闡詔可歷史部侍郎簡儉寡欲時望歸重車贈吏部尚書

李翱

李翱字習之後魏高書左僕射冲十世孫中進士第元和初翱為國子博士史館脩撰重情國子秘書  
監字絳籍昌書  
嘗謂史官紀事不得實乃建言大抵人之行非大善大惡暴於世者皆訪於人人不周知故取行狀  
諡諱照其為狀者皆故史門生苟言虛美溺于文而忘其理臣請指事裁功則賢不肖易見如言魏徵  
但記其諄諄語足以為忠烈不者願教考功太常史館勿受如此似可以傳信後世矣詔可○又條典

後太平大略曰陛下即位以來懷不廷臣誅畔賊刷五聖憤恥自古中興之盛無以加臣見聖德可不  
可及者若瀟青生口夏侯澄等四十七人為賊逼脅其父母妻子而賊之執陛下俘之賊不誅詔曰  
洪正道射殺賊欲歸者縱之澄等得生歸轉以相謂賊衆莫不懷盛德無肯拒戰劉恪所以能一音斬  
師道者以三軍皆苦賊而唯就陛下故不淹月成大功一也今歲關中麥不收陛下哀民之窮下明詔  
蠲賦十萬石群臣勸色百姓歡樂過狀故二也昔齊道魯以女樂李桓子受之君臣共觀三日不朝孔  
子行今雖弘獻女樂陛下不受道以歸之三也又然李宗奭妻女於彼庭以田宅賜沈遠師聖明寬恕  
儕比欣感臣愚不能盡識若他詔令一皆類此武德貞觀不難及太平可度掌而致臣聞定禍亂者去  
功也復制度興太平者文德也今陛下既以武功定海內若遂革弊事復高祖太宗舊制用忠正而不  
疑斥邪佞而不逼改稅法不斂錢而納布帛絕進獻寬百姓租賦厚邊兵以制蕃戎侵盜數引見待制  
官問以時事通望嚴之路此六者政之根本太平所以興陛下既已能行其難若何而不為其易者乎  
以陛下尊上程如不慮近習容悅之辭任骨鯁正直此古也反傾刺在官如金有日明中為與之修  
復故事以興大化可不勞而成也若一日不事臣恐大功之後遂樂易生進言者必曰天下既平矣陛  
下可以高枕自安矣如是則高祖太宗之制度不可以復制度不復則太平未可以至臣竊將陛下當  
可興之時而深謹未為也○遭禮部郎中性峭鯁峭七反論議無所屈任不得顯官佛誓無所發見宰相  
李道吉面片其過夫道吉說不從朝權即移病○朝始從韓愈為文章辭致渾厚見推當時有司亦訟  
曰文

高元裕

高元裕字景圭其先蓋渤海人若進士為右補闕敬宗視朝不時稍稍決事其中宜聖慈故大臣不得

進見元裕諫曰今而項勢乃重謂也樞密之推過宰相帝頗悟而不能有所檢制人皆危之俄拜授侍御史內供奉士始相賀○進御史中丞建言紀綱地官屬須選有不稱職者請罷之於是監察御史杜宣傲柳瑋在鄧侍御史魏中庸高弘簡並奪職故事三司監院官帶御史者號外臺得察風俗舉不法元和中憲李夷簡同請按察本道州縣後益不職元裕請監院御史隸本臺得專督察詔可進吏部尚書卒○元裕性勤約通經術敏於為吏君若有風采推重於時自侍講為中丞文宗雖其代元裕表言凡少逸才可任因以命之世榮其遠

封敕

封敕字頌夫冀州人元和中異進士第祿為宰相李德裕所器召為翰林學士敕屬辭瞻敏不為奇流語切而理臻武宗使作詔書悲遠將傷虎者曰傷告詞體痛在於躬帝善其如意賜以宮錦○劉稹平德裕以定策功進太尉時敕草其制曰謀胥不同言不他惑德裕喜能明其專任已以成功謂敕曰陸生恨文不達意如君此等語豈易得耶解所賜玉帶贈之進尚書右僕射卒

鄭薰

鄭薰字子溥第進士懿宗立累遷吏部侍郎時數大赦陪正議光祿大夫者得陰一子門施然於是宦人用階請於薰却之不肯叙知禮部舉引寒俊士頗多之既老號所居為隱岩時松於庭號七松處士

李景讓

李景讓字履己性方毅有守沈傳師觀察江西表以自副歷禮部侍郎母鄭治家嚴身訓勤諸子始貧是時治穡得積錢僅得命苦母曰士不勤而祿猶當其身况無妄而得哉何取亟使閉坎○景讓出為

浙西觀察使富始平許叔敬之單且謀愛母欲急泉譴召景讓廷責曰爾鎮撫方面而輕用刑一夫不  
聞並持上負天子亦使百歲母街羞泉下何面目見先大夫乎將觀其背先大將再拜請皆泣謝乃罷  
一軍遂定景讓家行脩治閨門唯謹○大中中進御史大夫蕭觀事勅免侍御史孫玉女監察御史蓋  
持以六成者雷朔為大夫三月許仲輔政景讓名素出仲右而宣宗擇宰相蓋萬群臣當選者以名內  
榜中稱憲宗神御嘗射取之而景讓名不得世謂陰大夫百自有他官相者謂之尊臺景讓愧絕反不  
以不能平先宰相自陳考深當代印拜西川節度使以病致仕或諫公廉潔亡素儲不為諸子謀保  
景讓笑曰兒曾詎能死乎還東都以太子少保分司平性獎士題拔孤仄如李蔚楊知退皆所推引始  
為左丞相仲安所誣酒語客曰有孝於家忠於國者欲此客肅然景讓起拜許仲白無宜於公清景  
寡欲門無雜賓元和後世大之有志望者以居里顯景讓宅東都樂和里世稱清德者號樂和季公

劉黃

劉黃字去華幽州昌平人客梁汴州明末秋能言古興亡事沈健於謀浩然有救世慮撰進士第元和  
後世權綱執逸神策中尉王宇登黃紙逆罪史二帝不能討天下憤之文宗即位思洗元和宿耻將剪  
落支黨方宦人搆兵借制海內號曰北司凶醜朋徒以連外有群臣內掣傳天子黃常弱疾太和二年  
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帝引諸儒百餘人於廷策曰朕聞古先哲王之治也玄默無為端拱司典陶  
甌心以居簡放日用於不事陛下以立本推誠而建中錄是天人通陰陽和俗躋仁毒物無疵癘盛德  
之所臻蔑乎其不可及三代今王質文迭救百氏滋熾風流寢微自漢以降足言蓋寡朕顧惟昧道祇  
荷丕構奉若謏訓不敢怠荒任將攝屬宵衣旰食詎道三五之遐軌庶紹祖宗之鴻緒而心有未達行  
有未孚由中及外開政斯廣是以人不率化氣或堙圯災早竟歲播植愆時凋靡罕蓄幾九年之儲史

道多端微三載之績京師諸夏之本也將以觀治而豪猾論按大學明教之源也期於變風而主徒情業列郡在乎領條而子禁或未絕百工在乎按度而淫巧或未息俗恬風靡積成蠹具擇官濟治也聽人以言則枝葉難辨御下以法則和格不形其卑財發號也生之寡而食之衆煩於今而解於治思所以究此弊暨致之治乎茲心浩然若涉淵水故前詔有司博延群彥仰政宿舊冀臻時雍于大夫皆識達古今志在康濟遠延待問副朕虛懷必當箴治之闕辨攻之疾明網條之致紊稽富庶之所惠何施萃於前莫何澤惠於下上何脩而治古可近何道而和氣克充推之本源著於條對至若獎晉輕重之權執補於治嚴尤敗定之策孰偏於時元凱之考課何先叔子之克平何務惟此龜鑑擇乎中庸斯在洽闕朕將親覽著對曰臣誠不佞有正國致君之術無位而不得行有犯顏敢諫之心無路而不得達懷爾聲抑思有時而發常欲與庶人議於道商賈諄於市得通上帝一悟主心雖被秋言之罪無所悔況逢陛下詢求過副咨訪嘉謀制詔中外舉直言極諫臣辱斯舉專承大問敢不愚意以言至於上所忌時所禁權幸所諱悉有司所與奪臣慮不識伏惟陛下少加優容不使聖時有諫言受戮者天下之幸也臣謹昧死以對伏以聖策有思古先之治念玄然之化將效通天也以濟俗和陰陽以照物見陛下處道之深也臣以為哲王之治其則不遠惟致之之道何如耳伏以聖策有孤倚玉構而不敢荒竄奉若謨訓而罔有怠忽見陛下憂勞之至也若夫任賢揚厲宵衣旰食宜懸左右之職佞進股肱之大臣若夫追蹤三五紹復祖宗宜繼前古之興亡明當代之成敗心有未達以下情蔽而不得上通行有未孚以上澤壅而不得下決放人之化在脩己以先之欲氣之和在達性以導之救災早在致精誠廣播殖在視食力國慶字畫本乎冗食尚繁大道多端本乎選用失當豪猾論檢由中外之法殊生徒情業由學成之官廢列郡干禁由設狂非人百工難巧則利復無以成以

發號之故見陛下教化之本也且進入以行則枝葉安有難辨乎陛下以禮則則格安有不形乎愈生  
寡而不幸可罷斥游惰念令頌而治鮮要察其行否博延群彥願陛下必納其言造廷待問則小臣安  
敢受亦曰以罪策有茂嗣求賢之旨審政辨疾之令見陛下咨訪之勤也遂小臣斥莽豪之志則弊革  
於前守令陛下康濟之心則惠敷於下邪正之道分而治古可近禮樂之方者而和氣克充至若虞吾  
之法非皇王之權嚴尤所陳無最上之策元凱之所先不若唐堯之考績叔子之所務不若虞舜之舜  
干且非大德之中庸上聖之龜鑑又何足為陛下道哉或有以繫安危之機兆存亡之變者臣請披肝  
膽而為陛下別白而重言之臣前所謂哲王之治其則不違者在陛下慎思之力行之始終不懈也而  
謹按春秋元者氣之始也春者歲之元也春秋以元加于歲以春加于王明王者當奉若天道以謹其  
始也又舉時以終歲舉月以終時春秋雖無事必書首月以存時明王者當承天之道以謹其終也王  
者動作終始必法於天者以其運行不息也陛下能謹其始又能謹其終而循之勤而行之剛執契  
而居簡無為而不宰廣立本之大業崇建中之盛德安寧三代循環之業百偽滋熾之漸乎臣故曰唯  
欽之之道何如身臣前所謂任時揚厲此言欽官衣吁食宜唯左右之儀使進股肱之大臣實以陛下  
憂勞之至也臣謂不宜憂而憂者國必衰宜憂而不憂者國必危陛下不以國家安危社稷存亡之策  
而降於清閒臣未知陛下以布衣之臣不足與定大計耶或為機之勤有所未至也不然何宜憂而不  
憂乎臣以為陛下所宜先憂者宮闈將變社稷將危天下將傾四海將亂此四者國家已然之兆故臣  
謂陛下宜先及之夫帝業艱難而成之不可容易而守之太祖肇其基高祖勤其績太宗定其業玄宗  
繼其明至於陛下二百餘載其間聖明相因擾亂繼作未有不用哲士近正人而能興者或一日不念  
則顛覆大器宗廟之祀為古為恨臣謹按春秋人君之道在惟元以居正昔董仲舒為漢武言之略矣



有未盡者臣得為陛下備論之夫無故不書即位所以正其始也終必書所終之地所以正其終也故

為君者可發必正言所履必正道所居必正位而近必正人春秋闕欽吳子餘祭第二十九年及闕欽

者下賤非上故不書其名譏賊遠賢士晚近刑人有不君之道伏惟陛下思祖宗開國之勤念春秋

燃故之誠明法度之端則發正言履正道杜篡弒之漸則居正位近正人遠刀鋸之殘親骨鯁之直輔

相得以專其任庶傳行以守其官奈何以衰近五六人總天下大政外專陛下之命內竊陛下之權威

隣朝廷勢傾海內群臣莫敢指其狀天子不得制其心禍胎蕭牆姦生惟陛下思曹第侯覽復生於今

日此宮闈將變也臣謹按春秋定公元年春王不言正月春秋以為先君不終正其終則後君不得正

其始故曰定無正也今忠賢無救心之寄閣寺專廢立之權陷先帝不得正其終致陛下不得正其始

況天子未止郊祀未脩將相之職不歸名器之宜不定此社稷將危也臣謹按春秋王札子殺召伯毛

伯宣十五年王札子殺召伯毛伯注稱殺者名兩下相殺之辭春秋之義兩下相殺不書此書者更其

專王命也夫天之可殺者在命君之可存者在今操其命而失之者是不君也侵其命而專之者是不

臣也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之所以將傾也臣謹按春秋晉趙盾以膏湯之兵入於晉宣十三年秋

晉趙盾冬歸於晉注言人法可知也書其歸者能遵君例之志以正其終春秋善之今威柄凌爽

而後之故曰歸當詳記之然猶列國書其歸者能遵君例之志以正其終春秋善之今威柄凌爽

典刑不歸天子征伐必自諸侯此存內之將亂也故樊噲排闥而雪涕東魯常車而抗解京房發憤以

殞身實或不顧而畢命此守陛下明知之矣臣謹按春秋晉狐射姑殺陽處父文公六年冬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書曰晉殺其大夫

也春秋之故曰殺宮書襄公殺之者以其君漏言也襄公不能因陰重之機處父所以及殘賊之禍故

春秋非之夫上漏其情則下不敢盡意上泄其事則下不敢盡言故傳有造膝說亂之文易有失身宮

成之戒今公知大臣非不欲為陛下言之慮陛下不能用也危而不用必泄其言臣下既言而不行必  
要其禍適足以緘直臣之口而重姦臣之威是以欲盡其言則有失身之懼欲盡其意則有害人之憂  
徘徊瞻咨以須陛下有感悟然後盡其言夫陛下何不聽朝之餘時御殿召當時賢相老臣訪持堯  
扶危之謀求定傾搖之術塞陰邪之路屏繁猥之臣則使凌迫脅之心復門戶掃除之役戒其所宜  
戒憂其所宜憂既不得治於前當於後不得正其始當正其終則可以度奉典謨充承玉璽終任贊  
之效無宵旰之憂矣臣前所謂追效三五紹復祖宗宜繼前古之興亡明當尊之戒嚴者臣聞堯禹之  
為君而天下大治者以能任九官四岳十二牧不失其舉不亂其業不侵其職居官咈其能左右唯其  
賢元凱在下雖微而必舉四凶在朝雖強而必誅考其安危明其取舍至於秦二世漢元成咸備稽國如  
唐虞致身如堯舜而終敗亡者以其不見安危之機不知取舍之道不任大臣不辨善人不親忠吏不  
遠讒佞也伏惟陛下容唐虞之可以興而景行於前緇秦漢之所以亡而戒懼於後陛下無謂廟堂無  
賢相康寧無賢士今綱紀未絕典刑猶在誰不欲致身為王臣致時為升平陛下何忽而不用邪又有  
居官非其能左右非其賢過如四凶詐如趙高妾如蔡順陛下何憚而不去邪神聖固有歸天命固有  
分祖宗固有靈忠臣固有心陛下其念之哉昔秦之亡也失於強暴漢之亡也失於微弱結恭則姦臣  
畏死而宮上微弱則強臣竊權而震主臣伏見徽宗不虞亡秦之禍不翦其萌伏惟陛下深悼亡漢之  
憂以杜其漸則祖宗之洪業可紹三五之遊機可避矣臣前所謂陛下心有所未達以下情塞而不能  
上通行有所未孚以上澤壅而不能下決且百姓有塗炭之苦陛下無由而知陛下有子惠之心百姓  
無由而信臣謹按春秋書梁亡註梁九年梁亡時不書其上下取之也注以自亡為之非此公之某河以惡其不書取者果自亡也以其惡虐  
昏而耳目塞上出惡政人為寇盜皆不知其所以然自取其滅亡也臣聞國君之所以尊者重其社稷

社稷之所以重者存其百姓也苟有姓不存則雖社稷不得固其重社稷不重則人君不得行其尊故  
治天下者不可不知百姓之情夫百姓者陛下之赤子陛下宜念之如保傅焉如乳哺焉  
如師之教導焉故人之於上也恭之如神明愛之如父母今或不然陛下親近貴倖分曹建芳補餘平  
史召致賓客同其貨賄假以聲勢大者號藩方小者為守牧居上無清惠之政而有繁繁上力取之  
宮居下無忠誠之節而有姦欺之罪故人之於上也畏之如豺狼惡之如鸞鵲今游內園窮處從流散  
飢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寒孤獨不得存老幼疾病不得養加以國權兵柄專於左右令臣擊鼓以  
國寵表更同歸而尋法究痛之聲上達於九天下入於九泉鬼神為之然怒陰陽為之惡錯君門萬重  
不得告訴士人無一歸化百姓無所歸命官氣人會盜賊並起土崩之勢憂在旦夕即不幸國之以病  
痛瘵之以凶荒神降災厲不得起於黍赤有黃巾不獨生於漢臣所以為陛下發憤扼腕痛心泣血也  
如此則百姓有塗炭之苦陛下何由而知之乎陛下有子惠之心而百姓安得而信之乎使陛下行有  
可承乎心存乎未達國其然也區區漢元帝即位之初更制七十餘事其心甚誠其稱甚美然紀綱日  
紊國非日衰致究日強終元日困蘇不能擇賢明而任之失其樞柄也自陛下即位憂勤凡庶屢降德  
音四海之內莫不抗首而長息自喜復生於死亡之中也伏惟陛下慎終如始以塞四方之望誠能揭  
國柄以歸于相持兵柄以歸於將去貪臣擊飲之政除姦吏因緣之官惟忠督是道惟正真是用內寵  
使歸無所遊為選清慎之官擇仁惠之長敏之以利照之以和教之以孝慈導之以德衣去耳目之塞  
通上下之情俾萬國惟康光庶蘇息則心無不達而行無不孚矣臣前所謂欲人之化在脩己以先之  
自關德以脩己教以事人脩之也則人不勸而自立導之也則人不教而率從君子欲政之必行也故  
以身先之欲人之從化也故以道御之今陛下先之以身而政未必行御之以道而人未必從化臣立教

之旨未盡其方邪大立教之方在乎君以明制之臣以忠行之君以知人為明臣以正時為忠知人則任賢而去邪正時則固本而守法賢不任則重善不足以勸善邪不去則嚴刑不足以禁非本不固則人流法不守則政散而欲教之必至化之必行不可得也陛下能斥姦邪而不私其左右舉賢正而不遺其疏遠則化決朝廷矣愛人而教本分職而奉法脩其身以及其人始於中而成於外則化行天下矣臣前所謂欲氣之和也在達其性以導之者富納人於仁壽也夫欲人之仁壽也在立制度脩教化夫制度立則財用省財用省則賦歛輕賦歛輕則人富矣教化脩則爭競息爭競息則刑罰清刑罰清則人安矣既富矣則仁義興焉既安矣則壽考至焉仁義之心感於下和平之氣應於上故災宮不作休祥荐臻四方底甯萬物咸遂矣臣前所謂救災早在乎致精誠者臣謹按春秋魯僖公一年之中三書不雨者以其八君有知人之志也文公三年之中一書不雨者以其八君無問人之心也故僖致誠而早不害物文無郵問而變則成災陛下有問人之志則無成災之憂臣前所謂廣播種在乎視食力者臣謹按春秋君人者必時視人之所勤人勤於力則功築罕人勤於財則貢賦少人勤於食則百事廢今財食與力皆勤矣願陛下廣百事之用以廣三時之務則播種不愆矣臣前所謂國慶罕當本乎兒食尚繁者臣謹按春秋臧孫辰告糴於齊莊二十八年冬大無麥禾臧孫辰告糴于齊注臧孫辰魯春秋譏其無九年之蓄一年不登而有姓餓臣願斥游惰之人以篤耕種者不急之費以時祭元則慶當不乏矣臣前所謂吏道多端本乎選用失當者錄國家取人不盡其材任人不明其要故也今陛下之用人也求其聲而不求其實故人之趨進也務其末而不務其本臣願嚴考課之實定遠序之制則多端之吏息矣臣前所謂豪猾按繇中外之法殊者以其官禁不一也臣謹按春秋齊桓公盟諸侯不以日而葵丘之盟特以日者魯僖公九年九月凡依諸侯盟於葵丘傳齊侯盟諸侯曰凡美其能宜

明天子之禁奉王官之法故春秋備而書之然則官者五帝三王之所建也法者高祖太宗之所制也法宜畫一官宜正名今又分外官中官之員立南司北司之局或犯禁於南則亡命於北或正刑於外則破律於中法出多門人無所措兵農勢異而中外法殊也臣聞古者因井田以制軍賦問農事以脩武備提封約卒乘之數命將在公卿之列故兵農一致而文武同方以保天邦家武道亂略太宗置府兵蓋省軍衛文武參掌則威則縶弓力穡有事則釋耒荷戈所以脩復古制不廢舊物今則不然夏官不知兵籍止於奉朝請才廿六軍不主武事止於養階黜軍容中官之政或律附內臣之職首一戴武弁疾文吏如仇雖足一踏軍門視農夫如草芥謀不足以翦除姦兇而詐足以抑揚威福勇不足以鎮衛社稷而暴足以侵害閭里竊繼藩臣干陵軍輔縶裂王庶汨亂朝經張武夫之威上以制君父假天子之命下以御英豪有蕪蕪觀蒙之心無伏節死難之誼豈先王經文緯武之旨邪臣聞陛下前文武之道自兵農之功正青賤之名一中外之法運軍衛之職脩省署之官近崇貞觀之風遠復成周之制自邦畿以形下國培天子而過諸侯可以制猶姦之強無端檢之患矣臣前所謂生徒惰業學校之官廢蓋國家貴其社職其能先其事後其行故庶官之通經之學諸生無脩業之心矣臣前所謂列郡千畧蘇授任非人者臣以為刺史之任治亂之根本繫焉朝廷之法制在焉據可以禦豪強恩可以惠孤寡彊可以御姦寇攻可以移風俗其將帥曾更戰陣及功臣子弟請隨宜酬賞苟無治人之術者不當任此官即絕干禁之患矣臣前所謂百工淫巧絲制度不立者臣請以官位祿秩制其器用車服禁以金銀珠玉錦繡雕鏤不著於私室則無蕩心之巧矣臣前所謂辨枝葉者蘇考言以詢行也臣前所謂形於社格者蘇道德而齊禮也臣前所謂念生寡而食眾可罷斥惰游者已備於前矣臣前所謂今煩而治鮮者蘇其行否臣聞說今者治國之具也君當而出之臣奉而行之或虧益止留罪

在不數今陛下令頓而治鮮得非持之者有可蔽欺乎臣前謂博延羣賢願陛下必納其言造廷待問  
時小臣其敢愛死者昔昆錯為漢削諸侯非不知禍之將至忠臣之心壯夫之節苟利社稷死而無悔  
馬臣非不知言發而禍應身行而身得音益益痛社稷之危哀生人之悔豈忍姑息時忌竊陛下命之  
寵先肯龍遠死而啓周韓非死而啓漢陳蕃死而啓魏今臣之來也有司或不取薦臣之言陛下又無  
以察臣之心退必戮於權臣之手臣幸得從回子游於地下國臣之願也而不知殺臣者臣死之後將  
孰為啓之哉至如人主之開政教之病前日之篡臣既言之矣若乃流下上之患脩近古之治而欲和  
平者在陛下行之而已然上之所陳者實以臣親承聖問敢不條對雖臣之愚以為未及教化之大端  
皇王之道道伏惟陛下事天地以教人恭奉宗廟以教人孝養高年以教人悌長字百姓以教人慈幼  
調元氣以煦育扇太和以仁壽可以道遠無為垂拱成化至若念閭閻之道在擇宰相以任之使權造  
化之柄念保定之功在擇將帥以任之使脩闕外之齊念百度之末正在擇庶官而任之使專職業之  
守念百姓之怒痛在擇良吏以任之使明忠養之術自然言足以為天下教動足以為天下法仁足以  
勸善義足以禁非又何必宵衣旰食勞神惕慮然後致治哉是時策官馮宿等見著對嗟伏以為過  
古兒童而畏中宮蹇蹇不敢取士人請其辭至感慨流涕者諫官御史交章論其直於時被選者二十  
有三人所言皆冗叔常格反類得優調李郢曰柳為反責違我留吾願其厚邪乃上疏曰陛下御正殿  
乘直書使人得自書臣才志懦者不能隨今古是非使陛下聞未聞之言行未行之事忽忽內思愧羞  
神明今者所對敢空聽盡言至皇王之威敗陛下所以防閑時政之安危不私所料又引春秋為據魏  
漢以來無與首比有司以言涉訐忤不敢聞自詔書下萬口藉藉致其誠疑至於垂法胡首指切左右  
吳近臣街起變與非常朝野恟息誠恐忠良道窮網紀遂絕幸漢之亂復興於今以陛下仁聖近臣故

無害忠良之謀以宗廟威嚴庶司故無違欺士之禍指事取驗何懼直言且陛下以直言召天下士者以直言副陛下所問雖許必容雖適當製書于史筆千古光明使萬有一首不幸死天下必曰陛下陰殺諫直結縛海內忠義之士皆憚誅莫人心一搖無以自解况臣所對不及首違甚內懷愧恥自謂費良奈人古何乞回臣所授以旌首直臣逃苟且之斯朝有公上之路陛下免天下之疑顧不美哉帝不納首對後七年有甘露之難令狐楚牛僧孺蕭度山西東西道皆表首善唐授秘書郎以師禮禮之而宦人譚季華以罪貶柳州司戶卒○始帝恭儉求治志除山人然儒而不虐臣下畏禍不敢言故首對杜陳音裏公殺陽處父以戒帝又引關戾吳子陰贊帝次復與宋申錫謀守澄不克李訓任軍相以謀敗皆為中官夷其宗而宦者益橫帝以憂薨及昭宗誅韓全海等羅袁上言貴富大和時宦官始熾回直言策請奪爵土復掃除之役遂羅羅連身叱異主使資策早用則杜漸防萌逆節可消富遠反聖世耶今天地反正枉魄憤尚反有反望於陛下帝感悟首左讓讓大夫

贊曰漢武帝三策董仲舒仲舒對陳元人大概暖而不切也者與諸儒借進猶波切宦官蓋亦大此直矣帝漏言而身誦語於廷何邪其後宋申錫以謀泄貶李訓以計不滅死宦者遂強可不戒哉意首之賢當先以忠結上後為帝謀天下所以安危者庶幾其奸忠邪對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十六

列傳

李訓

李訓字子垂始名仲言字子訓故宰相李揆族孫質狀魁梧敏於辯論多夫言自標置擢進士第從父  
逢吉為宰相以仲言陰險善謀事厚誣之鄭注佐昭義府仲言慨然曰當世操權力者皆詭誕側首吾  
關注好士有中助可與共事因往見注注喜介之謁王守澄守澄即以注術仲言經義并薦於帝仲言  
持說辨或謂可聽善鈞搆人主意又以身儒者海內望族既見識擢志望不淺始宋中錫謀誅守澄不  
克死宦尹益橫帝愈憤恥而憲祖之弑罪人未得欲夷絕其類顧在位臣持祿取安無仗節死難者注  
陰知帝指屢建密計引仲言叶力帝外北請勸又言以守澄進款與之謀則其黨不疑仲言尚哀廢帝  
使衣戎服號王山人與注出入禁中高元裕等共劾仲言愴人上士廉反說也俊利天下共知不宜  
在左右帝不聽仲言數進講至闕寺必感憤申重以激帝心帝見其言縱橫謂果可任遂不疑而待遇  
莫與比因改名訓進和制踏居申倚重實行宰相事宜人陸弘志等皆賜死元和逆黨熾盡訓本扶奇  
進及大權在已銳意去惡故與帝言天下事無不如所欲挾注相朋比務報恩復讎素忌李德裕宗閔  
之寵乃因楊虛脚微指為黨人書所忌者悉陷黨中遷貶無闕日班列幾空中外震畏不逾月以禮却  
侍即同門下平章事訓起流人一歲至宰相謂遭時其志可行欲先誅宦豎乃復河湟獲夷狄歸河朔  
諸鎮意果而謀淺天子以為然賞眷旁午為每進見他宰相備位天子傾意宦官衛兵皆懼憚  
進拜謂天子險怪士微取富貴皆恐以為資訓時時進賢才俾望以悅士心人皆惑之始注先顧  
訓藉以進及誓相謂相權相權爭功不兩立然方事未集乃出注使鎮鳳翔外為勅援內實猶克待逆



且殺之擢所厚喜分總兵柄陰許王璠行郭行餘多募士及金吾臺府卒母以為用十一月帝御紫宸

殿韓約奏甘露降金吾左仗樹訓元與奏甘露近在禁中陛下宜親往以承天社許之即華如含元殿詔

宰相率臣往視還訓奏言非甘露帝顧中尉仇士良原志弘奇險之訓因欲閉止諸宦人使無逸者宦人

至仗所約洗汗不能舉首會風動無藩見執兵者士良手驚走出曰李訓反士良遣神策使劉泰倫率衛

士捕訓黨千餘人斬四方館流血成渠宦豎知訓事連天子相與怒噴帝懼偽不語諸宦人得肆志殺戮

元與涯皆為兵所執帝逼宦官於是下詔暴訓涯等罪訓今鳳翔為監張日反如將所執械而東訓恐

為宦人酷辱訴監者曰律我者有賞不如持首去乃斬之傳其首餘黨悉禽而宦豎益熾帝未以制居常

怠忽不擇每游魚雜倡樂雜者未嘗歡顏謀不展往往瞋目獨眺或徘徊賦詩以見情自是感疾至至棄天下去

至棄天下去 皇注八關十六子李注

鄭注絳州人以方技游江湖開元和末至襄陽依節度使李勉為慙者黃金餅之沒親過署衙推從至

徐州稍參處軍政注多藝能誦陰狡古反狡捕也德探人度隱輒中所欲為想毒事未嘗不用扶邪市權

舉卑惠之監軍王守澄自慙慙曰黑披奇士也將軍試與語既生機辯橫生獨得其意守澄恨相見晚即

署巡官守澄入總樞密與俱至京師日夜為守澄計謀因陰通路道初士職巧者附離後要官貴人亦趨

往既陷宋甲鈞將帥側目文宗暴壯守澄復為注儀進御史大夫注資貪嘗既藉權寵專營官射利皆積

鉅萬不知止起第善和里飛廉複壁聚方鎮將吏以煇聲煇李訓既注進於是兩人權震天下日日謀

論帝相偕和謀鉅勇中官自謂功在甚刻帝惑之乘是進退士大大撓執朝法執於反也皆不肯濟亂以

為地張富集眾其必亂○帝聞富人術以榷茶對其法欲置茶官籍民園而給其直工目樹則利焉  
之官帝始詔王涯為榷茶使又言秦隴災當興役以賑之帝嘗詠杜甫曲江辭有宮殿千門語意天寶時  
珠江有觀榷宮室闕注言乃詔兩神策治曲江昆明作紫雲樓家宴詔公卿得列舍洗上儀檢校尚書  
左僕射麻玘節度使舊制節度使受命戎服詣兵部謁注請復之先是守澄死葬渚水注奏言願身護喪  
以厚官者臨送欲以鎮兵忠命誅之詔畏注專其功乃先五日舉事注率五百騎至闕誅賊乃還范軍張  
仲清訪注計事斬其首共皆潰去某注首喪其家注既前箇生所服帶上褚中藥化為魂數萬飛去

五注

王涯字廣津太原人博學工屬文程進士又舉宏辭宗子知制誥再為翰林學士涯文有雅思承貞元  
和問成宗訓誥溫慶多所兼定文宗初任同平章事合度支鹽鐵為一使兼領之乃奉崇崇歲榷酒錢以  
悅眾始變茶法益其稅以濟用度下益困而郵注亦議榷茶天子命涯為使心知不可不敢事李訓敗乃  
及禍初民怨茶葉苛急涯既誅皆奪詔營抵以瓦礫○涯動舉詳善性嗜儉居常書史自怡而家書多與  
秘府傳文宗惡俗侈靡詔涯徵革涯條上其制凡衣服室宇使器如古者威督不便誇訕然議遂格然  
涯年七十嗜權固位佾合訓等不能累去就以至履宗涯女為寶劍妾以痼病免家人給告涯當赴思夢  
涯自投首告曰朕成矣惟若存戒時無忘我女驚號墮地乃以實告

互註置榷茶使從民茶樹於官場其斃捕天下大怨注自時稱龍虎持政時

賈鍊

賈鍊字子美河南人舉進士高第聲稱籍甚又策賢良方正應禮部侍郎凡三典貢舉得士七十五人少  
名卿宰相○太和中文宗拜同平章事時劉蕡以時良方正對策指中人為禍亂根本而鍊與為宿宰為

考官畏避不敢閱卷懼其禍錄本中立不肯身犯顏排最侍以及錄與王注皆不知謀人寃之  
前死者步云君可休矣錄卷而  
登指殿後步曰事已爾可何

### 舒元與

舒元與婺州人始學即嘗悟元和中舉進士見有司鈎校苛切既試尚書雖水炭焰冷皆人自秤更  
一備名乃得入列林因席坐廳下因上書言古貢士未有輕於此者且宰相公卿繇此出夫宰相公卿非  
賢不在選而有司以款人待之誠非所以下賢意羅林遮裁疑其姦又非所以求忠直也詩賦微蕪斷難  
經傳非所以觀人文化成也臣恐賢者遠辱自引去而不肖者為陛下用也今貢珠貝金玉有司承以柴  
筍皮幣何輕賢者重金玉邪又言取士不宜限數今有司多者三十少止二十假令歲有百元凱而曰吾  
格取二十謂未嘗可乎哉有才德曉數人而曰必取二十舉進者乃過半謂令格可乎○俄擢高第調  
鄆尉鄆侯有能名是度表堂與元書記文徽最健一時推許拜監察御史劾按深宮無所縱再遷刑部員  
外郎○元與自員才有過人者銳進取大和中擢憲文閣下不得報上書自言馬周張嘉貞代人作奏  
起逆旅平為名臣今臣備位於朝自陳文章凡五時朔不一報竊自謂才不後周嘉貞而無因入又不露  
所蘊是終無振發時也漢主父偃檢樂嚴安以布衣上書朝奏召而臣所上八萬言其文銀鍊精粹出  
入今古數千百年被劄到狀有可以輔教化者未始道拔犀之角擢象之齒蓋主父等可比哉盛時難逢  
竊自愛惜文字宗行書高其自激印出示宰相李宗閔以浮燥譏肆不可用○時李訓尤與元與善及訓用  
事再遷左司即中御史李同吉表知雜事因言輔政權知御史中丞會帝錄因元與奏辨明當兼刑部侍  
郎專附鄭注而忌舉繩違之月中拜同平章事詭謀謀其日與訓比敗天下事二人為之也然加禮舊  
臣外約人譽先時裴度今孤楚鄭草皆為當路所軋致聞感九反至是悉逐高秩元與為壯牛賦一篇時

稱其工  
德綱論試注下

贊曰李訓浮學謀鄭注斬小人王澤時皆舒元典度而輕選李天功實不殆矣李德裕嘗言天下有常勢北軍是也劉固王守澄以進此時出入北軍若以上意說諸將易如靡風而返以臺府抱關游徼抗中人以連情兵其元宜茂文宗與宰相李石李固言鄭畋稱訓重兵常性服人倫之教不如公等然天下奇才希及也德裕曰訓曾不得善徒隸尚才之云世以德裕言為然見李皇傳曰固將亡天與之亂人若訓等持腐棘支大廈之顛天下為寒心豎毛文宗僅然倚之成功卒為閹搗所乘天果承唐德哉

范祖禹曰文宗慎宦官之叔逆欲除其過當擇賢相而任之朝廷既清紀綱既正賞罰之柄出於人主執其元惡付之有司正典刑而已矣乃與訓注為詭論之計改用兵甲於陞滅之間是以一敗塗地社稷幾亡自古用小人以去小人未嘗不宮及國家者也

李德裕

李德裕字文饒吉甫子也少力於學既冠車榮有人節此不喜與諸生試有司以蔭補校書郎謬宗即位擢翰林學士凡號令大典冊皆更其手數召見各舉優劣○未幾授御史中丞始吉甫相志宗牛僧儒李德裕對直言策痛抵當路條失政吉甫訴於帝且泣有司皆得罪遂與為怨吉甫又為帝謀討兩河叛將李道古沮解其言功未既而吉甫卒裝度實繼之違言以讓不合乞去故追銜吉甫而怨度損德裕不得進至是聞帝詣庸誅度使與元稹相怨奪其宰相而已代之欲引僧伽益樹黨乃出德裕為浙西觀察使俄而僧伽入相由是牛李之憾結矣○初潤州承王闢清亂實易直領府庫李軍宜用空釋而下益倚德裕自儉約以留州財賜兵雜俸而勸故士無怨再拜刺賦物備極南方信機至雖父母屬疾子盡不致

養德裕擇長老可語者論以孝慈大倫憲羅相收不相棄之義使歸相晚教違約者竊真以法數年恩俗

大變又按番州非聖祠毀者十餘所據杜邑山房十四百舍冠蓋無可度藏度藏天子下詔褒揚○敬宗

立修用無度詔浙西上脂蓋稅具德裕德裕奏比年旱災物力未完今可須雖力營宗尚恐不遂願詔宰

相議何以俾臣不遺詔旨不之軍與不疾人不欲怨則前救後詔成可違承不報時罷進獻不問月而未

直使者足相接於道故德裕推一以諷他又詔重鑿燈籠幾千以復舊言太宗時使至涼州見名鷹諷李

大亮獻之大亮諫止賜詔嘉歎玄宗時使者抵江南捕鵝鵝翠鳥鵝子及汴州刺史倪若水言之即見

策納皇前詢織半臂造琵琶桿撥錄牙箭於益州益州蘇頌不奉詔帝不加罪大鵝鵝錄牙微物也二

三臣尚以勞人相德為言豈二祖有臣如此今猶無之蓋有臣者蔽而不聞非陛下拒不納也且立禱天

馬盤盤拘約文慈怪麗惟來與當御今廣用千匹臣可未諭昔漢文身衣弋第元帝罷輕服故仁德慈

儉至今稱之朝隱下進思二祖容納遠思漢家恭約裁賜節減則海隅蒼生畢受賜矣檢詔為傳○時帝昏荒

數游幸狎比羣小聽朝簡忽德裕上丹宸六歲夫逆疏而言親者危他遠而息忠者忤臣聞先朝嘗獻大

明賦以佩頰蒙嘉采今日盡節明主亦由是也其一曰宵衣旰食視朝希晚也其二曰正服諷服御非法也

三日罷厭諷飲求修珍也四曰納誨諷侮棄忠言也五曰辨邪諷任羣小也六曰防微諷偽游絳出也辭

皆明直婉切帝雖不能用其言猶執事處厚諱作詔厚謝其意○時亳州浮屠者說言水可愈疾號曰聖

水若飲病者不數近輩血人率多死德裕嚴勅津邏捕絕之且言昔禹有聖承宋齊有聖大皆奉妖祥吉

人所禁誦填塞以絕妄源從之○帝方急佛老禱福祈年杜景先上言其友周息元壽數百歲帝遣宦者

至浙西迎之德裕上疏曰道之高者真若廣成元人之聖者莫若軒轅孔子臣庶今所得者皆違怪之

士願止師保和之術則九廟慰悅矣○大和三年文召拜兵部侍郎裴度薦材謀宰相而李宗閔以中人

勅先東政且得君出德裕為郵清節度使引僧孺力罷度政事二怒相濟凡德裕所善悉逐之於是二

人權震天下實人牢不可破矣○踏年徒劍南西川蜀自南詔入寇民無聊生德裕至以非病矯革不能

刷一方壯乃建善邊樓按南道山川險要與蠻相入者圖之左西道與吐蕃接者圖之右其都落嚴寨鎮

鉅連通詳音曲折咸具乃召習邊事者與之指畫商訂凡屠之情偽盡知之又料擇伏瘴瘴瘴與州兵之

任戰者廢道猛虎什三四指說廣士無敢怒又請甲人於安定弓人河中弩人浙西解是蜀之器械皆奉

銳率戶二百取一人仗習戰發勿事緩則農急則戰謂之練邊子弟其精兵曰南燕保表保忠兩河某義

左右連弩騎士曰飛星擊奇鋒流雷雷聲突騎總十一軍蒸秋義城以刺大夏貢漢關之阻作禦侮誠

以控榮雄持角勢作奔連城以扼西山吐蕃復味關為益州刺史行都至味九折此從為州

治堂登以奪鑿險遠氏乃安毀屬下浮屠私廬數千以地予農蜀先主相亦有狽村其武制若

畜妻子自如德裕下令禁止蜀風大變於是二邊寧懼南詔請遣傳四千人若吐蕃雖州將悉

恒謀以城降德裕既得之即發兵以守且陳出師之利僧孺居中進其功進德謀於虜以信可德

裕終身以為恨

司馬光曰論多疑維州之取舍不能決平李之是非非臣以為德裕謀在唐則為向化在吐蕃不免為

叛臣德裕所言者利也僧孺所言者義也匹夫徇利而忘義猶恥之况天子乎以是觀之平李之是

非自可見矣

會監軍王踐言入朝盛言德恒謀死拒遠人向化意帝亦悔之即以兵部尚書召俄拜平章事連言朝廷

惟邪正二道止必去邪邪必宮正庶其解皆若可聽願當所取舍不無二者是違雖聖賢經營無難成功

○俄而宗閔罷代為中書侍郎後帝恭威風宮語言辭法始因王守澄以藥進帝步聞又屬李訓使待詔

帝欲授諫官德裕曰昔諸葛亮有言親賢臣遠小人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士後漢所以傾頹也今訓小人頃咎為暴天下不宜致左右帝曰人誰無過當容其改且違言當言之對曰聖賢則有改過若訓天資森非尚何能改帝語王涯別與官德裕握手止涯帝適見不憚訓注皆怒即復召宋開輔政拜德裕為興元節度使○武宗立召為同平章事既入謝即戒帝辨邪正專委任而後朝廷治臣嘗為先帝言之不見用夫正人既呼小人為邪小人亦謂正人為邪何以辨之請借物為喻松柏之為木孤生勁特無所因倚蘿蒿則不無弱不能立必附他木故正人一心事君無待於助邪人必更為黨以相蔽欺君人者以是辨之則無惑矣又謂治亂繫信任引齊桓公問管仲可以富霸者仲對琴瑟笙芋弋獵馳騁非道霸者唯知人不能舉舉不能任任而又雜以小人害霸也太玄德憲四宗嘗慕朝其始臨御自視若堯舜彼久則不及初陞下知其然乎始一委輔相故賢者得盡心久則小人並進違黨與亂視聽改上疑而不專政去宰相則不治矣在德宗最甚晚節宰相惟奉行詔書可與國事者李齊運裴延齡韋準牟等訖今謂之亂政夫輔相有欺罔不忠當亟免忠而材者屬任之政無他門天下要有不治先帝任人始皆罔容積蠱微以致誅貶誠使雖小過必知而改之君臣無猜則護邪不干其間矣又言開元初輔相率三考輒去雖姚崇宋璟不能逾至李林甫南象權乃十九年遂及禍敗是知亟選罷宰相使政在中言誠治本也○時帝數出遊暮夜乃還德裕上言人君勅法於日故出而視朝入而燕息惟深察古誼毋縱以夜○澤潞劉從諫死傳三世而滅有別五劉伯傳子從諫從諫其從子從諫留事以邀節度德裕曰澤潞內地非河朔比捨而不討無以示四方帝曰可勝乎對曰河朔撫而恃以唇齒也如今魏鎮不與則破矣夫三鎮世嗣列聖許之請使近臣明告以淫路命帥不得視三鎮今朕欲誅撫其各以兵會帝然之乃以李回持節論王元逵何弘敬皆聽命

乞祖曰自天寶以後河朔世為唐患憲宗雖得魏博而穆宗復失之是以朝廷惟事姑息幸其不叛斯可矣豈得而使之哉至於武宗不惟使三鎮不敢助逆又因為臂指之用由德裕可以告之者能服其心也楊雄曰御得其道則天下狂詐咸息使御失其道則天下狙詐或作故人主威制天下豈有不由一相者哉

始議用兵中外文章固氣德裕獨曰羸縮勝負兵家之常惟陛下憲宗先定不以小利鈍為浮議而極則有功矣有不利臣請以死塞責帝忿然曰有沮吾軍議者誅之羣論遂息自請教諸將令直取州勿攻縣故元遠等下邪詔磁而植氣索矣未幾郭誼持種者降策功拜大尉封趙國公德裕固嘗言唐與吐蕃惟七人尚父子儀乃不敗拜顯得封衛從之遂改衛國公○帝嘗從容謂宰相曰有人稱孔子其徒三千亦為黨信乎德裕曰昔劉向云孔子且顏回子貢更相稱譽不為朋黨焉樓與皋陶相相汲引不為此則無相心也臣嘗以共鯀懼兇與舜為難處堯朝共上權兜則為黨舜尚不為黨小人相與比周送為黨也賢人君子不然忠於國則同心聞於義則同志退而各行其己不可交以私趙宣子隨會繼而納驪司馬侯叔向比以事君不為黨也公孫弘每與汲黯詰問黯先發之弘推其後武帝所言皆聽黯弘雖是還然廷詰賢人少情機其布被為詐則先發後繼不為黨也太宗與房玄齡國事則曰非杜如晦莫能濟之及如晦在焉亦推玄齡之策則同心國不為黨也漢朱博陳咸相為腹心背公亮黨周福房植各以其黨相傾議論相軋軋反故明黨始於甘陵二部及是也謂之鈎黨雖受誅吳以王荆言之非不中也仲尼之徒唯行仁義今謀者欲以比之周兵臣未知所謂黨者為國乎為身乎誠為國邪隨會叔向汲黯房杜之道可行不必黨也今所謂黨者誣善蔽忠附下罔上晝夜合謀美官要選悉引其黨為之否則抑登以退仲尼之徒有是乎陛下以是察之則姦偽見矣○時韋弘備建官宰相不可取治錢穀德裕奏言



仲明於治國其語曰國之重器莫重於令令重君尊君尊國安治人之本莫要於令故曰虧令者死五令者死不行令者死留令者死不從令者死五者無故又曰令在上而論可否在下是主威下繫於人也夫和後風俗寢散令出於上非之在下此教不止無以治國臣備曰大臣者國家股肱萬姓所瞻仰明王所操擇也俾曰下極其上爵賤人圖柄臣則國家搖動而人不靜今弘賢為人所教而言是國柄臣者也且蕭望之漢名儒為御史大夫奏云歲首日月少光咎在臣等當帝以望之意輕丞相下有司詰問自觀中監察御史陳師合上言人之忠愚有限一人不可總數職太宗曰此彼離間我君臣斥之領外臣謂宰相有善謀隱惠則人人皆得上論至於制其職業人主之柄非小人所得于古者朝廷之事各守官業思不出位弘賢賊臣豈得以非可宜言妄觸天聽是輕宰相陛下應其奸邪計從黨人中不當過聽之德裕大憲欲朝廷尊臣下肅政出宰相深疾朋黨故感情切言之○又嘗請有事不如省官省官不知者吏能窮究官誠治本也乃請罷郡縣吏凡三千餘員衣冠去者皆怨○時天下已平數上疏乞散官而漢家言來惑犯上相又怨焉去位不許當國凡六年方用兵時決策制勝他相無與故威名獨重時○宣宗即位德裕奉冊本極殿帝退謂左右曰白行事逆我者非大尉邪每顧我毛髮為森豎且曰最為司徒同平章率荆南節度使使徙東都留守白敏中令狐綯崔鉉皆素仇大中元年黨人李咸序德裕廢事再貶潮州司馬明年貶為崖州司戶參軍明年卒年六十三德裕既沒見譽令狐綯曰公卒我仗得歸其綯給其子滿滿曰執政守其憾可乎既夕又夢綯懼曰衛公精爽可畏不吉禍將及白于帝行以喪還○德裕性孤峭用辭有風采善為文章雖至大位猶不去書其謀議履古為質素哀可喜帝以經綸天下自為武宗知而能任之言從計行是時王室衰中興先是擇令義敗於蔡絛取良敗於深皆盜軍臣人制其權將不得專進退諸道銳兵皆監軍取以自隨每督戰乘高建旗自表小不勝輒卷旗去大兵進以此雖是王師

所向多負主討回鶻洋路德裕建請詔書付軍司乃下監軍不得干自是魏令明壹將乃有功德裕在位雖遠書奏皆從容裁決沛然若無事時其處報捷悉帝一切令德裕作諸德裕辭帝曰學士不盡吾意伐劉琪也詔王元逵何弘敬曰勿為子孫之謀存儲車之勢魏車才車也左傳曰魏車相依車未登反元逵等情得實憲恐思效已而三州降賊遂平帝每稱魏博功則顧德裕道語詰其切於事而能代謀也三鎮奏事德裕引使者戒較為忠義指意丁寧使歸各為其帥道之故河朔晏成不致慢○帝既數討叛有功德裕處法於武不可戰即奏言奏由基古善射者柳葉雖百步中觀者四不如少息若弓盡矢銷前功皆棄陛下征伐無不得所欲願以兵為飛乃可保成功帝嘉納其言而居安邑里第有院號起草亭曰稽思每計天事則處其中生平所論者多行於世懿宗時詔追復德裕太子少保衛國公距其沒十年

互註顧柳進士科柳仲重定元和實錄同車無以所長為一世冠文藝

贊曰漢劉向論朋黨其言明切可謂流涕而主不悟古語亡者德裕復振向言指贊邪止再被逐從巢大禍嗟乎朋黨之興也殆哉根大主威奪者下陵蹙帝明者贊不肖而進逆必務勝而後人人引可私乘狐疑不斷之隙是引桀跖孔穎相關於前魏共反注言一魏之而以衆寡為勝負兵殺國不亡得子身為名宰相不能損可憎顯擒以仇魏加魏使比肩華成魏株華遠贊智格命而王室亦衰齊有未明哲然不蒸功烈光明佐武中興與魏安等矣

陳夷行

陳夷行字周道其先江左諸陳也世居潁川由進士舉南軍工部侍郎開成二年致遠同年會事仙都樂工尉遠璋授王府率右拾遺實洵直當街壽春縣署魏德以知故洵直道名夷行曰魏官當街正須論宰相得失彼職工安足言者然亦不可置不用帝命使魏允州長史以百餘醵洵直○帝嘗怪天寶政

事不善問姚崇宋瑛于時在否李瑛曰姚亡而宋麗瑛曰雖言古宗自朝未嘗不一不善而任李林甫權  
夷數十族不亦惑乎夷行曰陛下今亦宜戒以權屬人謂復曰夷行失言太宗善暴亂為仁善房重於  
十有六年任魏徵十有五年未嘗失道人主用善長先蓋洛周郭優一日多至龜為吏部尚書○武宗立  
復拜相進尚書左僕射夷行乃奏僕射始視事受四品官拜無著令比日左右丞吏部侍郎御史中丞皆  
為僕射拜階下謂之隔品致敬準禮皇太子見上臺履官履官先拜而後答以無二上著也僕射與四品  
官並列朝廷不容獨優且開元元年以左在僕射為左右丞相位次三公三公上曰各拜而僕射受之  
非是望故所司約三公上儀著定令詔可始某朝給職不決至夷行遂定以足為龜為河中節度使卒

李紳

李紳字公垂為人短小精悍於詩最有名時號短李元和雜補進士第授宗正為右善導翰林學士與李  
德裕元稹同時號三俊○敬宗立李逢吉惡之遷避身二州刺史實山多虎獲茶者病之治德弊  
在此反又發民逐射不能止紳至盡去之虎不為暴開成狂初為河南尹河南多惡少或見帽散衣擊大  
泊洲也毬戶官道車馬不敢前紳治則嚴密風遠去通軍武節處使大旱蝗不入境○武宗即位拜中書侍郎  
即同平章事唐位四年以足緩不任朝攝辭位以右僕射節度使淮南卒○紳以文筆節操見用而屢  
為怨仇所排却卒能自伸其才以名位終然所至務為威烈魂陽暴烈云

曹確

曹確字剛中河南人擢進士第拜兵部侍郎懿宗時以本官領單于軍確遣使備邊方重歸德法度時  
帝薄於德晚寵優人李可及者能新聲自度曲辭調橫京師始薄少年多慕之確為指揮確為殿衛將  
軍確曰太宗著令文武官六百四十三人謂唐主謂曰朕擬此待天下賢士工商雜流假使授檢校某官正

當厚給以財不可假與官與賢者比肩立同坐食也文宗欲以樂工尉遞轉為王府李當直固爭卒授  
光州長史今位將軍不可帝不聽確居位六年出為節度使徙河中卒始畢誠與確同宰相俱有雅望時  
謂曹舉云

### 李蔚

李蔚字茂林舉進士第擢累尚書右丞相上惑浮屠常飯浮屠禁中自為梵唄梵唄音反蔚上疏切諫引秋  
仁傑姚元崇辛實若所言數病時藝帝不聽但以虛禮褒答僖宗乾符初罷為東都留守後拜河東節度  
卒○姑蘇宗成安國祠珍履精絕咸通十四年詔迎佛骨感翔或言昔崇宗嘗為此儀晏駕帝曰使朕生  
見之死無恨四月至長安天子御安福樓迎拜至泣下七月帝崩

石敏若曰吳端之說聖賢孜孜力以道排闢如救水火昧者切笑謂聖賢私愛過計也曾不知人心  
無常異端入之則習與性或雖為世不可削佛來中國其始不過聖賢與天下指南遂至浸盛天下  
間奉日久殆如三綱五常不可須臾離也唐任佛者三帝代宗憲宗懿宗是也獨武宗奮然不顧不  
恤怨排器其像宅其虛葺其天下乾華千歲之奠於聖朝可謂不世之英主矣雖平藩鎮破朋黨其  
功未足比然未幾而愈惑者抑其入於人心者甚固人見佛之廢如焚書坑儒然振振不足其思復  
之則武宗又安能探人心於長久耶夫武宗以利勢至權行事止於如此况韓愈輩以匹夫空言而  
欲變之乎佛因天下不滅夷狄有國者為社稷所祥生靈獲替皆唯佛之聽也士大夫游談技藝發  
明因禮之遺言皆唯佛之宗也農苦耒耜以飯此徒兵冒矢石以衛匹夫兵農憔悴此獨膏腴蠲  
賜疏縹紫紛如執事者奈何不圖哉

贊曰人之惑怪神也甚哉若佛者特西域一槁人耳裸頭露足以乞食自資其身癯辱癯其俱反屏營山

絕行一極之苦本無束於人徒屬稍從之然其荒茫運靡夷幻變現善推不驗無實之事以鬼神  
死生實為一條據之不疑培嗜欲稟親屬大抵與耆老相出入至漢十四葉書入中國蹟夫生人之  
情以耳目不察為奇以不可知為神以物理之外為畏以變化無方為聖以生而死死復生回復債  
報款斃其間為或然以賤近貴遠為德殺得差殊幾希矣不可研詰華人之誦誕者又據莊周列禦  
寇之說佐其高層紫架騰直出其表以無上不可加為勝妄相夸騰而倡其風於是自天子遠庶人  
皆震動而祠奉之初宰相王縉以綠葉事德代宗於是始作內道場晝夜梵唄梵唄音聲其聲如雷禮懺戎大  
作孟蘭青觀宗像分供塔廟為賦臣嘻笑王縉曰王縉與元龜盛唐福業在應代宗信之七月望日  
具名以帝登然其備自中分瑞道佛利現吹鼓舞弄至憲宗世遂迎佛骨於鳳翔內之宮中韓愈  
走相屬去謂益者天生國也今人殺益為供設矣益者天竺國也今人殺益為供設矣至憲宗世遂迎佛骨於鳳翔內之宮中韓愈  
指言其弊帝怒密詔愈瀕死憲亦弗獲天年幸禍而禍無亦在乎趙宗不君精爽奪迷復蹈前車而覆  
之興哀無知之場焉底百鮮之齒齒音反以死自擔無有願藉涕涕拜伏雖事宗廟上帝無以進焉  
屬萬乘之責自等於古胡數千載而遂以身為狗嗚呼運疾祚殫天告之矣懿不三月而殂德之  
不競厥有來哉悲夫

李國言

李國言字仲樞根進士甲科進給事中俄遷吏部侍郎既領選按籍自擬免收寒素稅吏姦復文宗召為  
平章事摩臣請上殿號帝曰今治道猶勢摩臣之請謂何比州縣多不治信乎因稱詩曰濟濟多士文王  
以寡聞德宗時多闕官寡乏才耶國言曰用人之道隨所保任觀稱與否而升黜之無乏材矣帝曰宰相  
用人毋計親疏審易直為宰相未嘗用姻戚使己才不足任天下重自宜引去苟公舉雖親何嫌用所長  
耳帝不欲大臣有黨故語兩與之武宗立授右僕射宣宗初以太子太傅分司東都卒國言吃居乙反接

實事蹟零碎然每議論人主前乃史詳辭

李珣

李珣字待價幼孤事母以孝聞甫冠舉明經李絳見之曰日南珠瓊非庸人相明經碌碌非子所宜乃更  
舉進士高第擢進拾遺擢宗正卿位荒酒色即召李光顏于邠寧李愬于徐州期九月九日大宴羣臣珣與  
宇文鼎同進曰王者之舉為天下法不可不慎且光顏愬忠勞之臣方盛秋也邊如令討敵謀付儲事召  
之可也當以酒食之歡為厚耶○王播增茶稅十之五以佐用度珣上疏謂權變本濟軍興而稅茶自貞  
元以來十之方天下無寧忽厚斂以傷國體一不可若為人飲與鹽菜同資若重稅之售必高其敝先及  
貧下二不可山澤之產無數定程斤論稅以售多為利若償贖踰則市者稀其稅幾何三不可帝不納○  
為殿中侍御史宰相李處厚曰清廟之器豈擊搏才乎改除禮部員外郎始鄭注以醫進文宗一日語珣  
曰卿亦知有鄭注乎宜與之言珣曰臣知之森回人也帝愕然曰朕疾愈注力也注由是怨珣○關成中  
就揚嗣復得君引珣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李固言皆善三人者權中東居乃與鄭重陳義行等更持議  
一好惡相彰和朋黨益激矣○帝嘗自謂臨天下十四年雖未至治然視今日承平亦希矣珣曰為國者  
如治身及身康寧調適以自助如恃安而忽則疾生天下當無事思所闕禍亂可至哉○杜悰領度支有  
勞帝欲拜戶部尚書以問宰相陳夷行答曰忠權乎帝願陛下自斬珣曰祖宗倚宰相天下事皆先平章  
君臣相類所以致太平也苟用一吏處一事皆決於上將為用彼相哉陛下嘗謂臣曰實為直動我兄宰相  
相敬嚴五取三二取一彼宜勤我擇宰相不容勸我疑宰相帝曰易直此言殊可鄙帝又語貞元初政事  
識善珣曰德宗晚喜聚財方鎮以進奉帝恩吏得賦外求索此其敝也帝曰人君親所賦節所用可乎珣  
曰貞觀時房杜王魏為文皇帝謀國此耳帝頓首納武宗新聽政珣數稱無違為以勸時潯州劉從諫獻

大馬澹州劉約獻白鷹廷請部之以示四方○後遣河陽節度使罷橫賦宿逋百餘萬以吏部尚書呂珪去鎮而府庫十倍於初宣宗立俄為淮南節度使時江淮旱饑倉廩流民以軍羨儲穀半價與人平淮南之人叩關下願立碑刻其道愛云

贊曰天子待宰相以不疑是矣雖然於賢不肖當別白分明乃可與言治文宗無知人之明但以不疑者宰相是時善惡混淆故黨人成於下主聽亂於上主室之衰由此為之階劉向所云持不斷之慮者關雀託之門殆文宗為邪

崔珙

崔珙父珣生八子皆有才世以擬漢荀爽八龍珙為人有威重精文治以拔萃異善權領南節度使入對延英文宗訪治操後先珙封隋亮有理趣帝嘗嘆迂久宣宗立節度鳳翔平弟璵河中節度使璵子滂

崔滂

滂舉止秀峙時謂玉而冠者擢進士第累遷禮部員外郎當時士大夫以流品相尚推名德者為之首而滂與焉○子造有文而風致整峻世慕其為目曰釘座梨言座所珍也乾寧中昭宗同平章事諸崔自咸通後悉臺關鎮者數十人天下推士族之冠○始其曾王母長孫春秋高無齒祖母唐事姑孝每旦乳姑一日病呂長幼言吾無以報婦願後子孫皆若爾孝世謂崔世昌大有所本云

鄭肅

鄭肅字文敬以儒世家肅力於學有根柢第進士書判華拔擢太常少卿博士有疑議往咨必據經條答○胡晟二年文宗拜吏部侍郎兼太子賓客既而太子為讒所象廢斥有端肅因入見言天下大本不可輕動意致深切帝為動容然內寵于煇太子終以憂死武宗知太子無罪特因於讒而朝廷謂肅臨義不可

既有大臣如時翁五年拜平章事與李德裕協心輔政至宣宗時卒○子洎仕至州刺史洎子仁表家  
處有人如時翁居即宮以門闕之象自高曰天瑞有五色雲人瑞有鄭仁表

虛約字子和舉進南宮選給事中有大計必反覆有審駁奏無杜○拜華州刺史關輔驛馬疲耗鈞為  
市健馬率三歲一易自是無乏事○權嶺南節度使海道商舶始至異時帥府爭先往賤售其珍鈞一不  
取時稱累廉專以清淨治南方服其德不懲而化又除采金稅華蠻數十走關下請為鈞生立祠刻石頌  
德○後召為太子太師帝元日大饗會元殿鈞年八十升階如儀音吐鴻暢舉朝皆歎懿宗時歿任卒○  
鈞與人交始若淡薄既久乃益固所居官必有績大抵根仁恕至誠而施於事玩版不為鮮明位將相沒  
而無名

周鼎

周鼎字德升少孤事母孝及進士第入為集賢殿學士長史學辭廣高古文宗雅重之帝御紫宸殿與宰  
相語事之或子左右史咨質所宜堦最為天子耽曠味也俄知制誥○武宗即位出為義成節度使俄  
召拜門下平章事建言政宰相德裕重定元和實錄竄寄他事以廣父功凡人君尚不改史取必信也遂  
削新書○會吐蕃微弱以三州七關自歸帝詔宰相議河湟事堦對不容首罷為劍南東川節度使鄭顥  
言於帝曰世謂堦以直言相亦以直言免帝悟加拜尚書右僕射卒

裴休

裴休字公美孟州濟源人擢定嚴正書講經夜著書終年不出戶有饋鹿者休不食曰蔬食猶不足今一  
啖肉以後何以繼擢進士第為監察御史太和六年又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即奏言宰相論政上前



知印者次為時政記所論非一詳已詳略他議事有所缺史氏莫得詳請宰相人自為記合附史官詔可  
○太和後歲歲漕江淮米四十萬斛至渭河倉者纔十三舟職債最反債也吏乘為毒冒沒百端剽奪之  
法盡廢休詢於其弊乃命在所令長兼董漕能者請急者由江抵渭萬歲率願婚二十八萬休悉歸諸  
吏故巡院不得職使著新法十條又立稅率十二法人以為便居三年粟至渭倉者百二十萬斛無留  
壅時才疏設相閣居者取直因范商人他貨橫賦之道路苛擾休建言許收郵直毋擅賦商人又收山澤  
實治惠歸鹽鐵東致凡五歲罷為宣武軍節度卒○保不撤察行所治吏下畏信能文章書道媚備有體  
法為人極通進止蘇湖袁宗嘗曰休真儒者然嗜浮屠法講求其說當世嘲薄之而所好不衰

劉球 丁見

劉球字子玄華相仁燕五世孫第進士擢翰林學士宣宗初始復關隴裁處叢繁書詔夜數十羅捉筆滯  
成難皆允切○遂到部行即乃及受赦令可用者由武德記大中武德為元年號凡二千八百六十五事  
類以折之參以重輕號大中刑律號頌以關法家准具詳未幾召判度支○始球在翰宗帝素器運至是  
于詔選外無知者既發大京大京方大驚後請領帝現掌上爵謂球為朕擇一今日球跪曰某日良帝矣  
曰是日卿可遂相即評同平章事○嘗與崔慎由議帝前慎由請甄別流品球贊曰王夷甫相晉崇尚浮  
虛以流品卑致淪夷今日不循名責實使百吏各稱職而先流品未知所以致治也居位羊載卒○球  
以名節自持人議論處事不以趨于富乃止未嘗以言色得貴近

趙從

趙從字大略字北人晉昌中擢進士第成通家親進同平章事性仁悌不敢以資權自處始布衣時家無  
半斗與兄從同新以養進退官之富未嘗甘以財宦從顯還家易衣侍左右由布衣也既輔政他宰相及

百官皆詣第拜堂慶母懿宗諱日尊慈恩寺隱侍母以安與臨觀宰相方率百官拜恩於廷即回班候夫人起居緝紳以為榮

畢誠

畢誠字存之早孤夜燃薪讀書母卹其疲奪火使寐不肯息通經史工辭章性端慤不妄與人交舉進士書判拔萃連中召入翰林為學士嘗項擾河西宣宗嘗召訪邊事誠披覽古今條陳充狀甚悉帝悅曰吾將擇能帥者孰謂爾收在吾禁署卿為朕行乎誠唯唯即拜河西安撫使誠列軍遺吏懷諭羌人皆順向時戍兵苦調餼之誠募士置屯田歲收穀二十萬斛以省度支經費詔書嘉美懿宗立拜畢誠事

陸康

陸康字詳文晉族孫舉進士第進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康工屬辭敏速若注射然一時書命同僚自以為不及昭宗優遇之帝嘗作賦詔學士皆和獨康最先就○治舉進士時方遷幸而六月時出至是年甚著他學士戲曰造勝天也誠康進北其時○進同平章事故事自三省得宰相有尤畧號留為安資學士院未始有至康送光院錢五十萬以榮道司○進中書侍郎天復初昭宗帝密語韓偓曰偓陸康囊贊執忠於我偓曰康等皆宰相安有他賜朱全忠謀去朝廷衣冠貶康漢州司戶殺之白馬驛

鄭榮

進士

鄭榮字龜武及進士第補廬州刺史黃巢掠淮南榮移檄請無犯州境巢笑為歛兵州獨完僖宗嘉之賜緋魚袋滿去燕錢千緡蘇州康後他盜至終不犯鄭使若錢大順後昭宗王政徵榮每以詩譏託道中人有謂之天子前者昭宗意其所益未盡固有司上班簿道署其側曰可同平章事榮本善其語多俳諧故使落調世共號鄭五歌後雖至是省史走其家上謁榮笑曰諸君誤矣人皆不識字宰相亦不及我史

言不妄備開制詔下數曰萬一然笑殺天下人既視事宗成諸慶接首曰蘇漢道取後鄭五作宰相事可知矣國讓不聽立朝備然和無復故態自以不為人所瞻望致仕卒

朱朴

朱朴萊州襄陽人以三史舉乾寶初詔上書言當世事議遷都曰古王者不常厥居若觀天地與哀隨時制事關中隋蒙所都我實因之凡三百歲文物資貨奢侈備皆極焉臣觀山河林麓處多故都已或而衰難可興已江南土薄水淺人心澆浮不可以都河北土厚水深人心穩復復度不可以都唯襄陽憲惟中原人心賢良去秦咫尺而有上洛為之限承無夷狄侵軼之虞此建都之極選也不報○朴為人才強無他所能善方士許農士言朴有經濟才帝遂擢平章中以素無聞人大驚後數年○與朴官相者孫惟字龍光第進士性通簡不矯飾嘗曰士苟有行不以己長形短彼已清影放濁每對客奴重稱論鬼神諸前不之責曰若持恚心即自挽矣始家第堂柱生槐枝暮而茂而而係氣政

韓偓

韓偓字致光京兆人擢進士第遷中書舍人值當與崔胤定策謀對李述昭宗反正為功臣帝疾宦人驕橫欲去之偓曰天子威柄今散四方而若上下同心攝在權綱猶真天下可治宦人忠厚可任若微以恩倖使前其重養有不濟今食度支者乃八千人公私牽屬不減二萬雖誅六七巨魁未見有益適固其道心耳帝前膝曰此一事終始屬卿偓因薦御史大夫趙崇珪正雅重可以專繩中外帝和偓宗門生也欽其能讓偓曰二使相有功不如厚與金帛官爵使依政事今宰相不得專決事○初李繼昭等以功皆進同平章事時謂三使相○宰相李昭範母表品選位偓當草制上書俟變策而誌可也學士使馬從皓通偓吏章偓曰祝可斷謀不可草李茂貞入見帝曰命宰相而學士不草麻非反邪高茂貞負平詔誌

範遂相姚洸代羊存自是官更然其○帝反正勵精政事僅處可機審率與帝意合欲相者三四讓不敢  
當○初僱侍宴朱全忠屠臨陰宣事者皆去席僱不動曰侍宴無輒立二公將以我為知禮全忠怒僱  
薄己有僱僱善使僱有任亂亦與僱或駐濮州司馬帝涕曰我左右無人矣僱享其族南依王審知而卒  
石敏若曰朋黨之勳庸也甚矣朝廷之材朝以朋黨廢暮以朋黨誅其始也李訓以朋黨逐所不悅者  
其終也朱全忠以朋黨戮所不附者而白馬之禍猶慘然焉亦士大夫有以取之也方昭宗之出唐所  
恃以圖存者幾希矣譬如同舟而濟風激怒作宜一心叶力以求登于岸豈復論胡越之異哉數子於  
此時猶不悅朋黨之私力務以恩仇相軋路撤乃章保衡之黨也孔緯乃張洎之黨也韓僱乃崔胤之  
黨也劉崇智乃崔昭緯之黨也彼朱全忠者初皆不與焉非太原之假者全忠也而其意則在於取我  
且以貶張洎起鳳翔之伐者全忠也而其意則在於取我且以逐崔胤全忠也天下之變而為己利合  
天下之爭而為己資數子者不之覺也猶且嗜亡國爵祿之殘味立同異分彼我豈不為大哀哉  
昔日懿僱以來王道日失厥序廢尹奉朝賢人逸逃四方豪英各附所合而奮天子塊然所與者惟校  
慢庸奴乃彼郭橫流支已翹甯不殆哉觀廢林華不次而用捍豚腕拒羶牙其人朱反趣亡而已一轉  
復不能容况賢者乎

馬植

馬植字存之第進士開成初又為安南都護積吏事以文雅絢飾其政清淨不煩洞夷使安嘉慶諸首領  
皆來納款送子弟詣府請賦租約東以政最檢校左散騎常侍○初植兼集賢殿大學士被理楊收道與  
三院御史通不避朝長為賊僱其鴟錄辱之植怒奏言開元中麗正殿賜酒大學士張說以下十八人不  
知先舉者說以學士德行相先遂同舉酒令賊辱收請斥之宣字釋不問因着令三館學士不避行臺自

植始台制三院選臺以一人為朝長云

楊收

楊收字藏之世居馮翊七歲而孤母長孫親授經十三通大義善為文所賦輒就吳人號神童里人多造門觀賦詩至壓殿其藩收嘲之曰爾非羸角者奚用觸吾藩切當率類此○及壯博學強記至他藝無不通解洛陽耕得古鐘高尺餘考收扣之曰此姑洗角也既削古滑拭有刻在兩樂果然○嘗言琴通黃鐘姑洗無射三均音側出諸調由蕤蕤附淮未然時有安沈者沈世稱善琴且知音收問五絃外其二云何沈曰世謂周文武二王所加者收曰能為文王操乎沈即以黃鐘為宮而奏之以少商應大絃收曰止如子之言少商武絃也且文世安得武聲乎沈大驚因問樂意收曰樂亡久矣上古祀天地宗廟皆不用商周人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歌大蕤舞咸池以祀地祇大呂黃鐘之合陽聲之宮而雲門黃帝樂也咸池堯樂也不敢用黃鐘而以太簇次之然則祭天者函鐘為宮黃鐘為角太簇為徵姑洗為羽祭地者函鐘為宮太簇為角姑洗為徵南呂為羽訖不用商及二步商蓋則聲剛而少二聲下所以取其正哉其繁也漢祭天則用商而宗廟不用謂鬼神畏商之剛西京諸儒咸謂函鐘之說故其自受命郊祀宗廟樂唯用黃鐘一均章帝時太常丞鮑業始廢十二宮夫範宮以七聲為均均言韻也故無韻字猶言一韻聲也始以某律為宮某律為商某律為角某律為徵某律為羽某律少宮某律少徵亦曰變曰比一均成則五聲為之節按此說宮也考乃取律次之以示沈沈時七十餘以為未始聞而收未冠也○權進士杜棟奏著淮南推官補監察御史未幾凡假權監察御史兄弟同臺世學其友○懿宗時同平章事既貴稍自盛滿知政凡五年罷為宣歙觀察使又流驩州賜死

路巖

路巖字魯瞻越州人幼志敏過人及進士第(疑宗咸通初以兵部侍郎同平章事於是王政執解反  
宰相相得用事巖顧天子荒閑且以功委已乃過遊道嘗肆不法咸與韋保衡同當國二人勢動天下時  
目其黨為牛頭何旁言如鬼蛋惡可畏也既權倖則爭故與保衡還相惡巖罷巖為劍南西川節度永夔  
遠邊後巖力勸置定邊軍於邛州扼大度山治其關版墮丁子弟教擊刺使補屯籍由是西山八國  
來朝

盧攜

盧攜字子升推進士第進同平章事初王仙芝起河南攜表求救為招討使及賊不能制乃以王鐸鎮荆  
南攜不悅時黃巢已破廣州勢張甚表求天平節度使詔宰相百官議攜素厚高駢今力功乃

固不可棄携又欲激巢使戰而賊蹙及巢破江淮天下危懼人皆各攜始下詔以為巢天下節度詔下賊

已破潼關紅○是夜衝藥死巢入京師斬棺尸於長安市

贊曰盧攜之敗王鐸私高駢賊遂卷成錦而西易若舉毛可為朝無人焉唐將亡攜為之謀最宜天之  
假手於賊而殲其枯骨也錄

鄭畋

鄭畋字台文舉進士時年甚少為宣武推官宣宗時劉瞻為宰相薦畋翰林學士俄知制誥會討徐州賊  
龐勳書詔盼委畋恩不掩晷成文畋然無不切機要當時抄之信宗立拜右散騎常侍故事兩省轉對廷  
英獨常侍不與畋建言宜備顧問詔可遂著於令乾符六年黃巢之勢寔盛議書求天平節度使帝令群  
臣議或請假節以紓難而盧攜方倚高駢使立功乃曰駢才略無雙淮南天下勁兵又諸道之師方甚眾  
爾賊奈何捨之令四方解體耶畋曰不然巢之亂本於饑其眾以利合故能興江淮根莖天下國家久平

士志戰所在開壘不敢出如以恩釋罪使及嚴豐其下忠歸眾一辭即棄械上內耳今不伐以謀而怖以兵恐天下憂未艾也天子內亦屬駭乃然搗議曰安在屬玉等而公倚淮南用兵吾不知所親駕○明年為鳳翔龍節度使募銳兵五百號疾雷將境中盜不敢發發輒得會渠陷東都○遣戍兵京師以家財勞行莫自解衣給戰士帝出梁洋攻上勅帝勞曰公發振賊衝兵令待西向攻曰方艱虞時事有機不可中覆請便宜從事臣以死報國帝曰利社稷無不可攻還蒐士卒賻濟城隍俄而賊使至諸將皆欲附賊攻關論不可明日召監軍以逆順曉諸將乃聽命刺血以盟中和元年德賊將王璠并率眾三萬來攻攻使唐弘夫設伏以待璠內輕賊儒素縱步騎鼓而前攻以銳卒數千當賊疏陣而多旗幟乘高伐焚賊不測軍陣未整伏發眾皆日暮軍四面圍擊賊龍尾坡賊二萬級積尸數十里多獲輿仗璠遁去會璠子斬之賊動京師傳檄天聲下時王命不出劍門四方謂王宣徽不能位與及攻檄至遠近咸皆各悉兵思立功奔問行在巢大懼不敢西謀當此時徵攻天子幾殆帝聞捷曰攻儒者之勇乃爾進固空臨御袍屨帶賊平攻乃引疾去位矣○攻為人仁恕柔米如時玉與布衣交至責無少易患之難先諸軍破賊雖功不終而還相天子坐籌帷幄終能復國云

王鐸

王鐸字詔范會昌初武羅進士弟進禮部侍郎十二年造同平章事俄出為宣武節度僖宗初以左僕射召始鐸當國練制度智慮周密時論推充○中和二年德拜義成節度使鐸道行營都統移檄天下先是鐸將雖理賊莫肯先及鐸撤至魏全服然士氣皆起爭欲破賊故業戰數處官人曰今攻策賊必破欲功出于己乃搆鐸功于帝帝為檢校司徒以義成節度還也鐸功危就而謗見奪然卒因其勢困賊復數月復京司策勳居關東諸鎮第一

王徽

王徽字昭文京兆人第進士宣宗時拜右拾遺書二十餘上言無回忘公義浩然歸重進考功員外郎故事考簿以朱注上下為殿最歲久易漫吏輒竄為文徽始用墨迹絕妄欺○廣明元年傳同平章字是日黃巢入關僖宗西狩宵夜出微追帝不及為賊所執將汙以官不答以刃環脅卒不動守者懈乃奔河中○昭宗立授吏部尚書是時銓選失序吏群為姦補調重複不可檢微為手籍一驗實之遂無姦滯進石僕射卒○曾祖擇從昆弟四人曰易從朋從言從皆擢進士第至鳳閣舍人者三人故號鳳閣王氏自是訖大中時宣登進士者十八人位臺省收守三十餘人徽有雅望拜宰相一日而京師亂故其設施無可道者

張濟

張濟字禹川本河間人學縱橫術以捍圍干時○昭宗即位多言濟有方略善處大計乃見委信嘗問致治之要對曰在後兵兵強天下服矣天子由是甘心於武功○時朱全忠請舉兵誅李克用厚臣讓官言王室未寧雖得太原猶非所有濟固爭請討之帝乃決出師詔濟為河東招討使克用上書請罪即日詔罷濟濟將復用克用上言若朝以濟為相暮請以兵見乃止乾寧中宣全忠脅帝東遷濟問曰大事去矣全忠遣牙將殺之屠其家

贊曰唐之季嗣君暗庸天穢其德久矣穢人柄朝靡謀不乖如收鐸管社稷之才當大過之世為天下唱扶支王室幾致中興俄為孽豎亂宦所乘功業無所成就濟以亂止亂悖緣心悲夫

王處存

王處存京兆萬年人世籍神策軍累遷義武節度使黃巢陷京師處存不俟詔分麾下兵二千衝巢輿中



和二年授京城東面都統每痛國難未夷語報流涕軍中多處存義愈為之用素善李克用遣使十輩曉  
譬迎勸卒共平京師王鐸差與復功以王勣舉義為處存第一收城破賊克用為第一進平章事○處存  
臨事通便宜有大將風內撫民有恩痛折節下賢協穆太原以自助遠近同心歲時講兵與諸鎮抗無能  
侵軋者卒諡忠肅

贊曰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嫉其為中國之害也春秋之世楚滅陳鄭而卒復其祀聖人善之處存  
平黃巢定京師功冠諸將昭宗嘗有意都襄陽依趙魏以自全大抵唐室屏翰皆為未溫所剪覆過於  
走狄荆舒之為害也甚矣

### 王重榮

王重榮太原人以父任為列校殺武冠軍推河中牙將黃巢陷長安分兵略蒲河中節度使李都不能支  
乃表重榮為留後賊使健將朱溫攻重榮重榮感勵士眾大戰之朱溫舉同州降揚復光欲斬之重榮曰  
今招賊一切釋罪且溫武銳可用殺之不詳表為同華節度使有詔即副河中行營招討賜名全忠翼表  
二州怒自將兵壁梁田重榮憂之與復光計復光曰我世與李克用共憂患其人忠不顧難死義如己若  
乞師焉事義不濟乃遣使約連和克用帥師從之遂平巢復京師以功同平章事○孟方立為昭義節度  
使分昭義為兩節自此始

論曰許師知曹操王衍知石勒潘安知王敦張允齡知安祿山於天下無事時已料數人必叛蓋逆氣  
反相不迷智者之目重榮釋溫弗斬其粗材無識固不足得溫於冥冥然足知溫漸漬長而播紳間亦  
蔑有一指溫而議者唐之無人可見矣

贊曰以亂救亂跋扈者能之以亂不能救亂險賊者能之蓋救亂似霸然而似之耳故不足與共功觀

王重榮不甯信哉破黃巢佐李克用平京師若有為當世者俄而營私謀逼天子出奔雖賊朱玫作偽  
重王謂曰定王室重車之也身死部將雖叛亂而卒于亂重榮兩得之不段朱全忠而為全忠謀絕其  
嗣宜矣餘皆庸奴下材無所訾責云

### 楊行密

楊行密字化源廬州合肥人少與群兒戲常為戲憤戰陣年二十七入盜中刺史鄭元奇其貌原道  
而且富貴何為作賊縱之昭宗時為宣歙池觀察使徐儒童行密宣州凡五月不解行密軍不困卒破儒  
童即表田頔守宣城題居釣瓦長驅入揚州戰凡七年定八州生人將盡行密勞隱休息還吏緩勸所部其下遂  
安○乾寧二年宗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未幾朱瑋等來歸行密推赤心不疑皆以為將於是兵銳甚強  
天下○行密寬易善過下能得士死力始孫儒亂府庫祥空能約已省費不三年而軍富雄○帝因風翔  
再遣使督兵以為行密可抗全忠然兵至福州始言糧盡乃還全忠會帝庚遣行密和贖被病全忠亦知  
天子倚行密為重乃戕帝以炮人望行密聞之發喪不視事三日因是病篤卒

贊曰行密興賤微及得志仁如善御眾治身節儉無大過失可謂賢矣然所據淮楚士氣剽而不制此反  
也行密無霸材不能提兵為四方倡以興王室燕視朱溫劫天子而東謀窮意沮憤死贖下可為衣  
太息矣

### 高仁厚

高仁厚初事劍南西川節度使陳敬瑄善為營使黃巢陷京師天子出居成都敬瑄遣部將率兵戍興  
平叛敗兼軍賊號蜀兵為鴉兒每戰輒戒曰無與鴉兒闘敬瑄喜其兵可用益遣卒二千使仁厚將而東  
會韓秀昇亂岐中韓求及蜀州諸將不能定敬瑄召仁厚使督兵四討仁厚命諸將雙柁鼓而前賊降仁

厚運天子御操營軍授眉州刺史敬璋與仁厚謀曰季昇未擒公能破賊當以東川待公仁厚許之詔拜行軍司馬乃以銳兵瀕江伐木積水碍舟道買岸而陳使游軍逼賊不久戰夜以千卒持短刀徑營直薄營大而標之秀昇率舟兵救火仁厚遣人驚沒營舟皆沈眾懼多潰秀昇以降仁厚問狀對曰天子蒙塵反者何獨我仁厚權車送行在新於市

趙舉

趙舉陳州人世為忠武軍牙將舉資警健兒美時好為營陣行列自號令指顧羣兒無敢亂父叔二文見之曰是當大吾門稍長喜書學擊劍善射黃巢入長安所在盜興陳人指節度府請舉為刺史表於朝授之既視事會官屬計曰巢若不死長安必東出關陳其衝也乃培城疏塹置倉庫峙粟薪為守計舉敗巢東奔巢悉軍據灑水州人大恐舉令曰士貴建功立名節今雖累寡不敵男子當死地求生徒懼無益也且死國不愈生於賊乎吾家貧陳謀擊破賊以保陳異議者斬眾聽命引銳士出戰屢破賊中和五年宗擢封美軍節度使舉雖敗余宗權始賊略地數千里屠二十餘州唯陳權舉得全卒贈太尉

鍾傳

鍾傳洪州高安人以員版自業後為鎮南節度使又徙南平廣明後領州縣不郡實惟傳歲為士行盜飲酒雜率官屬臨觀資以榮幣故士不遠千里走傳府傳少射獵醉遇虎與虎鬥虎搏其肩而傳亦持虎不置會人斬虎然後免既責悔之戒諸子曰士處世尚智與謀勿效吾暴虎也乃畫搏虎狀以示子孫天祐三年卒

王潮

王潮字信臣光州人僖宗入蜀盜興江淮王緒對行全合覆盜取光州署潮為軍正緒取汀州自稱刺史

初以糧少約軍曰以老孺從者新浙與弟審知奉母當以行緒責潮曰吾聞軍行有法無不法之軍封曰人皆有母不聞有無母之人緒怒欲斬其母三子同辭曰事母猶事將軍也殺其母焉用其子緒赦之○時望氣者言軍中有暴興者行全縛緒以徇眾推行全為將軍辭曰潮請為主潮讓不克乃辱地刺劍也祝曰拜而劍三動者我以為主至審如劍躍於地眾以為神皆拜之審知讓潮自為副乃克漳泉下福州而建汀舉籍魏命遂盡有五州地昭宗假潮福建觀察使乃作四門義學遷流亡定賦歛運吏勸農人皆安之乾寧中竄福州為威武軍拜潮節度使卒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十七

忠義傳

序

夫有生所甚重者身也得輕用者忠與義也後身先義仁也身可殺名不可死志也大凡捐生以起義者宵豫期垂名不朽而為之雖一世成敗亦未必濟也要為重所與終始一操雖顏高公不吾壓也禹齊非固存商商不害亡而周以興兩人至餓死不肯屈卒之武王蒙難德而夷齊為得仁仲尼變色言之不敢少損焉故忠義者直天下之大闕歟查鐵逆鼎搏人而肆其毒然設一義士則四方鮮情故亂臣賊子絕然疑沮而不得逞何哉欲所以為彼者而為我也義在與在義亡與亡故王者常推而覆之所以砥礪生民而窒不軌也雖然非烈丈夫曷克為之彼委靡軟熟偷生自私者真畏人也哉

夏侯端

夏侯端壽州人高祖徵時與相友端遂數術嘗語高祖曰玉林搖帝坐不安晉得嚴真人將興安天下之亂者其在公平帝入京師擢端為河南道招慰使即傳檄州縣東薄海南提淮二十餘州遣使順附次煎州會毫汴二州已降王世克道塞無所歸計窮彷徨端謂眾曰我奉王命義無屈遂東走持節臥起歎曰平生不知死地乃在此會李公逸勒兵迎端時河南地悉入世克公逸感端之節亦固守世克遣人以吏部即綬召端端曰吾天子使爾汗賊官和即焚書及衣解卸毛懷之間道走體髮墮焦人不堪視端入謁帝憫之拜秘書監卒

劉感

劉感岐州人武德初以驍騎將軍戍涇州為薛仁果所圍執令感約城降感給諾至城下大呼曰賊大飢

亡在朝暮秦王數十萬眾且至勉之仁果怒執感埋半土中馳射之至死嘗益甚賊平高祖購得其尸祭以少牢

常達

常達陝西人從高祖征伐薛舉方強達敗其子仁果舉遣行士政約降而達不疑厚加撫接士政伺隙劫之并其眾歸賊舉指其妻謂達曰識皇后乎答曰彼嫗老嫗賊遇何所道仁果平帝見達勞曰君忠節政可求之古人以達事授史臣終隴西刺史

敬君弘

敬君弘絳州人以屯營兵守玄武門隱太子之死左右解散其車騎將軍馮立有材武歎曰生賴其靈死不兵難我無以見士大夫乃率兵攻玄武門殊死闘將士皆戰沒立顧其下曰足以報太子矣遂解兵走明日自歸伏地悲不自勝帝勞遣之立歸語人曰上赦吾罪吾當以死報○未幾突厥犯便橋立引數百騎與虜薄敗之咸陽帝喜授廣州都督前日牧守為蠻夷患故數叛立至不事家產衣食弗求羸常見貧泉曰此豈隱之所酌耶吾雖日沒庸易吾性哉遂劇飲去在職不三年有患度卒于官

李玄通

李玄通藍田人拜定州總管為黑闥所破愛其才欲以為將不聽囚之故吏有餉飲餽者玄通曰諸君見哀吾能一醉遂縱飲謂守者曰吾能劫舞可惜乃守士與之曲終仰天太息曰大丈夫操方面不能保所守尚何視息邪乃潰腹死

高叡

高叡京兆人舉明經聖曆初試默吸入寇叡力不能制即自經不得死為虜執見殺○子仲舒通故訓學

擢明經為相王府文學王所欽器開元初宋璟蘇頌當秉多咨訪焉時舍人崔琳練達政宜環等禮異之常語人曰古事問高仲舒時事問崔琳何復疑終右庶子

### 安金藏

安金藏京兆人在太常工籍睿宗為皇嗣少府監裴匪躬坐私謁殊死自是公卿不復見唯工優給使得進儀有詔皇嗣異謀者武后詔來俊臣問狀左右畏慘楚欲引服金藏大呼請剖心以明皇嗣不反引佩刀自刺腹中腸出被地眩而仆后聞大驚與數禁中命萬醫內腸被系社絃之社徒古反桑皮閱夕而蘇絃直一反絃也后臨視歎曰吾有子不能自明不如滴之忠也即詔停撤睿宗乃安○神龍初母喪葬南關口營石墳晝夜不息地本印燎脚反忽湧流盧之側李冬有華犬鹿相擾本道使盧懷慎上其事詔表闕于閤玄宗屬其事於史官爵代國公詔鏡其名於秦華二山碑以為榮紀警盧

### 王同皎

王同皎相州人陳附馬寬曾孫也陳亡徙河北長安中尚太子女桓彥範等誅二張遣同皎與李多祚即東宮迎太子神請至玄武門指授諸將太子曰上方不豫得無不可乎同皎曰將相毀家族以安社稷奈何欲內之鼎鑊乎太子能自出論之眾乃止太子猶豫同皎即扶上馬從至玄武門斬關入兵趨長生殿太后所環侍嚴定因奏誅易之等狀帝復位封琅邪公○神龍後武三思烝濁王室同皎惡之與張仲之等謀殺之三思密知之遣李悅耳上急變帝大怒斬同皎且死神色自如後太子重復誅三思天下共傷同皎之不及見睿宗詔復官諡曰忠

### 李愷

李愷并州人少秀敏舉明經高第安祿山反玄宗遣封常清募兵東京愷與盧奔繕城壘勵士卒將遇賊



西鋒祿山度河號令嚴密候詞不能知不數日薄城下常清兵皆白徒戰輒北愷收殘士數更斷絃折矢  
堅守人不堪鬪愷約奔曹曹荷國重寄雖力不敵當死官部校皆夜縋去縋脫愷坐留守府奔守臺城陷  
祿山鼓而入執愷奔宮之詔誥忠懿子源

李源

李源以父死賊手常悲憤不仕不娶絕酒葷長慶初魏李德裕表薦源曰曹誼稱守圍扞敵之臣死城郭  
封疆天寶時士卒仗節逆羯始與委符組棄城郭者不為恥而愷約義同列守位自如抵刃就終臣節之  
光由愷始而源天與至孝絕心祿仕五十餘年常守處沈默理契深要一辭開析百慮洗然抱此真節素  
於濟世臣竊為陛下惜之穆宗以源守諫議大夫

盧弈

盧弈黃門監懷慎子也疏眉目豐下謹重寡欲斤斤自脩與兄奐名相上下而剛毅過之天寶初拜御史  
中丞自懷慎與弈并三居其官清節似之時傳其美俄留臺東都謂之洛邑即河東也唐皆兼知武部  
還安祿山臨東都吏亡散弈前遣妻子懷印聞道走京師自朝服坐堂被執將殺之即數祿山罪徐顧賊  
徒曰為人臣者當識逆順我不蹈失節死何恨臨刑百向再拜而辭罵賊不空口逆黨為變色肅宗詔下  
有司諱曰貞烈予祀

顏景卿

顏景卿字昕與真卿同五世祖以文儒世家父元孫有名垂拱間試為濠州刺史景卿以陰調遂州司法  
參軍性剛正蒞事明海嘗為刺史詰讓正色別白不為屈安祿山聞其名表為常山太守祿山反令與假  
子李欽湊以兵屯土門景卿陽不事事乃潛召處士權渙郭仲邕定策時真卿在平原素聞賊逆謀陰養

死士為拒守計遣甥盧遜馳歷至常山約起兵斷賊北道景卿大喜以為兵倚角編舉也反可挫賊西鋒乃矯賊命召欽湊計事斬之傳首京師玄宗乃擢景卿衛尉卿即傅檄河北言王師二十萬入土門遣郭仲邕領百騎為先鋒馳而南曳柴揚塵望者謂大軍至諸郡皆自固景卿兄弟兵大振祿山大懼急攻城景卿晝夜戰并竭糧矢盡六日而陷為賊所執賊脅使降不應景卿至洛陽祿山怒曰吾擢爾太守何所負而反景卿頭目罵曰汝登州牧羊婦奴耳竊荷恩寵天子員汝何事而乃反乎我世唐臣守忠義恨不能斬汝以謝上乃從爾反邪祿山不勝忿縛之天津橋柱節鮮以肉啖之豈不絕賊鉤斷其舌曰復能嘗否景卿含糊而絕諷曰忠節

張巡

張巡字遠節州南陽人博通群書曉戰陣法氣志高邁略細節所交必大人長者不與庸俗合時人巨知也世著史反○開元末朔擢進士第為清河令有治績而員節義或以困阨歸者傾貲振護無吝扶滿還都於是時揚國忠方專國權勢可畏或勸一見且顯用答曰是方為國怪祥朝宦不可為也○更調真源令土多憂猶大吏華南金樹威恣肆邑中語曰南金口明府手巡下車以法誅之赦餘黨莫不改行遷善政簡約民甚宜之安祿山反熱郡太守楊萬石降賊逼巡為長史使西迎賊軍巡遂起兵討賊從者千餘是時難丘令令孤潮舉縣附賊巡乃屠其妻子磔城上潮怒以眾四萬薄城人大恐巡諭諸將曰賊知城中虛實有輕我心今出不意可驚而潰也乘之勢必折諸將曰善巡乃分千人乘城以數隊出身前驅直薄潮軍軍却巡伺隙擊之積六旬大小數百戰士帶甲食糲燴關潮遂走追之幾獲潮怒復率眾來然素善巡至城下情語巡曰本朝危蹙兵不能出關天下事去矣足下以羸兵守危堞城上步反忠無所立盍相從以苟富貴乎巡曰古者父死於君義不報子乃街妻孥怨假力于賊以相圖吾見君頭于通衢為百世

笑奈何潮報然去當此時王命不復通大將六人白巡以勢不敵且上存亡莫知不如降巡陽許諾明日堂上設天子畫像軍士潮人人盡泣巡引六將至責以大誼斬之士心益勸會糧乏潮餉賊鹽米數百艘且至巡夜奔城南潮軍來拒巡遣勇士取鹽米千斛焚其餘而還城中矢盡巡縛藁為人千餘被黑衣夜縋城下潮兵爭射之久乃募人還得箭數十萬其後復夜縋人賊笑不設備乃以死士五百所潮營軍大亂賊慙益兵圍之圍凡四月賊常數萬巡眾纔十餘每戰輒克於是河南節度使嗣覽王巨屯彭城假巡先鋒賊將楊朝宗謀趨甯陵絕巡餉路巡外失巨依拔眾保甯陵馬載三百兵三千至睢陽與太守許遠姚閔等合乃遣將雷萬春南霽雲等領兵戰甯陵北斬賊將二十餘萬餘人汴水為不流朝宗夜去有詔拜巡副河南節度使至德二載曠綠山寇慶緒遣其下尹子琦將同羅突厥莫勁兵與朝宗合凡十餘萬攻睢陽巡勵士固守日中二十戰氣不衰遠自以材不及巡請稟軍事而居其下巡受不辭遠專治軍糧戰具因其薄戰子琦敗復重馬牛羊悉分士秋毫無入其家有詔巡拜御史中丞巡欲乘勝擊陳留子琦聞復圍城巡語其下曰吾蒙上恩報若復來正有死耳諸君雖捐軀而賞不直動以此痛恨聞者感戴乃椎牛大饗悉軍戰賊望兵少大笑巡遠親鼓之賊潰巡欲射子琦莫能辨因刺高為天中者喜謂巡矢盡走白子琦乃得其狀使齊雲射一發中左目賊還七月復圍城至是食盡救兵不至巡士多餓死存者皆瘠傷氣之巡出愛妾曰諸君經年乏食而忠義不少哀吾恨不剖肌以喂眾甯惜一妾而坐視士飢乃殺以大饗坐者皆泣巡強令食之遠亦殺奴僅以哺卒至羅雀掘鼠盡鐘虜以食賊將李懷忠過城下巡問君事胡幾何曰曰二尋巡曰君祖父官乎曰然君世愛官食天子粟奈何從賊關弓與我確懷忠曰不然我昔為將數死戰竟沒賊此殆天也巡曰自古悖逆終夷滅一日事平君父母妻子並誅何忍為此懷忠掩涕去代率其黨數十人降巡前後說降賊將甚多皆得其死力時智蘭進明代巨屯臨淮許叔冀

尚衡次彭城皆觀望莫肯救。巡使霽雲如叔冀請師不應。復遣如臨淮告急。引精騎三十圍出賊。萬眾  
逃之。霽雲左右射皆披靡。既見進明。進明曰：「睢陽存亡已決。兵出何益？」霽雲曰：「城或未下。請以死謝大夫。」  
叔冀者。進明麾下也。房瑄本以牽制進明。勢相埒。而兵精。進明懼師出且見襲。又忌巡聲威。恐成功。初無  
出師意。又愛霽雲。壯士欲留之。為大饗。樂作。霽雲泣曰：「昨出睢陽時。將士不粒食。已彌月。今大夫兵不出。  
而廣設聲樂。義不忍獨享。雖食不下咽。今主將之命不達。霽雲請置一指以示信。歸報中丞也。」因拔佩刀  
斷指一坐。大驚。為出洋卒不食。去抽矢。回射佛寺浮圖。矢著。輒曰：「吾破賊。還必滅賀蘭。此矢所以志也。」賊  
圍益急。眾議東奔。巡遠議以睢陽江淮保障也。若棄之。賊乘勝鼓而南。江淮必亡。且帥飢眾。行必不遠。十  
月五年。賊攻城。士病不能戰。巡西向拜。曰：「孤城備竭。弗能全。臣生不報陛下死。為鬼。以竊賊城。遂臨與  
遠俱執。巡取見之。起且哭。曰：「安之。勿怖。死乃命也。眾不能仰視。子琦請巡曰：「聞公督戰。大呼。輒皆裂血面。  
嚼齒皆碎。何至是？」答曰：「吾欲氣吞逆賊。顧力屈耳。子琦怒。以刃抉其口。齒存者三四。巡罵曰：「我為君父死。  
爾附賊。乃大羸也。安得父子琦服其節。將釋之。或曰：「彼守義者。烏肯為我用。且得眾心。不可留。乃以刃脅  
降。巡不屈。又降。霽雲未應。巡呼曰：「南八男兒。死爾不可。為不義。屈霽雲笑曰：「欲將有為也。公知我者。敢不  
死。亦不肯降。乃與姚閏雷萬春等三十六人。遇害。巡年四十九。」

史臣曰：房瑄之為相也。與賀蘭進明有私怨。進明帥河南。既兼御史大夫。是假風憲之威。以重其任。瑄  
又用許叔冀為都將。亦兼大夫。均其官使。不為下此。宰相乘不下之氣。舉事爾。遂使睢陽危迫。而進明  
不救。忠賢數人為賊所害。軍民之眾。罹其荼毒。或曰：「賀蘭進明好進之人。張巡許遠功名既高。固有嫉  
之之意。雖尤許叔冀爭權。不必出兵。殺援則睢陽城陷。實進明之罪。不繫房瑄之過也。」答曰：「進明先授  
御史大夫。不滿其意。遂極言排瑄。交憾愈深。此固好進之人。及帥河南。權任甚重。瑄或慮其難制。必將

以分其權則當擇賢者任之使共力圖事奈何用叔冀一狡險人為都將復重其官與節帥等是正使各尚氣勢不相下爾豈率相太公之意也不然進明雖好進於巡遠功名不無嫉意當南霽雲求救忠義憤發言詞哀足以感激於人稍異木石者必動心也進明亦非全然凶狠不知情義者安得絕無救意豈非有憚而然邪

巡長七尺鬚髯每怒盡張讀書不過三復終身不忘為文章不立彙守睢陽士卒居人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更潮及子琦大小四百戰斬將三百卒十餘萬其用兵未嘗依古法勒大將教戰各出其意或問之答曰古者人情敦樸故軍有左右前後大將居中三軍望之以齊進退今胡人務馳突雲合鳥散變態百出故吾止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上下相習人自為戰爾其械甲取之於敵未嘗自修每戰必親臨行陣有退者巡已立其所謂曰我不去此為我決戰士感其誠皆一當百待人無所疑賞罰信與眾共甘苦寒暑雖飢養必整衣見之下爭致死力故能以少擊眾未嘗被圍久初殺馬食既盡而及婦人老弱凡食三萬口人知將死而莫有畔者城破遺民止四百而已始肅宗詔張鎬代進明率四節度倚南救睢陽巡亡三日而鎬至十日而唐平王收東京鎬命舍人蕭昕誅其行時謀者或謂巡始守睢陽眾六萬既糧盡不待滿按隊出再生之路與夫食人甯若全人於是張滙李翰等咸謂巡蔽遮江淮沮賊勢天下不亡其功也翰等皆有名士由是天下無異言天子詔贈巡揚州大都督遠荊州大都督霽雲開府儀同三司並寵其子孫皆立廟睢陽歲時致祭德宗差次至棣以來將相功效尤著者以顏杲卿袁履謙盧弈及巡遠霽雲為上大中時鍾離巡遠霽雲像于凌煙閣睢陽至今祠享號雙廟云

互註自逆胡構亂巡忠義奮發大戰數十小戰數百以弱制強出奇無窮江淮以完巡之力也城陷見執卒無挽詞請賞白曰雖古忠烈無以加焉議者罪巡以食人遇巡以守死夫巡握節而死非虧



南齊雲魏州人少微賤為人操舟祿山反尚術擊賊以為先鋒遣至睢陽與張巡計事巡謂人曰張公關心待人真吾所事也遂留巡所巡厚加禮始被圍築臺募萬死一生者數日無敢應俄有哨鳴而來者乃靈雲也巡對泣下靈雲善騎射見賊百步內乃發無不應弦斃子承嗣歷涪州刺史

### 雷萬春

雷萬春事巡為偏將令孤潮圍雍丘萬春立城上與潮語伏弩發六矢著面萬春不動潮疑刻木人謀得其實乃大驚遂謂巡曰向見雷將軍知君之令嚴矣萬春存將兵方略不及靈雲而獲殺用命每戰巡任之與靈雲功

論曰張巡許遠以死守睢陽完江淮財賦以濟中興其功大矣張介然崔無詵死於其地本慚虛弄死於其職曾不取賊一級固無存唐之實迹然論其極蓋未感巡遠也何以言其然邪方天寶平治之久天下莫不奔命於勢利勢利重則名節輕是以祿山有難望塵為降虜者類出於公卿陳希烈以宰相歸賊矣張洎以國戚歸賊矣而間關避寇及帝王蜀道者已在河旌之數當時折身不顧含笑赴鼎鑊引頸就刃者雖曰徒死而鼓麾下之氣使知忠義天下既知彼為逆此為順勒王之帥雲合不旋踵而殄寇則數子存唐之功豈小哉

贊曰張巡許遠可謂烈丈夫矣以疲卒數萬嬰孤墉抗方張不制之虜鯨其喉牙使不得携食東南秦擊首尾屈潰梁宋間四呼大小數百戰雖力盡乃死而唐全得江淮財用以濟中興引利僭害以百易萬可矣巡先死不為遠遠後死不為屈巡死三日而賊至十日而賊亡天以完節付二人界名無虧不待留生而後顯也惟宋三葉帝聖皇帝東巡過其廟留駕裝回咨巡等雄挺盡節異代著金石刻贊明厥忠與吏齊鐵路西山孔子稱仁何以異云

程千里

程千里京兆萬年人長七尺魁岸有力祿山反詔募兵河東即拜節度副使至德二載賊將蔡希德圍上黨糧騎挑戰千里恃勇率百騎欲直禽希德德得而竄至乃還會稽壞馬頭為賊執仰首於諸騎使還曰為我報諸將可失帥不可失城軍中皆為泣下增備固守賊不能下乃還囚千里至東都為嚴莊所害

龐堅

龐堅京兆人祖玉事隋為藍門直閤秦王東徇洛玉率萬騎降高祖以隋舊臣禮之堅歷潁川太守安祿山反南陽魯曼表堅為長史以薛愿為潁川太守共守潁川賊悉銳攻之城巾士單寡糧少愿堅晝夜戰諸郡兵無援者自正月盡十一月賊設木鵝衝車飛梯薄城矢如雨士皆靈謀夜半踰城入二人不肯降賊縛致東京有說祿山曰義士也殺之不祥乃縛于樹比且死見者哭之

張興

張興東鹿人長七尺一飯至斗米肉十斤悍越而辯姪反為饒陽裨將祿山反攻饒陽興開張禍福慶曉敵人而嬰城彌年眾心遂固滄越已陷史思明引還裨城興揮甲持陌刀重五十斤一舉輒數人死賊皆氣懾城破史思明縛之馬前謂曰將軍壯士能屈節當受高爵對曰昔嚴顏一巴郡將猶不降張飛我大郡將安能委身逆虜今日幸得死願以一言為誠思明曰云何對曰天子遇祿山如父子今乃反大丈夫不能為國掃除反為其下何哉思明曰將軍不觀天道邪吾起兵二十萬直趣洛陽天下大定以偏師叩函谷守將而縛唐亡固矣興曰桀紂秦隋窮人力舉四海為怨故商周漢唐因得代之而有神蓋皇帝無道德祿山非數帝賢是苟延歲月終即就禽耳思明怒鋸解之且犯罵曰吾能復強死兵賊賊軍中連然為改容



蔡廷玉

蔡廷玉幽州昌平人與朱泚同里閏少相狎迨泚為幽州節度使奏署幕府廷玉有沈略善與人交內外均附泚多所叩咨數遣至京師是時幽州兵最強財雄士驕悍日思吞并不知有上下禮法廷玉聞語泚曰古末有不臣而能推福及子孫者公南聯趙魏北兼虜兵多地險然非永安計一日趙魏反唯公乃泚最魚耳不如奉天子刻多難可勒勳鼎彝泚善之廷玉陰欲耗其力諷泚出金幣禮士又勸歸貢賦助天子經費獻牛馬係道儲唐為單因勸泚入朝泚將聽諸校怒縛廷玉辱之廷玉無挽辭泚不忍殺因徵錄問曰能省過否不爾且死對曰不殺我公得名殺我吾得名泚不能屈待如初後貶柳州司戶至藍田驛曰吾不可以辱國自投于河

劉迥

劉迥字永長河南伊闕人少警類閭誦六經日數十言善文詞為時推目天寶中擢進士第宗昱知銓事迥方調用進書曰今文部始掄才終授位是知人官人兩任其責昔禹稷臯陶之聖猶曰載采有九德考績以九數今有司獨委一二小宰察言於一幅之判觀行於一揖之內何其易哉夫判者以按詞短韻為體是以小治鼓取金雖欲為鼎鑄不可得已故雖有周公尼父圖書易象之訓以判責之曾不及徐庾雖有至德以喋喋取之曾不若番夫故于甯蔽日巨樹也求尺寸之材必後於椽杙椽杙林竹枯反聲也尚頰舌之感必下於蚌龜豈不悲乎執事誠能先政事次文學遠觀其治家進察其臨節則鷹鴻源沈之事亦可窺其門矣豈垂之補刻刻德宗初進鄒子儀為尚父時冊禮廢魏詔文者不通所宜宰相崔祐甫召迥至問草之少選成文詞義典裁儀擢兵部侍郎帝將奉天迥臥疾秘書朱泚遣人召之固稱篤聞事駕如梁州自投於狀博膚呼天不食卒帝聞其忠諫曰貞惠

張任

張任本為澤潞將守臨洛田悅攻之固守累月士死糧盡殺不至任悉召部將立軍門命女出徧拜因曰  
諸君戰良苦吾無賞為賞願以是女賈直為軍士一日賈士皆哭曰請死戰會馬燧自河東將兵擊悅敗  
之任乘勝出戰無不一當百以功遷泗州刺史擢金吾衛將軍未拜卒

賈直言

賈直言河朔舊族也父道冲以藝待詔代宗時坐事賜鴆有禁反唐志云鴆鳥大如鸛紫綠色有毒以其毛歷飲食則殺人將死直言紿  
其父曰當謝四方神祇使者少息輒取鴆代飲遂而踣明日毒潰足而出久乃蘇帝憐之減父死俱流嶺  
南直言後署師道府屬及師道不軌提刀負棺入諫曰願前死不見城之破師道怒囚之劉悟既入釋其  
繫悟每有過必爭故悟能以臣節光明於朝○穆宗召為諫議大夫羣情灑然稱允而悟固留得聽始悟  
子從諫貴甚悟死不發喪表求襲位直言入諫曰父死不哭何面目見山東義士乎從諫曰欲反耳直言  
仰天哭曰爾父提十二州地歸朝廷為功臣今日乃欲反邪從諫拜曰唯大夫救之直言乃自攝留後使  
從諫居喪軍中遂安

牟謙

牟謙太原尹雲京孫也學詩書能擊劍重然諾走人所急初事李崱主錢穀性廉勤遇事不處文法皆與  
之合慨然常有濟時意龐勳反故杜悞於泗州勳馳謙聞之挈舟趨泗口賈賊柵以入悞喜曰圍急飛鳥  
不敢過君乃冒白刃入危城古人所不能諫入人心遂固悞表其功于朝授監察御史○謙之少耕于野  
有牛鬪取畏奔踐謙直前兩持其角牛不能動久而引觸竟折其角里人駭異

黃碭巨陵反

黃碭關人初為閩小將喜學問然有志向同列有假其筆者碭怒曰是筆他日斷大事不可假董昌為  
威勝軍節度使表碭自副及昌石碭諫曰大王拔田欽位將相乃自尊大誅滅無種矣昌令使者斬之以  
首抵涸中喪其家

孫揆

孫揆字聖圭第進士昭宗討李克用以揆為昭義軍節度使以本道兵會戰克用伏兵執揆厚禮而將用  
之曰公節當從容廟堂何為自履行陣耶揆大罵不詘克用怒使以錮解之錮齒不行揆謂曰死狗奴解  
人當束之板汝輩安知行刑者如其所言累聲不報至死

卓行傳

元德秀

元德秀字紫芝河南人質樸少緜飾少孤事母孝舉進士不忍去左右自負母入京師既擢第母亡廬墓  
側食不鹽酪雜無茵席服除以窶困調南和尉有患政德秀不及親在而娶不肯始人以為不可絕嗣答  
曰兄有子先人得祀吾何憂為○初兄子襁褓喪親襁褓其兩反襁褓兒也襁褓為之無資得乳媪德  
秀自乳之數日湮流湮流其乳能食乃止既長將為娶家苦貧乃求為魯山令有盜繫獄會虎為暴盜請格  
虎自贖許之吏白彼詭計且亡去無乃為累乎德秀曰許之矣不可負約即有累吾當坐不及餘人明日  
盜尸虎還舉縣嗟歎○玄宗在東都命三百里縣令刺史各以聲樂集時河內太守董優伎數百被錦繡  
或作犀象瓊瑤光麗德秀惟樂工數十人聯袂歌于篇子篇子者德秀所為歌也帝聞異之歎曰  
賢人之言哉謂宰相曰河內人其塗炭乎乃黜太守德秀益知名所得奉祿悉衣食人之孤遺者歲滿罰  
餘一緡駕紫車去○愛陸渾佳山水乃定居不為塲垣扁鐫居無僕妾歲飢日或不覺嗜酒陶然彈琴以

白嫖人以酒殺從之不問廢部為酣飲德者善文辭作塞士賦以自況房瑋每見德秀歎曰見紫芝翁字  
使人名利之心都盡蘇源明常語人曰吾不幸生衰俗所不恥者識元紫芝也○天寶十三載元年卒宋惟  
枕履單紙而已族弟結哭之慟或曰子哭過哀禮歎結曰若知禮之過而不知情之至大夫弱無園忙無  
粵老無存死無餘人情所恥溺毒愛可卷者大夫無之生六十年未嘗識女色視錦繡未嘗求足荀辭侯  
色未嘗有十畝之地十尺之舍十歲之僮未嘗完布帛而衣具五味而噴香衣之以戒荒淫貪儂鮑鮑  
肉之徒耳李華兄弟德秀而友蕭穎士對迅及卒華諡曰文行先生天下高其行不名謂之元嵩山華於  
是作三賢論或問所長華曰德秀志當以道紀天下迅當以六經諧人心穎士當以中古易今世德秀欲  
齊悉智迅卷一物不得其正穎士呼吸折節而獲重祿不易一刻之安易於孔子之門皆違者歟使德秀  
據師保之位瞻形容乃見其仁迅被卿佐服居賓友謀治亂根原參乎元精乃見其妙穎士若百鍊之剛  
不可屈使當廢興去就一生一死間而後見其節德秀以為王者作樂崇德天人之極致而辭章不稱是  
無樂也於是作破陣樂辭以訂商周迅世史官述禮易書春秋詩為古五說條貫流通備古今之變穎士  
尤羣子長不編年而為列傳後世固之非典訓也由春秋三家後非訓齊生人不錄然各有病元病酒劉  
病實物病病既惡太亟變能太亟若取其節皆可為人師也世謂為論

### 權舉

權舉字士錕秦州略陽人擢進士第安祿山表署幕府舉度祿山且反以其猜慮不可諫欲行慮禍及親  
天寶十四載過福昌尉仲華舉舉舉舉也密約以疾召之華來舉陽嗜直視舉而舉舉為歛之舉遠去吏  
以詔書還舉毋祿山不之虞歸其母舉潛候於淇門奉待晝夜南奔既渡江而祿山反天下聞其名爭取  
以爲勳將而節度使顏真卿表為行軍司馬呂拜起居舍人固辭嘗曰吾潔身亂世以全吾志欲持是愛

者邪自中原亂士人率度江幸梓潼韓洵王定皆仰華節與友善洵定常許舉可為宰相師保華亦以  
為分天下善惡一人而已卒洵等制服行哭子德與至宰相別傳

甄濟

甄濟字孟成定州人少好學以文雅稱居青巖山十餘年遠近伏其仁環山不敢畋漁採訪使苗晉卿表  
之諸府五辟詔不至堅卧不起天寶十載詔以左拾遺召未至而禳山入朝求濟於玄宗濟不得已為起  
禳山下拜勸禳居府中論議正直久之察禳山有反謀不可諫陽不支拜歸舊廬岷嶺禳山反使蔡希德  
封刀者之曰即不起斲其頭見我濟色不動左手書曰不可以行使者持刀趨前濟引頸待之希德歎  
嗟歎止刀以實病告○廣平王平東都濟詣軍門上謁泣涕王為感動肅宗詔館之三司署使汗賊官羅  
拜以悅其心○子達幼而孤及長耕宜城野自力讀書歲饑節用以給親里大饑則賑其餘於鄉黨當  
者朋友有緩急輒出家賣周贖以義聞達常以父名不得在國史欲詣京師自言元和中謔袁滋表濟節  
行與權幸同科宜載圖史有詔贈濟祕書少監而達與元種善種移書於史館修撰韓愈曰濟素去禳山  
及其反有名號又遠致之執不起卒不汗其名夫辨所從於居易之時堅直操於利仁之世而猶與博者  
之所不為蓋掃人之心難而害己之避深也至天下大亂死者不少顯從亂者不必誅而善者本朝甘  
心由聖朝與哉若甄生升死不加其身稜食不進其口直布衣一男子耳及亂則延頸受刃分死不固不  
以顯而辱忠不必誅而從亂在古與今蓋百一馬愈答曰達能行身幸於方州大臣以標目其先人  
事載之天下耳目微之天子遠壽其父第四品赫然驚人達與其父俱名得書吳曰是父子俱顯名

陽城

陽城字元宗定州北平人世為官族資好學貧不能得書求為吏隸集賢院竊院書讀之晝夜不恤戶六

年無所不通及進士第乃去隱中條山與弟增城常易衣出年長不肯娶謂弟曰吾與若孤惻相育既娶則閭外姓雖共處而益疎我不忍弟義之亦不娶遂終身。城諫恭簡素避人長幼如一遠近慕其行來學者迹接于道閭里有爭訟不詣官而詣城決之有盜其術者城遇之慮其恥退自匿嘗絕糧遠奴求米奴以米易酒醉卧于路城依其故與弟迎之奴未醒乃負以歸及覺痛告謝城曰寒而飲何責焉妹之夫客死遠方城與弟行千里負其柩歸墓或餓屏迹不過鄰里肩榆為粥講論不輟有奴都鬼化其德亦方介自約或哀其餒與之食不納。陳號觀察使李泌薦諸朝詔以著作郎召城封還詔書及為宰相又言之德宗於召召拜諫議大夫城福祿到闕下辭讓帝遣中人持排衣衣之初城未起措紳想見風采既興草茅處諫諫官去以為足死腹天下慕澤之及受命也諫言論事苛細紛紛帝厭苦而城遂聞得失且熟猶未肯言轉愈作事區諫識切之城不為方與二弟。城嘗日夜劇飲客欲諫止者城揣知其情強飲客客語無得聞言常以木枕布食實錢人重其賢多德之每約二弟吾所俸入而可度月食米幾何薪菜鹽數錢先具之餘進酒家無富也居位八年人不能窺其隙及裴延齡誣逐陸贄等帝怒甚無敢言城聞曰吾諫官不可令天子親無罪之臣乃約拾遺王仲舒守延英閣上疏極論延齡罪慷慨引義申直贄等累日不止聞者寒懼城愈獻帝大怒召宰相抵城罪順宗方為皇太子為開收得免救宰相論遣然帝意不已欲遂相延齡城顯語曰延齡為相吾當取白麻壞之哭於庭帝不相延齡城力也○坐是下遷園子司業引諸生告之曰凡學者所以學為忠與孝也諸生有久不省親者乎明日謁城還養者二十輩有三年不歸侍者斥之簡孝秀德行升堂上沈醢不率教者皆罷躬詣經籍生徒斤斤皆有法度辭約者狂而直書事得罪吏捕述得之城家帝惡城黨有罪出為道州刺史大學諸生何蕃等頓首闕下請留城柳宗元聞之遺書答書曰詔出陽公道州僕聞嗟然幸生不諱之代不能論列大體聞下執事遷陽公之南也今

諸生愛慕陽公德懇懇乞留輒用撫手甚甚昔李膺極康時太學生徒仰關執訴僕謂此千百年不可復見乃在今日誠諸生見賜其厚將亦陽公漸漬導訓所致乎噫公有博厚恢大之德并容善偽來者不拒有狂惑小生依托門下飛一陳惡論者以為陽公過於納汙無人師道仲尼吾黨狂狷南郭獻譏曾參徒七十二人致禍曷獨孟軻館齊從者竊屨彼聖賢猶不免如之何其拒人也俞扁之門不拒病夫繩墨之側不拒枉材師儒之席不拒曲士且陽公在朝四方聞風貪冒苟進邪薄之夫沮其志雖微師尹之位而人實瞻望焉與其化一州其功遠近可量哉諸生之言非獨為己也於國甚宜著箴守闕下數日為吏進抑不得上既行皆注淳立石紀德○至道州治民如治家宜罰罰之宜賞賞之不以簿書介意月俸取足則已官收其餘日炊米二斛魚一大鱉并心腹置甌杓道上人共食之州產侏儒歲貢諸朝城裏其生雜無所進帝使求之坡奏曰州民書短若以貢不知何者可供自是罷州人感之以陽名子賦稅不時觀察使數詣貴州當上考功第城自署曰撫字心勞進科政拙考下下觀察府遣判官督賦至州怪城不迎以問吏吏曰刺史以為有罪自囚於獄判官驚馳入謁城曰使君何罪我奉命來候安否耳順宗立召還城而城已卒

互註諸逆英門論裴齡率伏闕不云 張萬福傳

何蕃

何蕃和州人孝學太學歲一歸父母不許間二歲乃歸復不許凡五歲慨然以親且老不自安擇諸生去乃共閉蕃室舍中取天狀蕃義行白城請留會城罷亦止初朱泚反諸生將從亂蕃正色叱不聽故六館士無受汙者蕃居太學二十年有死喪無歸者皆身為治喪

司空圖

司空圖字表聖河中人擢進士王凝辟置幕府召為侍御史不忍去凝府虛構以故宰相居洛嘉圖節屬於觀察使盧溥曰司空御史高士也溥即表為僚佐○圖本居中條山王官谷有先人田遂隱不出作亭觀素室卷圖唐與節士文人名亭曰休休作文以見志曰休美也既休而美具故量才一宜休揣分二宜休老而賸反三宜休又少也墮長也適三者非濟時用則又宜休固自目為耐辱居士其言詭激不常以免當時禍災子豫為家棺過勝日引客坐壙中賦詩酌酒裴回客或難之圖曰何不慶那生死一致吾寧暫游此中哉時寇盜所過殘暴獨不入王官谷士人依以避難哀帝試圖聞不食而卒年七十二

贊曰節義為天下大閑士不可不勉觀畢濟不污賊據忠自完而亂臣為沮計天下士知大分所在故傾軔復走不有君子果能圖手德秀以德城以鯁峭反圖知命其志凜凜與秋霜爭嚴真丈夫哉

孝友傳

序

唐受命二百八十八年以孝悌名通朝廷者多聞卷利華之民皆得書于史官王世貴王興等皆事親居喪著至行者宗興貴王丕等皆數世同居者天子皆旌表門閭賜粟帛州縣存問復賦稅有授以官者唐時陳藏器著本草拾遺請人肉治羸疾自是民間以父母疾多到服肉而進封反又有張阿九趙言劉士約等或給帛或旌表門閭皆名在國史善乎韓愈之論也曰父母疾事藥餌贈以是為孝未聞毀支體者也苟不傷義則聖賢先取而為之是不幸因而且死則毀傷滅絕之罪有歸矣安可旌其門以表異之雖然委巷之陋非有學術禮義之資能忘身以及其親出於誠心亦足稱者故列十七八焉廣明後德方鎮凌法夸地千里事不上聞孝悌篤行之士旌命所不及載小說者名字不參見他書不可錄若李知本



張志寬之屬承上順下有禮讓君子之風故輯而序之張士巖父病藥復鯉魚冬月冰合有獺銜魚至前得以供父父遂愈母病癰士巖吮血此相父亡廬墓有虎狼依之焦懷肅母病每嘗其唾若味異輒悲號絕母終水漿不入口五日貢土成墳廬守日一食杖然後起繼母沒亦如之張進昭母患狐利左手墜而終及破進昭截左腕于張職張公藝九世同居北齊東安王永樂隋大使梁子恭躬履表其門高宗有事泰山臨幸其屋問本末書忍字以對天子為涕賜綈帛而去四人名頗著詳見子篇

李知本

李知本趙州人涉經術事親篤至與弟知隱雍順子孫百餘至貧用重僕無間也大業末盜賊過閭不入相戒曰無犯義門住依者五百餘室皆以免

張志寬

張志寬蒲州人為里正忽詣縣稱母疾求急令問狀對曰母有疾志寬輒病是以知之令謂其妄繫於獄馳驗如言乃慰遣之

劉君良

劉君良瀛州人四世同居門內斗粟尺帛無所私隋大業末荒饑妻勸其異居因易置廷樹鳥雛令聞且鳴家人怪之妻曰天下亂禽鳥不相容况人邪君良即與兄弟別處月餘密知其計因斥去妻曰萬破吾家君兄弟復同居天下亂鄉人共依之眾羣為塚因號義成塚

王少玄

王少玄博州人父隋末死亂兵遺腹生少玄甫十歲問父所在母以告即哀泣求尸時野中白骨覆野或曰以子血漬而染者濟州父骨也隋在遺少玄鏡膚鏡聞向而獲遂以葬

任敬臣

任敬臣字希古棣州人五歲喪母哀毀天至七歲問父曰若何可以報母英曰揚名顯親可也乃立志從學汝南任處權見其文驚曰孔子稱顏回之賢以為弗如也吾非古人然見此兒信不可及後舉孝廉擅著作局正字遷祕書郎休沐闈門誦書虞世南器其人歲終書上考固辭召為弘文館學士終太子舍人

程袁師

程袁師宋州人母病十旬不脫帶<sup>上</sup>藥不嘗不進母終固員士築墳號權人不復識常有白狼黃蛇馴墓左每哭羣鳥鳴咽

宋思禮

宋思禮字過庭事繼母以孝聞補蕭縣主簿會大旱井池涸母羸疾非泉水不通口思禮憂懼且禱忽有泉出諸庭味甘寒日不乏汲縣人異之尉柳冕為刻石頌其感

鄭潛曜

鄭潛曜母代國長公主開元中主寢疾累三月不饋面<sup>頰</sup><sup>頰</sup>而主疾侵刺血為書請諸神丐以身代火書而神許二字獨不化翌日主愈戒左右無敢言後尚臨晉長公主歷光祿卿

裴敬彝

裴敬彝絳州人曾祖子通隋開皇中以大中大夫居母喪哭喪明有白烏巢家樹兄弟八人皆為名孝詔表門闕世謂義門敬彝七歲能文章性謹敬宗族重之號甘露頂父智周補臨黃令為下所訟敬彝年十四詣巡察使唐臨直枉臨奇之試命作賦賦工父罪已釋表敬彝于朝補陳王府典籤一日忽泣涕謂左

右曰大人病痛吾輒然心博今而痛事臣測不著也乃請急倍道歸而父已卒

梁文貞

梁文貞隴州人少從軍守邊遠運親已亡自傷不得養即穿城為門晨夕況掃廬墓左暗默三十年家人有所問畫文以對會官改新道出文貞廬前行旅見之皆為流涕有甘露降室木白兔馴擾縣令刊石紀之

沈季誥

沈季誥字子平洪州人少孤事母孝未嘗與人爭皆以為怯季誥曰吾怯乎為人子者可遺憂於親乎哉貞觀中侍母渡江遇暴風母溺死季誥號呼投江中少選持母臂浮出水上都督謝叔方具禮祭而葬之

徐元慶

徐元慶下邳人父爽武后時為縣尉趙師韞所殺元慶變姓名為駱家保久之師韞以御史舍亭下元慶手殺之自囚諸官后欲報死陳子昂議曰先王立禮以進人明罰以齊政枕干讎敵人子義也誅罪禁亂王政綱也然無義不可以訓人亂綱不可以明法聖人修禮治內飭法防外使守法者不以禮廢刑居禮者不以法傷義然後義亂銷廉耻興天下所以直道而行也元慶報父讎束身歸罪雖古烈士何以加然殺人者死一之制也法不可二元慶宜伏辜傳曰父讎不同天勸人之教也教之不荀元慶宜赦臣聞刑所以生邊亂也仁所以利崇德也今報父之仇非亂也行子之道仁也仁而無利與同亂誅是曰能刑未可以訓然則邪由正生治必亂作故禮防不勝先王以制刑也今義元慶之節則廢刑也蹈元慶所以能義動天下以其忘生而及於德也若釋罪以利共生是奪其德虧其義非所謂殺身以成仁全死忘生之節臣謂宜正國之典寘之以刑然後旌閭墓可也時題其言後柳宗元駁曰禮之大本以防亂也若曰

無為賊虐凡為子者殺無赦刑之大本亦以防亂也若曰無為賊虐凡為子者殺無赦其本則合其用則異旌與誅不得並也誅其可旌為謂濫戮刑甚矣旌其可誅為謂僭壞禮甚矣若師蠶獨以私怨奮吏氣虐非事而元慶能處心積慮以衝讎人之胸介然自克即死無憾是守禮而行義也執事又何誅焉其或父不免於罪師蠶之誅不愆於法是非死於吏也死於法也法其可讎乎讎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是悖驚而凌上也執而誅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請下臣議附于今有斷斯獄者不宜以前議從事

梁悅

梁悅富平人父為秦果所殺悅殺仇諸縣請罪詔曰在禮父讎不同天而法殺人必死禮法王教大端也二說異屬下尚書省議韓愈曰子復父讎見于春秋于禮記周官若吏不勝數未有非而罪者最宜詳于律而律無條非闕文也蓋以為不許復讎則傷孝子之心許復讎則人將倚法濫殺無以禁止夫律雖本於聖人然執而行之者有司也經之所明者制有司者也丁寧其義於經而深溲其文於律者將使法吏一斷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以義也周官曰凡殺人而義者勿讎讎之則死義者宜也明殺人而不得其宜者子得復讎也比百姓之相讎者也公羊子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不受誅者罪不當誅也誅者上施下之辭非百姓相殺也周官曰凡執仇讎者書於士殺之無罪言將復讎必先言於官則無罪也復讎之名雖同而其事各異或百姓相讎如周官所稱可議於今者或為官吏所誅如公羊所稱不可行於今者周官所稱將復讎先告於士若孤稚羸弱抱微志而伺敵人之使恐不能自言未可以為斷於今也然則殺之與赦不可一宜定其制曰有復父讎者事發具其事下尚書省集議以聞酌處之則經無失指矣有詔以悅申寃請罪諸公門流循州

候知道

程俱羅

侯知道程俱羅靈州靈武人居親喪穿壞作冢皆身執其勞廢墳決哭泣無節知道七年俱羅三年不止知道垢塵積首率夜半侍墻踴而哭烏獸悲號李華作二孝贊表其行曰厥初生人有君有親孝親為子忠君為臣兆自天命降及人倫背死不義忘生不仁過及智就為之禮文至哉程氏創巨痛股手足胼皸以成高墳夜黑飄動如臨鬼神哭無聲聲迴徹蒼昊直斬三年爾獨終身嗟嗟程生其哀也均顧後絕配墮前無鄰

李興

興有至行柳宗元為作孝門銘曰懿厥孝思茲惟淑靈東承粹和萬守天經江侍羸疾默禱隱引及自嚮殘肌敗形羞膳春進憂勞孝誠惟時高尚曾不視聽創巨痛深跪于窰更捧土滂涕頓首成墳括腐腐皆寒著在廬草木悴死烏獸踟躕殊類異族亦相其哀摩有二位孝道差與克脩厥敬載籍是登在帝有虞以孝丞丞仲尼述經以教于曾惟昔魯侯見命或宮亦有考叔寤莊稱純顯顯李氏寔與之論哀嗟道路泮萊里鄰神錫秘祉三季靈泉帝命荐加亦表其門統合上下交贊天人建此碑號德齡揚芬

林攢刺肝

林攢泉州人貞元初為福唐尉母羸老未及迎而病攢棄官還及母亡水漿不入口五日自挺甕作冢建反兒廬其右有白烏來甘露降觀察使李若初遣官屬驗實會露時里人失色攢哭曰天所降露祥我耶俄而露復集烏亦回翔詔作二闕于母墓前又表其闕闕後役其號闕下林家

萬敬儒

萬敬儒廬州人三世同居親廬墓刺血寫浮屠書斲于二指輒復生州改所居曰成孝鄉唐孝聚大中時宣表其家

贊曰聖人治天下有道曰要在孝弟而已父也子也兄也弟也推而之國國而之天下達一善而百行從其失則以法繩之故曰孝者天下大本法其末也至匹夫單人行孝一樂而凶盜不敢凌天子喟而旌之者以其教孝而求忠也故哀而著于篇

隱逸傳

序

古之隱者大抵有三繫上焉者身藏而德不晦故自放華野而各往從之雖萬乘之貴猶尋軌而委聘也其次挈治世具弗得伸或持峭行不可屈于俗雖有所應其於爵祿也況然晏然辭使人君常有所慕企悟然如不足翻賦其可貴也末焉者資槁薄樂山林內審其才終不可當世取捨故逃丘園而不反使人常高其風而不敢加譬馬唐與爾人在位眾多其過戡不出皆下樂者也雖然各保其素非托默于語足崖壑而志城關也然放利之徒假隱自名以詭祿仕負相摩於道至號中南嵩少為任塗提經高尚之節要為故哀可喜氣者類于篇

王績

王績字無功絳州人性簡放不善拜揖兄通隋末大儒也聖徒河汾間傲古作六經又為中說以擬論語不為諸儒耦道故書不顯惟中說獨傳通知續誕縱不嬰以家事卿族屢吊冠昏不與也與者 ○大業中舉孝悌廉潔授秘書正字不樂在朝求為六合丞以嗜酒不任事乃還鄉里績有奴婢數人種黍春秋釀酒養鳧鴈時樂草自供以周易老子莊子盧牀頭他書罕讀也北山東舉者書自號東臯子 ○高祖武德初以前官待詔門下省官給酒三升或問待詔何樂邪對曰良醞可聽耳侍中陳叔達聞之日給一斗時稱斗酒學士 ○貞觀初以疾罷復調有司時太樂署史焦革家善釀太僕績求為丞吏部以非流不許

續園請曰有深意竟除之革死妻送酒不絕獻餘又死續曰天不使我酣美酒邪毒官去自是太樂委為  
清職追述革酒法為經又采杜康儀狄以來善酒者為譜李淳風曰君酒家南董也所居東南有盤石立  
杜康祠祭之尊為師以羊配著醉師記以次劉伶酒德頌其飲至五斗不亂人有以酒邀者無貴賤輒往  
著五斗先生傳杜之松故人也為刺史請續講禮答曰吾不能揖讓却君門談糟粕棄醇醪也之松贈以  
酒脯豫知終日命薄葬自誌其墓○續之任以醉失職卿人新之續託無心子以見趙曰無心子居越  
趙王不知其大人也拘之任無善色趙國法曰穢行者不蓋俄而無心子以穢行聞王黜之無愠色還而  
適茫茫之野過動之邑而見機士機士撫髯曰嘻子賢者而以罪廢邪無心子不應機士曰願見教  
曰子聞鬻廉氏馬乎一者未散白毫龍鬣風騰健馳驟如每終日不釋轡而以熱死一者重頭昂尾駝  
鬻騎勝鬻鬻善鬻者謂野終年而肥夫鳳不惜山栖龍不羞泥墮君子不苟繫以雁惠不避織而養精也  
其自處如此

孫思邈

孫思邈京兆人通百家說善言老子莊周洛州總管獨孤信見其少異之曰聖童也顧黑大難為用爾及  
長居太白山隋文帝輔政以國子博士召不拜密語人曰後五十年有聖人出吾且助之太宗初召請京  
師年已老而聽視聰瞭帝歎曰有道者欲官之不受思邈於陰陽推步醫藥無不善孟說盧照鄰等師  
事之然鄰有惡疾不可為感而問曰高醫愈疾奈何答曰天有四時五行寒暑迭居和為兩怒為風凝為  
雪霜張為虹霓天常散也人之曰收五臟一覺一寐一寤一寐一寤一寐一寤一寐一寤一寐一寤一寐一寤  
散也陽用其形陰用其精天人之所同也失則叅生熱否生寒結為塊贅瘡者留贅臨為癰疽奔則喘乏  
渴則燥稿發乎而動乎形天地亦然五緯縮藏字身飛流其危診也寒暑不時其蒸否也石立土踊是其

瘡背山崩土陷具其履瘡奔風暴雨其喘之川瀆渴其值橋高舉事以藥石救以經劑雖醫人和以至德輔以人事故體有可愈之疾天有可振之災服鄰曰人事奈何曰心為之君君尚恭故欲小諱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小之謂也膽為之將以果決為務故欲大諱曰起赴武夫公侯干城大之謂也仁者靜地之象故欲方諱曰不為利回不為義疚方之謂也智者動天之象故欲圓易曰見機而作不俟終日圓之謂也復問養性之要答曰天有盈虛人有屯危不自慎不能濟也故養性必先知自慎也慎以畏為本士無畏則簡仁義畏無畏則墮稼穡工無畏則慢規矩商無畏則貨不殖子無畏則忘孝父無畏則廢慈臣無畏則勳不立君無畏則亂不治是以太上得道其次畏天其次畏物其次畏人其次畏身憂於身者不拘於人慎於小者不懼於大成於近者不侮於遠如此則人事舉矣卒年百歲餘矣

### 田游巖

田游巖京兆人永徽時謫京補太學生罷歸入太白山母及妻皆有方外志後入箕山居許由祠旁自號由東鄰頻召不出高宗幸嵩山親至其門游巖野服出拜儀止謹獲帝謂曰先生比佳否答曰臣所講泉石膏肅時克煙霞痼疾者帝曰朕得君何異漢獲四皓乎因拜太子洗馬裴炎死坐素塵善放還山蠶衣耕食不交當世惟與韓法昭宋之間為方外交皆喪失其情

### 盧瀛

盧瀛字顯然博學善書謫盧嵩山開元初備禮徵再不至五年詔曰朕虛心引領于今數年雖得素履幽人之介而失考父滋養之誼豈朝廷之故與生殊趣邪將縱欲山林往而不能反乎禮有大倫君臣之義不可廢也令城關密通不足為勞有司其齋束帛之具重宴慈音想有以翻然易節副朕意焉瀛至東都謁見不拜曰禮者忠信所薄臣敢以忠信見帝拜諫議大夫固辭權下制許還山朝廷得失其以狀聞瀛



到中山廣學廡聚徒五百人及卒帝賜萬錢鴻所居室自號窮極云

吳筠

吳筠字貞節華陰人通經誼性高峻不耐沈浮於時去居嵩山玄宗遣使召見與語甚悅敕持詔翰林獻玄綱三篇帝嘗問道對曰深於道者無如老子五千文其餘徒費絨扎耳復問神仙治鍊法對曰此野人事積歲月求之非人主宜留意筠每開陳皆名教世務以微言諷天子天子重之懇求還嵩山詔為立道館大曆中卒

潘師正

潘師正貝州人居逍遙谷高宗幸東都召見問所損對曰茂松清泉臣所復也既不之矣帝莫莫之詔即其廬作崇唐觀時太常獻新樂帝更名祈仙望仙翹仙曲卒年九十八謚體玄先生

司馬承禎

司馬承禎字子微洛州人事潘師正傳辟殺道引術無不通師正異之曰我得陶隱居正一法遠而四世矣固辭去徧游名山廬天台鈿嶽不出唐宗召至問其術對曰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夫心目所知見每損之高不能已况攻異端而增智慮哉帝曰治身則爾治國若何對曰國猶身也故游心於淡合氣於溟與物自然而無私焉則天下治帝嗟味曰廣成之言也開元中再被召善養帝命以三體寫老子刊正文句卒年八十九

賀知章

賀知章字季真越州人性曠爽善諱說陸象先曰季真清諱風流吾一日不見則鄙吝生矣證聖初制權進士超拔群類科累遷太常博士開元十三年遷禮部侍郎兼集賢院學士一日侍宴宰相源乾曜語張

說白質公兩命之榮足為光寵然學士侍郎孰為美說曰侍郎衣冠之選然要為具員吏學士懷先王之道經緯之文然後處之此其為間也知章晚節尤誕放遊嬉里巷自號四明狂客及秘書外監每醉輒屬辭筆不停書咸有可觀未始刊削善草諫好事者具筆研從之意有所愜不復拒然紙纒十數字世傳以為寶天寶初帝游帝居數日寤乃請為道士還鄉里詔許之以宅為千秋觀而居詔賜鏡湖剡川一曲卒年八十六

### 秦系

秦系會稽人天寶末避亂剡溪客泉州南安有大松百餘年結廬其上穴石為研注老子彌年不出與劉長卿善以詩相贈答權德輿曰長卿自以為五言長城系用偏師攻之雖老益壯年八十餘卒

### 張志和

張志和字子同婺州金華人始名龜齡母養楫生腹上而產志和十六擢明經以策于肅宗特見賞重命侍詔翰林因賜名以親既喪不復仕居江湖自稱煙波釣徒著玄真子亦以自號有筆諸者為撰內詳志和又著太易十五篇其卦三百六十五兄鶴齡恐其過世不遺為築室越州東郭茨以生草椽棟不施片斧約席披廡隨風每垂釣不設鉤志不在魚也觀察使陳少游往見為終日留表其居曰玄真坊以門墮為買地大其闕號回軒巷先是門阻流水無梁少游為橋之人號大夫橋○帝嘗賜奴婢各一志和配為夫婦號漁童想青陸羽常問孰為往來者對曰太虛為室明月為燭與四海諸公共處未嘗少別何有往來○顏真卿為湖州刺史志和來謁真卿以舟蔽漏請吏之志和曰願為浮家泛宅往來苕霅間苕霅間在吳興辨提類如此○善圍山水酒酣或擊鼓吹笛箏箏成韻箏箏成韻及常撰漁歌憲宗圍真求其歌不能致李德裕稱志和隱而有名顯而無事不窮不達嚴光之比云德裕欲以大布製屨授為躬織及成衣之難著不解

陸羽

陸羽字鴻漸復州人不知所生或言有僧得諸水瀆畜之既長以易自筮得蹇之漸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乃以陸為氏名而字之上元初鑄更隱苕溪自稱桑苎翁闔閭著書或獨行野中論詩擊木不得意或慟哭而歸故時謂其與也世姓貞元末年號○羽嗜茶著經三篇言茶之原之法之具尤備天下蓋知飲茶矣時鬻茶者至陶羽形置煬突間祀為茶神有常伯熊者因羽論復廣著茶之功李季卿宣尉江南次臨淮知伯熊善煮茶召之伯熊執器前季卿為再舉杯至江南又有薦羽者召之羽衣野服挈日而入季卿不為禮羽愧之更著毀茶論

陸龜蒙

陸龜蒙字魯望少高放通六經大義尤明春秋舉進士一不中居松江甫里多所論撰借人書篇帙燒作必為輯覽刊正樂聞人學議論不倦有田數百畝屋三十楹田苦下雨潦則與江通故常苦饑身甚鍾林刺無休時林字毛反或譏其勞答曰免將微瘳瘳音屬為朋恥彼聖人也吾一褐衣敢不勤乎嗜茶置園顧渚山下戲取粗茶自判品第○又不喜與流俗交雖道門不肯見不乘馬舟舟設蓬席齋束書茶壺筆牀釣具往來時謂江湖散人或號天隨子甫里先生自比涪翁漁父涪音浮江上丈人後以高士召不至季蔚素與善及當國召拜拾遺詔方下龜蒙卒○陸氏在姑蘇其門有巨石遠祖績嘗夢吳為鬱林太守罷歸無裝舟輕不可越海取石為重人稱其康瓠鬱林石世保其居云